

“你说什么？变异兽围城？！”边长曦猛地站了起来，天花板上洁白的灯光在她眼前模糊成一片，她感到至深的眩晕，简直不能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是啊嫂子！”冲进办公室的男子恐慌地喊道，“数不清的变异兽还有丧尸，现在已经围到外城外了，我们已经挡不住了，可诸哥去游说周边基地还没回来，我们要怎么办？”

“为什么不早点通知我！”边长曦抓起桌上的黑色对讲机一看，没有半点信号，她走到落地窗边将窗帘用力拉开，顿时外面满城警戒红灯闪耀入眼底。

她看见夜色下的基地一片混乱，远处城头战火燃烧，炫目的异能和热武器火焰腾起又消弭，似要将整片天地烧穿，然而墙头的变异兽倒下去一批，后面又攀跃上来更多，仿佛无穷无尽。

那壮硕古怪的体型，那锋利的爪子和血盆大口，甚至那些怪物也能放出强劲异能，疯狂地扑向人类。

纵然办公室隔音效果好到了极点，边长曦却仿佛能听到那惊天动地的咆哮，以及人们滚落城墙时的惨叫。

她面色铁青。

在末世活了七个年头，她见识过大大小小的尸潮和兽潮攻城战，几乎一眼便可以断定，眼前这场是人为引导的。那些变异兽的状态非常诡异！

况且基地城门高达三十一米，外城光不溜秋，又有火力压制，天知道这些家伙是怎么跳上来的。

边长曦心如坠冰窖，她遏制着沙哑发颤的声线，语速极快地道：“基地外有两道电子监控线，三道人工关卡，我们还派出去三架侦察机，这样还能让变异兽不声不响打到家门口，一定有内贼！有人要毁我们云华基地！徐宏你赶紧去找云华，叫他快……”

她说说着转过身，却看到前一刻还六神无主的徐宏脸孔极度狰狞，她一怔，一支火箭刺穿了她的心口，从背后透过去，嘭的一声击碎落地窗消失于远处。

边长曦浑身一震，向前伏下腰，仿佛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怔怔捂住空洞的心口，望着漆黑地面，又极缓慢极缓慢地抬头，望着徐宏。

眼中尽是难以置信。

几丝秀发飞扬到她眼前，被汗水黏湿，朦胧中，为这个素来不知温柔为何物的工作狂，添上几许柔弱。

徐宏心下有些不忍，手上应该马上发出的第二道攻击便顿了顿，他转过脸冷冷地说：“嫂子，你别怪我，要怪就怪你挡了诸哥的路，只有你死了，诸哥才能名正言顺飞地娶蔡江美。先不说丧尸和变异动植物越来越强，单单是香江基地因为海平面上升，要往内陆迁移，我们好巧不巧就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他们会放弃搜刮我们？人家是三大基地之一，我们硬拼拼不过，撤退的话后方就是腾阳基地，只有被吞并的份，所以我们只能联合飞天基地。”

“飞天基地势力不错，他们的首领千金蔡江美，又是冰系精神系双系强者，八阶中期战斗力强大，又全心全意爱慕着诸哥……诸哥也是为了大局，换了你是他，也会选择今天的做法的。”

边长曦睁大了眼睛：“你们……诸云华，设计好的？”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和信任的兄弟合谋害她。

是啊，前有香江来者不善，后有腾阳盘踞首都，周围还有因气候剧变而越来越难对付的变异动植物，他们这些二线基地生存空间本来就小，此时更是犹如夹缝求生。基地上层半数以上认为基地不可弃，要在内加强防御，在外联合附近基地结成同盟，势必要扛下这一次危机。

可结盟哪里是容易的事？这些天几个基地争论不休，始终没有拿出可行的章程，乱糟糟一团。势力较弱的飞天基地倒确实表示过联姻的意思，引得几个基地首领摩拳擦掌，可诸云华已有她这个妻子，蔡江美堂堂一个八级强者还能做小老婆不成？

边长曦以为此事与己无关。

谁料想，诸云华竟已对自己起了杀心！

边长曦心中一片悲凉，继而又生出深深的恨意：“为了杀我，你们不惜引来兽潮，当真是好大的手笔。”

徐宏得意一笑：“嫂子放心，基地中重要的物资已经转移，五阶以上的异能者也都调出去了，此时守城的仅有嫂子的死忠部队和那些不服从诸哥的人，并且再过半个小时，诸哥

就会‘收到’消息赶回来‘救援’，基地不会有太大损失的。”边长曦忙摸上空空的左手手腕，是了，她的玉镯农场早上被诸云华借走了，美其名曰不得已时作为谈判的筹码，但利用农场空间转移基地物资才是真吧？再想到诸云华借着兽潮尸潮，不但杀了自己，还能铲除异己，而置基地五十万幸存者于绝境，表面上必然是损失惨重，届时在香江基地面前就失去了被抢劫的价值。好一招示敌以弱！好一招金蝉脱壳！好计谋，好狠毒！她心里惊怒交加，相处七年夫妻五年，风雨同舟走来，就算没有多少感情也是最亲密的伙伴，可那个温润俊秀的男子的真面目何等狰狞！藏得可真够深啊！边长曦凄厉地笑了起来。徐宏目光闪烁，走近一步低声道：“嫂子，你别恨诸哥。说句不恭敬的，你的异能太不中用，现在医疗水平已经提高，种植业也有了相当规模，低阶木系根本就成了一个鸡肋，况且你还只有六阶末期的水平，根本帮不上诸哥。而且你太强势了，太有自己的主意了，就拿这次来说，大家都说留下来御敌，你却说什么天时地利人都不占优势，要往北撤，实在不行可以向腾阳基地求助……”他忽然恶毒厌憎地盯住边长曦：“谁不知道腾阳基地的首领顾叙是你老**，你这是要明着给诸哥戴绿帽子呢，你可知道当时诸哥有多难堪？”边长曦的笑戛然而止，厉声道：“我和顾叙清清白白！”“是吗？谁知道呢？”边长曦恨恨地瞪着他，渐渐冷笑起来：“你们会遭报应的！等着，很快就会后悔！”她摇摇晃晃地后退，后背撞上被火刀震出蛛状细纹的玻璃窗，整面落地窗轰然碎裂，她一步踩空仰头跌落下去，在空中倒转半周，就直挺挺地正面朝下砸在地面上，彭一声震起烟尘无数。周围凌乱逃散的人们发出惊慌大叫，徐宏皱了皱眉，他刚才急忙伸手竟然没抓住她，现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可怎么办？算了，让她死在人前不是更好？他脑子一转，瞬间端出极度惊恐和担忧的神色，跟着跳了下去，六楼的高度对他这个八阶火系形同无物，他轻松落地，急忙抱起边长曦：“嫂子你怎么了？你就算着急也不能直接跳下来啊，这要摔伤了可怎么办？”一边叫着，他一边冲周围的人群大喊：“快！快叫医疗队来来！”话音未落，他忽感到一股强烈的危机，本能调动异能在全身形成一道屏障，只见一层毛茸茸的火焰从他皮肤底下腾地钻出来，令他整个人瞬间红光大涨，但几乎是同时，绿色的藤蔓凭空从地底、从边长曦身上钻出，锋利如钉的尖端以各种刁钻狠辣的角度刺向他，首先他的腹部、脚底板以及下体就被戳穿，另有两根木刺混在藤蔓中，极其阴冷地招呼向他的双眼！徐宏惨叫一声，大怒地将火焰释放出体外至两米高，瞬间将藤蔓木刺烧个精光，而他怀里装死的边长曦却弹起来，双手在大腿边一摸，两把小巧漆黑的手枪直顶到徐宏两只眼睛上，毫不迟疑地扣下扳机。砰——“啊——”徐宏猛力将边长曦往外一推，癫狂一般在地上翻滚起来。边长曦被抛到远处，浑身燃烧的烈焰使她像一个火球，她也抽搐着，嘴边却扬起一抹微笑。徐宏死定了。理论上八阶异能者除了导弹和核武器，已经不惧怕任何热兵器，但她身上配置的手枪，子弹融合了六阶变异虎骨提纯物，口径大，穿透力极强，又是照着最为脆弱的眼睛打，子弹射进颅腔，旋转造成的旋涡能将大脑搅成浆糊。没有了脑子和没有心脏一样，任凭异能者再强悍也逃不过一个死字，除非有九阶木系及时出手相救。这世上有几个九阶？至少云华基地里半个也无。徐宏在她的食物中下了抑制异能的药，她在中了火刀想为自己治疗时就发现了，所以他对她放下防备，可他忘了，她是木系，又是主攻治愈方向，对药毒怎么可能毫无反手之力？只要有一隙之际，她就会如那跗骨之钉，不死不休。可惜……她忽然想起那年她拒绝顾叙，离去前他冰冷如浮霜的眼神：“诸云华不是个好东

西，你不要后悔！”这样没有风度的言辞，以为只是气话，谁想一语成谶。得知她这个下场，他会不会冷笑一声道一句活该？边长曦惨淡地笑了笑。她瞳孔涣散，呆呆望着头顶乌压压的天幕，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丝温暖，远处人类的惨呼尖叫和兽嚎永不止息，空气里充斥着各种窒息气味。这不是她要的世界，那就，不如归去。

末世里有这样一个说法，先觉醒普通型异能的人，基本上这辈子就这样了，而元素型的异能者，却可以附加具备普通异能。因此最初最为吃香的普通异能者不久之后就会被轻视，因为他们的潜能已经耗尽，普通人都比他们有希望成为强者。那个没事找事八卦满天的“首都编辑部”，曾用黄花闺女和人妻来分别比喻普通人和普通异能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者未来可能性的巨大差别。而到了末世六年以后，你要是没个精神异能，你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强者。正在出神，那边发出欢呼，原来在呕吐的两人加入后，丧尸很快就被打败，呕吐的那个女生崇拜地对瘦小男生道：“阿德你好厉害啊，我都看见了，丧尸基本就是你一个人在打。”这话一说出来其他人脸上都有些不好看，瘦小男生连忙谦虚了几句。喊话的男生笑了笑，朝边长曦走过来：“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有你帮忙我们根本支撑不了多久，这些怪物太强了，我们一次对付一只都已经有些勉强。”顿了一下，他又赶紧自我介绍：“我叫成海俊，A大的学生，是我们这支小队的队长，那个瘦瘦的男生叫周德，我同学，之前情况紧急，他只是——一时冲动，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那个戴着眼镜的男生叫吴杰，扎着马尾辫的女生叫蒋慧。”吴杰是呕吐的男生，相貌普通性情腼腆。蒋慧一直跟着成海俊，对付丧尸时十分专心努力，因而出了一身汗，虽然狼狈，但脸红扑扑的，看着爽眼，他们都是成海俊的同班同学，一起逃出校园的。而剩下的两人，呕吐的女生正是王艳，另一个就是张育文了。边长曦等成海俊介绍完，将这些人看了一遍，说了句“你们好，再见”，便在张育文凑上来之前跨上机车，发动起来。“你……”成海俊诧异，他没想到边长曦如此干脆。张育文更是意外，连忙道，“长曦你怎么会在这里，从学校里逃出来的时候我到处找你都没找到，我可担心死了。”他暗中给王艳使了个眼色。王艳会意。边长曦刚才表现出来的战斗力相当不错，正是他们小队所需要的，而且他们现在依附在A大的队伍中，边长曦却是S大的人，要是留了她下来，自己两人的地位一定会高很多。虽然心里很不情愿，但她嘴上还是笑着说：“是啊，长曦，育文找你找得可辛苦了，要不是我们硬拉他出来，这时候他都还在学校里不肯走呢，你这两天去了哪里，还弄成这个样子？一个人多危险，不如和我们一起吧。”一边说一边还凑上去想亲热地挽她的手。边长曦似笑非笑地看着她，这女人真有意思，明明眼里嫉妒得要死，难受得不行，却硬要装出和自己多熟多亲的样子，余光撇过其他人时竟又像是与有荣焉，实在是矛盾又可笑。还有那个张育文，被他这么一说，她又有些印象了。前世他确实是很早逃出学校的，和自己是同一批，当时大家都灰头土脸只顾逃命，连身边的人长什么样都没细看，她在队伍中间，听到前面有人问张育文他是不是还有个女朋友，不用去找她吗？当时他怎么答来着？哦，好像是：“我都快没命了，还管她？就她那个病秧子早晚要死，还不如死得早点，免得拖累别人！”她一点都不生气，真的，反正所谓男女朋友就是逢场作戏，她需要一个让她看起来很不太正经的人，张育文则想交到边氏千金从而炫耀，对他她是连个牵手都欠奉，更谈何感情。只是现在他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就实在太恶心人了。她轻轻避过王艳的手，淡淡道：“我还有别的事要做，先走了。”然后和成海俊点点头，发动机车迅速离

开，从头到尾一个眼角都没给张育文。见她走得干脆，几个人都怔住了。王艳撞撞张育文：“她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管教女朋友的，这么没教养！”张育文瞪她一眼，转头对成海俊歉意地笑笑：“不好意思啊，长曦她就是脾气比较大，回头我一定说她，叫她给大家道歉。”然后又极其隐晦地瞥了周德一眼。成海俊虽然觉得边长曦根本不用张育文，但见他说得好像一口子一样，心里也有些拿不准，只好笑着说“言重了”。又见他看周德，心想也有可能是因为周德惹恼了人家，她才这么不给面子的。他说：“食物拿到了，我们先走吧，免得再来几头丧尸我们就完了。对了，育文啊，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我看她身手不错，她以前是做什么的呀？”“她呀，能做什么，还是大二学生呢，就是平时出去玩的时候老是缠着我教她点防狼术，就是小打小闹的。”张育文说话不怕大风吹。成海俊露出不大相信的表情，蒋慧更干脆，噗嗤一声笑了：“她那开车耍斧头的功夫是跟你学的？我怎么看着不像啊。”张育文心中暗恼，脸上却笑笑带过不解释，成海俊忙笑着调解，一行六人快速离开。*****

边长曦找了个空旷安静的地方停下机车，一脚撑着地做出随时可以开车的姿势，接着小心撸起左袖。白色的绷带已经被血水浸透，她整条左臂又冰又痛，时不时地就感觉抽搐两下，实在是难受极了。而她的头很沉很晕，隐隐有种发烧的感觉。从昨天晚上起，伤口不但没有愈合，反而越来越严重，很多不适症状都出现了，不时就会发作得更凶，就好像刚才那样。边长曦这才回忆起一件事：前世听那些头三天觉醒的异能者说，他们觉醒的过程并不顺利，有的甚至可以用痛苦来形容，各种不舒适各种伤痛，有的人更是感觉快熬不过来要死掉一样。便是之后普通人觉醒，都大多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本来应该注意的，可边长曦没有经验啊，她的异能和玉镯空间一样，来得突然而毫无声息，仿佛一夜之间就有了，所以她根本没有什么感触。再加上想要早日得到异能的心太急切了，她才会不多加思考准备就贸然行动。后悔也没有用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她这种情况到底是觉醒的前兆，还是丧尸化的前兆，还要持续多久，她到底能不能挺得过来？

她头痛地按了按两边额角。关键是农场还没开启啊。自打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好，她就提高了杀丧尸的效率，根本不讲究休息，豁出去一般找丧尸，杀丧尸。小区就那么点大，其它楼层的人不出来她也进不去，只能在楼下溜达，杀了两个丧尸之后，又跑回到五号楼上去，从一楼摸到十五楼，碰到了个丧尸，杀了后又掏了两家有异状的住户，又杀了三个丧尸，昨天一天她就解决了六个丧尸。今天早上起来，她知道再呆在小区里没前途，就驾驶机车出来，路上砍翻了一个，刚才商业街上又杀了两个，这样加起来，一共已经杀了九个丧尸。还差一个，至少还差一个。边长曦决定赶快凑满十个，然后试试能不能开启农场，可以的话，她就马上回到小区套房里，好好休息，不行的话，她就只有继续拼命。一定要坚持住，现在一旦松懈，不知道明天结束之前能不能爬起来，出了前三天，她不知道拿玉镯怎么办，或许就真的要 and 农场说再见了。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她给自己打气，晕晕乎乎间发现前面拐角里晃出来好几头丧尸，心想糟糕，一定是她呆得太久，身上气味招来了他们。她赶紧驾驶机车离开。幸好机车经过改造，噪音已经降到最低，要是普通摩托车，一发动起来整条街都能听到，那就是自找死路了。可惜这一次她的运气不怎么好，一路上都有丧尸的踪影，可没有一个落单的，她不敢停下，只能一直开，一直找机会。忽然，她开到一个广场边，定睛辨认，原来是大学城外围的学子广场，这里地势开阔且没有什么丧尸的踪影，她望

了一眼掉头离开，再往前就是几座大学，那里可有几万个学生，几千个丧尸。路过一个转角，一个公交车站旁边的电话亭里，她忽地看到了一抹影子。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性背影，呆呆地站在亭子里面，一动也不动，从侧面看去，脸色青白腐烂，竟是个丧尸！边长曦心中一喜，看了看周边，这边是去江城机场的马路，末世前就很冷清，现在更是没什么人影尸影，路边停着一辆汽车，应该是该丧尸作为人类时开来的。简直是天赐良机。她在百米开外下车，拎着斧头悄悄靠近。因为那个丧尸是背对电话亭的门站立，边长曦想悄悄打开门从背后将其一举拿下。她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屏息打开电话亭的门，调整姿势，就要一斧头劈下去，可那丧尸却慢慢转过来。边长曦抿唇，正要下手，下一刻却猛地怔了一下。眼前这个丧尸，齐耳短发，骇人的烂脸早已看不出原来样貌，但上头歪着一副合金无框眼镜，身上西服套装挂满浊液。她倒抽一口气：“朱、朱导？！”那个前天还站在她床前批评叮嘱的朱辅导员？她重生回来看到的第二个人？边长曦其实本不至于如此吃惊，毕竟见惯了生死，末世里，前一刻还称兄道弟、如胶似漆的人们，下一刻就有可能阴阳相隔，而剩下的那个人，他没有太多时间去伤感和痛苦，要活下去，只有迅速收敛情绪，朝着前路义无反顾没有选择地走下去。只要不是白恒、边旷那个别人，无论是谁这幅模样站在她面前，她都不该有所动摇的。但该死就该死在她此刻身上不适，注意力不能完全集中，这一怔就多怔了半秒，等她反应过来，丧尸朱导就已经吼叫着扑了上来。她再举起斧头，斧头就抵在丧尸的胸膛上，那长长的指甲一下子扣住她两肩，一直刺到骨骼上，而血腥大口迫不及待地压过来，喷着满口腥风。边长曦扔掉施展不开的斧头，一手推着它的脖子，一手托着它下巴，狠命想将它推开。可是朱导别看生前单单薄薄一个人，变成丧尸之后力气可真大得夸张，边长曦被推着连退数步，几度让它的利齿快贴到自己的皮肤，又都把它给推开。砰地一声她后背撞到汽车，疼得她龇牙咧嘴，她朝后看了看车窗，又看看丧尸，忽然脖子一缩，手上力气一卸，丧尸因为惯性，一头扎进车窗里面，如一柄巨锤将玻璃砸个稀巴烂。边长曦也顾不得自己肩膀还被丧尸的利爪抓着，忍痛扭身挣脱出来，伸手就去拔背后的直刀。但手才举起，一阵可怕的疼痛就从两肩上进发出来，她浑身一颤，手就垂了下去，勉强看去，她肩头的衣衫破碎，血肉模糊，隐约露出森然的白骨。而就在同一时刻，同样的疼痛感也在左臂伤口上爆发，三处同时发作，疼痛如经脉交织一般，她差点没昏厥过去，身体里仿佛有什么要破土而出。这最后一层破茧成蝶的蜕变，痛得她从里到外都鲜血淋漓。不能昏迷！不能倒下！她狠狠咬唇，用力甩了甩头，眼前丧尸朱导从车窗里拔出脑袋，带着一头的玻璃渣一步步走过来，她步步后退。忽然一道低沉冷峻的“让开”从后方传来，接着是什么东西破空的声响，一种炙热感迅速逼近。边长曦下意识转头看去，路口出现了几个黑乎乎的身影，一团火红炽烈带点黄色的事物凌空射来。边长曦眯起眼睛，瞬间又瞪大眼眶。我去！火球！！居然是火球！！她一瞬间很想骂娘！她第一天早上就开始觉醒准备，煎熬了这么久，疼得死去活来，连个木系都没有捞到，竟然就有人已经觉醒了火系！！火系唉！金木水火土中最强的火系！！她感到天旋地转，一个思维在破口大骂，一个思维在理智分析，然后发现一旦火球击中丧尸朱导，它就真的要玩完了。第十个丧尸，第十个能量，她开启农场的能量！这就要毁在别人手里了？于是又有一个思维操纵着她的身体迅速横移两步，挡下了这颗来势汹涌的火球，身体被击中前冲的同时，她低喝一声，右手越过肩头刷地抽

出直刀，再自右上至左下狠狠一劈。有腥浊的粘液扑面喷来。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劈中丧尸，有没有杀死它，她只知道使出全身力气后，自己就如被抽空了一般向下坠落，坠落的过程好漫长好漫长，她觉得整个人轻盈地好像浮了起来。所有的疼痛都浮了起来，消散不见，而所有被强制存档的疲惫，顷刻灭顶……

边长曦在一片嘈杂声中醒来。略略睁开眼，顶上是精钢房梁，挂着一盏圆盘状的白炽灯，看着有点像仓库。边上有晃动的人影，鼻尖充盈着呛鼻的橡胶味，隐隐约约的对话传来。“她到底什么时候醒？我们明天就要走了，难道还带上她？”“王艳，话不能这么说，大家同学一场，之前她还帮过我们，总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海俊你别理她，还同班同学呢，没见过这么冷血的。反正我们不能言而无信，答应了要照顾边同学就没有中途放弃的道理。”“同班同学怎么了？同班同学我才要站出来说公道话，她被丧尸抓成那样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丧尸，又什么时候会死掉，明摆着就是一个累赘，我们自己逃命都来不及了，还带她？张育文你说，是不是这样？”“……”边长曦迷糊地听了片刻，神思逐渐清醒，看来自己是得救了，还是被成海俊那几个人救了。不过好奇怪，她记得昏迷前看到了一个火球，救她的人应该觉醒了火系，能在末世第二天就觉醒火系，并且照当时那火球喷射的速度和准头，应该是对异能运用已得心应手。这般人物，若是没有夭折，在末世里一定能大放异彩的，成海俊队伍里有这样的人吗？她暂且将这个疑问放在一边，又闭上眼睛感受自己此刻的状态。她此时躺在一个角落里，身下身上各是一条薄薄的被子，悄悄动了动手指，灵活自如，两肩和左臂上的伤口仍有些痛，而且隐隐发痒，这是正在愈合的表现。她心里一松，集中精力感受了一番，发现体内缓缓流动着一股温润而和煦的能量。那能量轻渺得如烟如缕，只有十多根头发丝那么细，当你细致去感受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屏息等待一会，它又仿佛无处不在，在体内懒洋洋地游走着，所过之处一阵舒爽，通体轻盈得好像可以一蹦三尺高。边长曦心中大喜，她的木系回来了！刚觉醒的异能者很难觉察到体内能量，他们都是通过能量的实体形式才能发现自己拥有了异能，但边长曦不同，她有前世七年经验，几乎只要定定神，就可以循迹找到那股蛰伏的力量，那种熟悉到骨子里的存在，虽然还很弱很弱，但绝对错不了。她好想召唤出自己的木系本体——那株小绿藤狠狠亲上一番。不过她忍住了。她不动声色地调动木系能量覆盖在两肩和左臂，丝丝缕缕的滋润清凉感从那里传来，伤口开始以数倍的速度愈合着。然后她稍稍放下心，手摸了摸腰间。诶？木盒呢？她睁眼坐了起来，掀开被子看去，腰上的小包不见了。正在激烈讨论的人见她醒了全部闭上嘴巴，惊奇地望着她，成海俊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边同学你终于醒了！”旁边的蒋慧也一脸惊喜，至于其他不认识的人各有各的表现，此外她还看到刚才喊着要丢下她的王艳脸色僵硬，眼里冒火地瞪了过来，一直不吭声的张育文殷勤地跑过来：“长曦你觉得怎么样？你这一昏迷就是一天一夜，可把我担心死了。”边长曦倒没看出来他哪里像担心的样子。她瞥过他正要跟成海俊说话，忽然觉得身上有些异常，低头一看，身上还是之前的衣服，因为两肩处被扯烂，上衣只是勉强挂着，露出下面愈合了五六分的狰狞伤痕。这么一来，自然就很不好看。张育文赶忙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衣想给她披上，她抬手拦住了，问成海俊：“成队长，我之前的东西呢？”成海俊愣了愣，蒋慧道：“我拿给你！”她跑到另一角落，在一堆大包小包中翻找起来，“你的东西我都好好收着呢，没人碰

过。”边长曦抽空看了看四周，这里确实是一个大仓库，大门敞开，有人进进出出，看光线已经是傍晚时分。仓库其它地方三两成群地坐着一些人，年纪都在二十出头，边长曦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这是一群逃亡出来的学生，也许不是同一个学校的，路上碰到，就越聚越多，一起行动，前世她和陈怡莎便是其中一员。她所在的地方是仓库一角，不远处是一堆黑色轮胎，旁边是成海俊的队伍，除了之前见过的六人，还多出了近二十人，张育文说她昏迷了一天一夜，看来这些人是后来才加入进来的，他们似乎都奉成海俊为队长。这会儿这些人席地而坐，各自说着话或打点物资或单纯发呆抹泪，有人默默支起锅煮泡面之类的食物，每个人脸上多少都有着疲惫和惊恐，甚至衣服脸颊上沾着血迹，想来不久前与丧尸交锋过。食物的气味和橡胶味交混起来，使仓库里的气氛越发沉闷。边长曦想到前世自己也如同这些人一样，默默地挣扎、恐慌、期冀、痛苦，独自忍受没日没夜的孤独绝望，一次次绝处逃生，拼命地坚强和成长，却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想要在人群中感受力量和温暖，却又对彼此抱以最大的防戒。此时想来，恍如隔世。边长曦不禁缓和下心情，问成海俊：“成队长，是你们救了我？”王艳撇嘴：“不然呢？”成海俊皱眉瞪了她一眼，转头对边长曦道：“救你的不是我们，昨天和你分开后我们回了一趟大学城，想看看学校里怎么样了，路上遇到了五个青年，其中一个背上背着昏迷的你……”他说到这里面上浮现羞惭之色，竟有些说不下去，张育文赶紧接过话茬：“我认出是你，那些人又好像有急事，就把你交给我们照顾，长曦你是怎么认识他们的？我看他们身上有种军人的感觉。”“对对，一个个气质不凡，穿着特殊的作战服，手里还端着真枪。”一个女孩子口快补充，“我都不敢正眼看他们，还好他们队长比较好说话。”边长曦皱起眉，她的感觉果然没错，救她的另有其人，五个军人么？火球，军人，大学城……她脑海中闪过什么，又拼凑不起来，见成海俊张育文像是隐瞒着什么的样子，心里更是疑惑，问：“他们有没有留下姓名？”正好这时蒋慧拎着边长曦的登山包过来：“这就是你的包吧？”“是啊，谢谢你。”边长曦高兴地打开，上面是一件备用的黑色外衣，她拿出来放在一旁，又一眼看见了挂在腰上的黑色小包，她控制不住地激动起来。玉镯农场开启了没有？会不会失败了？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不，不会的，她记得自己砍死了丧尸朱导，第十个能量她有拿到手。这么想着，可是当她打开小木盒，顿时傻眼了，骇然变色：“我的玉镯呢！”

人们随着边长曦的惊呼一致看过去，只见那扁扁的小盒子里铺着黄色绸缎，周围一圈环状的凹陷，谁都看得出来里面曾放过镯子之类的事物，只是现在，里面什么也没有。边长曦脸色发白，嘴唇哆嗦了两下，将背包翻了个底朝天，除了吃的还是吃的，半片玉镯的踪影都没有，她拉住蒋慧问：“我的东西都在这里了？”被她冰冷而恐慌的表情骇住，蒋慧忙点头：“除了机车和武器我们借用了一下，你其它东西海俊都没让动，海俊是吧？”成海俊点头：“我特别吩咐过的，你们有人动了边同学的玉镯？”“没有啊。”“都什么时候了，玉镯不能吃不能喝，谁稀罕？”“那东西长什么样？要不我们帮忙找找？”张育文忽然说：“是不是你之前就掉了？或者被那帮军人拿走了？”成海俊不大确定地道：“那些人看起来都挺正气的。”张育文冷笑：“这年头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还少吗？”成海俊犹自不信，边长曦却浑身发寒。她记得前世诸云华身边就有一个女孩，拥有某种探索异能，可以主动发现宝物，就是她发现了玉镯的不同凡响之处，会不会那些军人里也有跟那女孩一样的人？还是她昏迷之后玉镯发生了某些变化，让他们以为奇货可居？

不！玉镯农场是她的，谁也不能觊觎！她的玉镯！她的玉镯……忽然，边长曦感到一股奇异的吸引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她，她抬头环顾，忽地盯住了王艳，准确地说是盯住了她肩上的红色真皮背包。莫非……她抿住嘴唇，蓦地站了起来，疾步走上去扯下王艳的背包，里面塞满了东西，什么纸巾、化妆品、眼镜糖果卫生棉，塞得全是，她一样一样抖出来往地上扔，王艳呆了一刻，尖叫着冲上去：“你这个疯子，你做什么？把包还给我！”边长曦忽然顿住，从包底掏出一只玉镯，莹润白腻的光泽在昏暗仓库里分外抢眼，正是她的那只。她仔仔细细端详着，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又嘲弄笑道：“你能解释一下这个吗？”王艳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强辩道：“解释什么？这镯子本来就是我的！”“是吗？”边长曦扔掉包，将玉镯戴在左腕上，右手覆盖上去感应了一下，感到自己的精神力一下子被吸入到一个巨大的空间里去。她心里狂喜，农场也开启了！不不，不一定是农场，但至少玉镯空间是有了，边长曦真是迫不及待想进去看看情况。她只觉通身舒泰，心情好得不行，但面上仍旧恪守平静，冷冷地盯了王艳一眼。这女人偷玉镯，到底是贪财，还是发现了什么？那目光如同冰锥，又仿佛雷电，王艳感觉从头到脚被扫了个通透，浑身一激灵，怒指着边长曦：“我们好心收留你，给你吃给你喝给你睡，还留人照顾你，结果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一个破镯子怎么了，还不许我收点酬劳？我告诉你，我还要定那玉镯了，你不交出来就别想留在我们小队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她。仓库里忽然有一人哼了一声：“酬劳什么的，那几个军人不是已经给过你们了？”王艳脸一僵，冲那人啐道：“那些人交那些人的，她交她的，我们小队的事你少来捣乱！”边长曦倒是听明白了，转头问成海俊：“酬劳？原来你们拿了别人的酬劳才收留我的？”成海俊脸色涨红，蒋慧见了忙上来解围：“边同学，不是你想的那样。”张育文也着急地拉住她的手，一个劲地使眼色：“大家都是同学，以后还要一起相处，长曦你就别闹了，那玉镯王艳喜欢，你就给她好了，反正这东西现在也不值钱了。”边长曦跟看白痴一样看着他。张育文被她这种眼神看得心里发堵，又十分埋怨，他不明白为什么边长曦这么不给他面子，昨天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都什么时候了，她难道以为她还是边家大小姐？凭着一辆车几把刀就可以闯荡天涯了？别开玩笑！一个病怏怏、没经过事的女大学生到最后还不是要依赖这个队伍，现在闹这么僵是要怎样？只会连累他也遭人嫌弃。除此之外，之前边长曦面对丧尸露出的那种胆气和身手让张育文有一种见猎心喜的感觉。他觉得这个名义上的女朋友似乎有哪里不一样了，那种凌厉冰冷的气势竟相当，嗯，迷人，鉴于这一点，他起了把持住她的念头，如果她加入小队是自己一力促成，和小队闹的别扭是他全力调节的，以后她就必须依附自己了吧。如果真是有了两把刷子，自己自然能捞到最大的好处，如果还是一无是处只能拖累人，他也有无数种办法将她踢出队伍。尤其是，尤其是他和王艳商量的那件事，一定要做到啊。心思急转着，他两眼暗暗放光地盯着边长曦腕上的镯子，万分后悔刚才怎么没叫王艳好好藏起来。他哪能料到边长曦好像就知道玉镯在王艳包里，并且真的敢明目张胆地抢回去。他见其他队员都看看自己，对边长曦露出不和善不赞成的目光，胆气就更足了，义正辞严地说：“长曦，做人要知恩图报，你当时满身是伤，半个肩膀都快被烧成黑炭，又发起高烧，整个人昏迷不醒，要不是我们细心照顾你，你想想你能恢复过来吗？你现在还能好好地站在这里都是谁的功劳？王艳不过是向你讨一只镯子，你连这都不肯，你这样自私我们以后怎么信任你？你实在太让我失望了！”他绝口不提所谓酬劳的事，

只将边长曦逼入不道德、忘恩负义的境地。王艳也反应过来，眼珠一转，顿时掩面哇地哭起来，将人们的目光都吸引过来：“长曦我们以前那么亲，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你还说等我生日就把这玉镯送给我当礼物的你都忘了吗？我也是真的喜欢那只玉镯所以才拿的，我知道我不问自取不好，你要是不高兴我们姐妹私底下有什么不好说的，怎么能当面抢呢？”

边长曦眼神古怪地盯着王艳，又看看成海俊队伍里敌意和不屑的目光，再见仓库里其他人围过来看热闹，嗤笑一声，低头摸着右边眉毛喃喃摇头：“真特么滑稽！”这么哭一下，偷玉镯的人反而成了受害者，被偷的那个却落得个

是不通情达理忘恩负义，她真不知道眼泪这么好用，最可笑的是听众还一副深觉有理的架势。这算不算客大欺店，因为料准了自己只能和他们小队一起上路，要仰仗他们，所以合伙给她个下马威？今天若换了别人，只怕天大的不公都要忍下去了吧？

所以说她讨厌集体行动，人一多，什么乱七八糟闹心的事都冒得出来，大概末世的压力太大，人们不得不变着法儿地整出点事情来娱乐兼发泄。有本事杀丧尸去，哪来这么多闲情逸致浪费时间？边长曦真参不透这些人脑子里都装了什么东西。不过其它人应该是对新加入小队者报以本能上的戒备和抵触，而王艳张育文咬着自己的玉镯不放……

王艳装哭的脸一沉，惊弱问道：“长曦你、你这是在骂我们？”边长曦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转身捡起地上自己的备用黑衣，套在身上，一颗一颗扣上了纽扣，又慢条斯理地挽起袖子，斜眼瞥她：“我是骂自己，居然和你这种蠢货废话。”她转头笑，“成队长，你确定不管管自己的队友，否则我怕我会忍不住出手啊。”围观众人就有些唏嘘，这是要干架的节奏啊！

大家都是大学生，有乖巧的跟小白兔一样，有荒唐的，也过分不到哪里去，像这样混混模样挑架找茬的，还真没怎么见识过，因而一个个都有些兴奋起来，吹口哨的吹口哨，鼓掌的鼓掌，有了解情况的，就悄悄和同伴说起边长曦的身份和事迹。成海俊脸色又黑又红，然而不等他发话，王艳忽然扑了上去抢边长曦的玉镯子，狰狞地骂道：“你说谁是蠢货？你MD才是蠢货！边家大小姐了不起了！还不是个没爹没妈的可怜虫！都三天了家里没人出来找你吧？你都被抛弃了还拽个什么劲，有本事打我啊！”

边长曦目中一厉，被抓痛的左腕由内向外绕出王艳的五指，扣住她右小臂往自己这里拽，右手按住她左肩一攒，同时脚下垫到王艳右脚跟后面，王艳尖叫一声重重倒地。“哦哦哦——”王艳只觉得自己半边屁股全碎了，躺在地上不敢动。边长曦退开一步冷冷盯着她：“仇富嘛，意思意思就够了，太不含蓄的话你我脸上都不好看。”

王艳是外地学生，据说家里开超市还是什么的，顶多算个小富人家，和边家这种江城首富、在华夏南方经济体系上举足轻重的大财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素日里的爱好不是装阔绰，就是恶心边长曦这种富家子弟，偏偏边长曦在家族中的确是不受**又没地位的，自然很受她的“青睐”。可偏偏，边长曦其它都能忍，就是听不得人提起过世的父母。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果然觉醒木系之后自己的力气增幅了不少，应该有一个正常男子的水平了。

她扫了目瞪口呆的张育文一眼，张育文唬得退了一步，踩到后面人的脚，一阵混乱，张育文站稳了就对边长曦举起一把刀，却是边长曦的梨花木直刀，他身边身后好几个人也都站起来，拿起武器，而不相干的人就退出了一些距离。“我的刀，我的斧头，还用了我的车，你们还真是不客气啊。”边长曦嘲讽地看着他们手上的武器，再次坚定了要独自行动的决心，人多真的太腻歪了。成海俊目瞪口呆地看着情势失控，急得站出来：“你们都要做什么，快放下刀！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和你们可不是‘自己人’。”边长曦撇撇嘴角，转向问人群，

“刚才是哪位朋友说，救我的酬劳已经有人付过了？能和我讲讲具体的情况吗？”

“是我！是我！”一个矮胖的女孩子从人群里钻出来，但不敢靠边长曦太近，上下打量她一番，笑着说，“昨天我们小队里有人被丧尸抓伤，发起高烧，我们就组织出去找药物，路上和成队长他们碰上，就一起走。”女孩子吐吐舌头，“结果走了没多久就遇上那五个人，他们向我们问路，然后成队长他们就认出了你。那些军人好像不方便带着你，又见你的男朋……哦，是张育文拿出了你们两个的合照，就将你交给他们照顾。”

女孩子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瞅瞅被人搀扶起来的王艳：“这女人很不乐意，说你活不了了，是累赘。还说要照顾你，行，但那些军人得留下两把枪。”

边长曦眯眼：“他们同意了？”

“你遇到好人了哦，那个队长和成队长交涉之后，答应留下一把手枪，五颗子弹，外加两个通讯仪器，说是通过卫星信号联系的，先进得不得了，现在还能用。”

女孩说完，仓库里的人都安静下来，成海俊一行面有愧色，张育文王艳更是脸色难看。

认识的同学、甚至是男女朋友，暂时照顾她还说七说八大谈条件，倒是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了她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所有人都明白，在这个巨变后的世界里，枪械代表了什么，通讯设备在手机电话瘫痪的时候也是很宝贝的东西。

所以，眼红的人还是蛮多的，尤其是女孩所在的见证了一切的队伍。

有人唏嘘起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救了人家，这些人脸皮还真厚。”

“就是，他们等于只是受到雇佣。”

“不过也不能这么说吧，要是黑心一点，收了东西却把人丢下也不是不可能。”

胖女孩连忙解释：“他们可不敢，那个军人小队的队长说他叫顾叙，还问了成队长的名字，说要是给他知道成队长丢下边同学，不会放过他的。”

成海俊惭愧不已，急忙说：“我没想要的，大家都是同学，更别说你还帮过我们，是王艳缠着他们，他们又好像真的很急，我都来不及推阻，他们就留下东西走了。”

想起当时那个队长冷峻地说“再多的没有”，他就恨不得挖个坑跳下去！都是王艳，脸都被她丢尽了！话说回来，他也实在没想到那人动作如此迅捷，眨眼功夫留下东西就走远了，而自己还在发呆，追又追不上，喊又不能喊——怕招来丧尸。

他从身上拿出一个小袋子，里面正是一把黑色的手枪，五枚金色子弹，还有两个手表样的东西，“东西我都没用，本来想还给他们的，现在就交给你好了。”

周围顿时一静，边长曦感到许多道视线钉在自己身上，成海俊队伍中的人更是眼神凶狠，仿佛边长曦敢伸手就要她好看。

她没顾得上那些，而是诧异地盯着这个袋子，不会吧，她真的遇上了好人？这是枪唉，末世前期一颗子弹有时候就等于一条命好吗？竟有人……

她心里一阵异样，暗自道以后有机会真要好好认识一下那个顾……等等！顾叙？！

顾叙？她认识的那个顾叙？！

边长曦惊呆了，她忽然明白刚才自己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怎么了。

据说顾叙末世前是特种兵，带着四个战友做任务时恰逢末世降临，任务当然是做不成了，他也不是那迂腐的人，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去部队报道，而是先找到自己和战友们的家人，毕竟世道实在是变得太可怕了。

据说顾叙他们第一个去的就是某所大学，因为顾叙的弟弟顾培在那里。

更据说，顾叙最初是个火系，后来不知为何进化成雷系异能者，这在其他人身上是不可想象的，斗转星移人事沧桑，知道的人极少，相信的人也不多。

边长曦倒是知道，可大概因为后来几年他出手即雷霆的形象太过深刻，她一时竟也想不起来。

所以说，她昏迷前见到的那个火球……

她竟然遇到了顾叙，还被他救了？

这冲击实在太太大，就好像一低保户重症患者猛然被告知，嗨伙计，你走运了，刚国家领导人某某巡察此地，顺便帮你交了医药费……

说不出

来的感觉…… 又或者，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的那个感觉？ 边长曦只想到，前世她也受过顾叙的恩惠，这人情一份叠一份，要怎么还得清？边长曦心跳渐强渐急，面上按捺不动，问那胖女孩：“那个顾叙长什么模样？”说到这个胖女孩眼前一亮，圆乎乎的脸激动发红，比手画脚起来：“大约二十五岁的样子，个子一米八往上走，长得非常俊美，是那种五官深刻的男人，看上去冷冰冰的很严肃。说他是哪里的明星我都信，居然是个当兵的，我们还直呼暴殄天物呢！” 她叹了口气：“他还问我们 C 大怎么走，认不认识 C 大一个叫顾培的男生，可惜我们都没听说过，不然就可以帮上忙了。他还想再问，成队长就认出你来，话题就岔开了。” 一脸惋惜模样，C 大是名声响亮的重点大学，虽然同在一座大学城，但与 A 大这种二类院校和富人遍地的 S 大相隔甚远，彼此之间消息交流太少了。 边长曦不知怎么眼眶发热，全对上号了！ 这是她要找的人啊，她要弥补和报恩的人啊。 顾叙最初的经历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是有原因的。据说在找到弟弟顾培后，顾培身边有几个同学哥们，那些人还有亲人在市中心，顾培哀求他哥哥帮忙，于是一行人又向市中心进发找人。在末世，城市就是幸存者的地狱，尤其从末世第四天有毒丧尸的出现，更使市区成为禁区。顾叙一行便是吃了有毒丧尸的亏，普通人死了七七八八，五人小队也折损了两人，可谓损失惨重。剩下那两个战友中一人由此心生怨恨，后来背叛了顾叙，另一人死于那场背叛，而顾叙的弟弟自责过甚，没过一年也因为失误死在了一场尸潮中，以致于成为了绝世强者的顾叙最后沦落为孤家寡人。 这段经历，任谁提起来都不免要唏嘘一番，后来首都编辑部称其为“王者之殇”。其实顾叙的故事，也是许许多多人的故事，末世里的离散和伤逝实在太多，多得令人麻木，多得令人无从言说，往往只能借着顾叙的故事来抒发一下自己内心的悲痛和追思。 算算时间，这场“王者之殇”也快要上演了。 这也是边长曦如此激动的原因，幸好终究是赶上了。 她略一思索，打定了主意，转头对成海俊说：“成队长，这通讯仪器能联系上顾叙吗，我想亲自向他道谢。”成海俊忙道：“我没用过也不知道。”他拿出那两个手表模样的东西，边长曦前世最初混得不行的，当然没见过这种东西，但她知道末世两三个月后世上一切通讯工具都将失效，直到第三年首都研究院才研究出一种仪器，是以有毒丧尸脑子里出产的晶核作为能源的，构造自然天差地别。 她抓过来摆弄了两下，通讯仪小小的液晶屏幕亮了起来，联系人里翻下来，头一个竟然就是“顾队”两字。她眼角一紧，心脏砰砰急跳，又对成海俊道：“成队长，可否借一步说话？”成海俊有些莫名，但仍旧老实地跟她走到一边去。 边长曦看着心里暗想，这人能纠集起一批人，可见是有点能力的，但收进队伍的人品性令人怀疑，他们在那吵他好像也不大管得住，说明他还相当稚嫩。收取酬劳的事她因为不清楚情况无法评价，而当众拿出酬劳给她，若他是真心实意的话，说明这人还是值得结交一二的，若只是以退为进地做戏…… 她抿抿唇，低声道：“成队长，我很感谢你收留我，只是你也看到了，我和我的队员相处不来，天色也快黑了，我想赶紧回去，我的车和几样武器，你看……” 成海俊无奈地看着她：“你真的不能留下来？明天我们这里的人就要转移去城北新规划区，一起走也好有个照应……” 边长曦皱眉：“去新规划区？” “对了，你刚醒过来还不知道。”成海俊道，“早上我们收听广播才得到的消息，政府预计这场流感一时控制不住，做了最坏的打算，要江城里的人撤出市中心，都往城北新规划区走，万一流感再严重起来，会派遣军队去那里接我们离开，说是苏城那边会安全点。”边长曦想起来，前世自己也听说过这则“撤退”消息，只是当时小队多数人不相

信政府，并且各自都想去找家人，一来二去，最后被有毒丧尸折腾得不行，明白江城呆不下去时，军队早就开走了，他们只能自己组织起来九死一生地逃去苏城。新规划区在江城北端，离这倒是不远，上国道往北开车两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再北上一二个小时的车程就是苏城，当然了，即使进入了苏城地界，距离苏城基地还是有很远一段路的。边长曦说：“这里离新规划区有些远呢。”成海俊苦笑：“是啊，不知道怪物多不多，也不知道路况好不好，所以我们准备一早就出发……我们大多不是江城人，亲人都都在外地，迟早是要离开的，还不如早作打算。除了我们这个仓库，周边还有一不少人，我们已经约好一起上路，也是个照应。”

边长曦点头，心里却想，明天有毒丧尸就要登场了，他们明天行动，一个不留神只怕就会死伤惨重，但明天不走，接下来丧尸会以指数般的趋势爆炸增多，机会就更渺茫。多少人就是错过时机，被活活困死在这座都市里，前世她能顶着无异能无体能的状态和队友们的刁难嫌弃逃出升天，陈怡莎的不离不弃是一个原因，此外便不得不说是上天眷顾。她眼神微动，沉默不语。成海俊见她并无动容，叹了口气：“罢了，我看得出来你是有倚仗的，我们小队不过是一些相熟的同学碰到了就随便组起来，一群乌合之众，你和我们一起恐怕更危险。那你自己要小心点，车和武器你不用担心，我马上叫他们还给你。他们以前不是这么冲的，是变故来得太突然，大家一时缓不过来，你别太放在心上。”边长曦有些诧异，见成海俊脸上并无虚假之意，对他不禁高看一眼，笑道：“我知道，主要还是张育文两人挑衅，我态度也不好。”她指指手表式通讯仪，“这酬劳既然是顾叙给你的，你也确实忠人之托，那你收下是当之无愧，不过我对这两只通讯仪实在感兴趣，能不能把它给我？嗯，我现在身无长物，也没东西跟你换，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如何？”“你要就拿去，说什么人情不人情的。”成海俊忙将剩下一个通讯仪也给她，自己捧着手枪和子弹，沉默了一会不无苦恼道，“说起张育文和王艳……逃出大学城的途中遇上，以前学校联谊也有过几面之缘，他们说 S 大的人娇气无礼，吃不了苦又不懂装懂瞎指挥，才请求加入我们，他们也是看得起我们，虽然有时候不大配合……”边长曦像听到了什么怪谈：“他们的意思是自己怀才不遇喽？”她神奇地摇摇头，“张王二人家世头脑摆在那里，在 S 大只算末流，他们有什么能耐去瞧不起别人？这是说张王二人是被 S 大的人挤出来，而不是他们嫌弃人家？成海俊大感意外：“可是，不是说 S 大都是二世祖……”猛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他讪讪地住嘴。边长曦也是 S 大的人啊。“二世祖怎么了？”边长曦不以为然：“成队长应该知道，学校里学生虽多，但变成怪物的人并不是很多，最初两天人们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能在一开始就领头逃出来，都是危机意识非常强烈的人，料定学校人群密集会出大事，这样的人你们 A 大有几个？在 S 大可是有几十个之多。”后面跟着逃跑的不算，第一个出头组织的人，既要有群众基础领导能力，又要有强大的魄力和前瞻性，就边长曦所知，前世率领她所在的第一批人逃出来的学长就非常了不起，后来听说在苏城基地担任了颇高的职务。那也是末世前吊儿郎当的二世祖。人都说 S 大是富人遍地草包一群，可实际呢，家族企业财团的后代，十个里面但凡有一个是成器的，其眼界和头脑便胜过百个普通人相加。也因此，S 大是大学城几所大学里生还人数最多的，在苏城基地还专门团结起来成立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当然这都是后话。十分钟后边长曦骑着山寨版雅马哈，在张育文阴冷、王艳愤恨、以及其他人不屑嘲讽忧虑向往的目光中，驰出仓库空地，迎着血色的残阳一路风驰电掣。飞掠过一个个染血

的站牌、废弃的车辆、砸破的商店、不成人形的残骸，偶尔看到几个匆忙奔走的人，也与阴暗处三五成群游荡的丧尸擦肩而过，她都分毫不停，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新风小区，终于在太阳完全下山之前将车稳稳停到小区五号楼楼下。也亏得仓库离这里不是太远，而她对这一代颇熟悉，不然晚上就真有点悬了。她跨下机车，摘下头盔，用手爬了爬碎发，一面观察着四周。小区里有一些变化，首先是地上的丧尸尸体变多了，其中可见人类遇难的痕迹，绿化带严重遭到破坏，一些车辆的停放位置也有变动，车身有碰撞磨损和血迹。看来这段时间小区里有人外出过，这批敢于先出去的人，积累了经验锻炼了自己收获了信息，对当今世界的残酷有了直观认知，这一切对于他们今后的发展是无可取代的财富，而那些还在观望迟迟不肯动弹的人，往往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末世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不是没有原因的。她又抬头看了看周围楼房，各个窗户都关得紧紧，窗帘掩得密不透风，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很多窗户后面都站着人影。她推着车慢慢走进楼里，到达一个视线和监控的死角，左右望望，左手按在车头，心念一动，腕上玉镯泛过一道几不可察的冷光，机车瞬间凭空消失。边长曦眨了眨眼，嘴角愉悦地弯起，将身上的背包也收进玉镯，抽出直刀握在手里，小心地一级一级走上楼梯。大概她运气不错，一楼到三楼都没遇到危险，直到进了303室，将厨房浴室卧室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她才舒了口气，一屁股在沙发上坐倒下来。小区供电早已停了，室内一片昏暗沉寂，边长曦顾不得自己饥肠辘辘得能吞下一头牛，赶紧拿出手表通讯仪，重新调到“顾队”那个联系号，果断发出通讯请求。听着类似通话连接的“嘟嘟”声，她不禁心跳加速。撇开一切的一切，今天她站在这个强者的前沿，掌握着可能引导他命运转折的关键，单是这种心情，非亲身经历者无法体会。过了大概有三秒钟，通话被接受，手表里传来一声：“喂？”边长曦敛着声息，问：“顾叙？”那边沉默须臾，依稀传来枪声和丧尸嘶吼声，有个高雄嗓子在叫求掩护，情况像是颇为紧急。边长曦皱了皱眉，天即将黑了还在战斗，看来他们遇到了一些麻烦。思虑闪过，随即顾叙低沉有力的声音响起：“我是，你是昨天那个女孩？”记忆中他的声音，也是如此时的醇厚、坚毅、略带冷峻，两个时空的印象如跨越过历史深渊融合在一起，有种异样的冲击力。她强自定住心神，拿出前世久居上位的气魄，清声道：“正是，顾队长时间宝贵，我也不废话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欠人情，你救我一命我自当报答你。我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情报，或许对你会有些用处，但我希望顾队长先答应我，今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追究这个情报的来源，并且不要告知别人这是我透露出来的。”她抢先说明意图，是怕顾叙不耐挂断，郑重地要求承诺，因为这样最能令对方对自己接下去的话产生兴趣和重视。和顾叙打交道，拐弯抹角绝对会被无情截杀，故作聪明小意讨好也会留下负面印象，反倒是光明坦荡能令他多一分尊重和认同。和隐晦地提醒成海俊不同，将有毒丧尸的事透露给顾叙，显然是一种冒险，将来若有机会见面，人家定要对自己多一份关注琢磨，既然如此，比起在第一强者那里挂上黑名单，当然是留下好印象更为明智。她屏息等待顾叙的回答。

好在那边很快有了回应，顾叙的声音平稳地从通讯仪中传过来：“我答应你绝不追究，为你保密，但你若是戏弄我……”边长曦无声地吐了口气，笑道：“怎么敢呢？”她问，“顾队长你不远处应该有丧尸吧，你能形容一下它们的样子吗？”顾叙没有迟疑地说：“人形，可辨生前性别，皮肤青白，肌肉腐烂，眼球脱眶，指甲尖锐，身上带有极强烈的腐臭气味。他们行动迟缓，视觉迟

钝，但听觉嗅觉异常灵敏，骨骼呈惨白色，硬度非常大，可比拟淬火后的高碳钢……还要继续形容吗？” 淬火高碳钢？边长曦扬扬眉毛，还是这么一板一眼。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不用了，我杀过不少丧尸，可以肯定，顾队长你现在看到的和我以前看到的是同一型丧尸，可是不久前，有人发现了不大一样的品种。” “哦？” “它们肌肉也有腐烂，但程度较轻，皮肉上呈现着一种异样的青黑色彩，显得比较紧绷，并且它们的骨头是发黑的，就像中毒了那样。如果说我们见到的丧尸骨骼是淬火后的高碳钢，硬度十足而过脆，那么新丧尸的骨头就是淬火后又经过回火的高碳钢，强度也大幅度提升，甚至拥有一定韧性。此外他们的行动速度也有了一定提高，并且最重要的是——” 边长曦望着前方语气轻巧地说着，仿佛感受到了通话那头渐趋凝重的气氛，她知道顾叙一定在听，并且是全神贯注。

“我早先被丧尸抓伤过，顾队长我想你也被抓伤过，应该知道伤口流出来的血是正常的红色，但那种新丧尸抓出来的伤口，流出的血发青发黑，带有腐烂臭味，伤口边缘持续溃烂流脓。” 江城某处，一个黑色紧身作战服的男子手中飞刀一转，切开一个丧尸的咽喉，与战友打了个眼色，快速退到墙边，耳麦上的信号灯发着红光，他犀利的眼眸扫过正端着枪靠在车上狙击的战友胳膊上的纱布，望着那股红的血迹，淡声道：“是么，看来情况不妙。” 那边女孩轻轻一笑，虽不易察觉，但他觉得是如释重负：“妙不妙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值得关注，顾队长，我要说的话就是这些，那就先挂……” “你怎么知道我被丧尸抓伤过？” 他忽然语调一转。

边长曦有些滞住，隔了一刻才说：“那个火球……” “你也能发出那种东西？” “那倒不是。” “我有一位战友能堆出土墙，这种奇特的能力实用有效，我想让每个人都具备，但毫无头绪。我找过自己与战友的共同点，经你提醒才发现，我和他都被丧尸抓伤过。” 边长曦身体一僵，紧紧抓着手表通讯仪，抿了抿唇，低哑地说：“可不是提醒，我自己也不知道有这样的联系……” “是么。” 那边低低一笑，兀自继续，“小说里管这个叫异能吧，你是哪一类？” 边长曦忽然觉得窗外的暮色浓郁到仿佛散不开，视线及处皆是黯淡和混乱，象征着这座繁华都市已经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

重生以来，她是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那窒息一般无所不在的压力。 天光在她脸庞上反射出惨淡而沉静的光芒，她低声说：“我要说的都已经说完了，顾队长保重，我们有缘再见。” “滴！” 她掐断了通话，望着前方徐徐吐出一口气。原来一开始顾叙就不是好糊弄的，不过是给出一个小小的暗示…… 她皱眉回想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应该没有留下更多的破绽了。帮助顾叙的心意是真切的，但她没打算暴露自己，也没打算和顾叙扯上太多的关系。她知道这个人，只要给他一个警示，一个简单的缓冲的时机，就能够走出不同的人生，她要是絮絮叨叨着急上火，反而显得阴谋论了。

她看看手里的通讯仪，直接切断电源，连同另外一个，本要丢出楼外，但想了想，还是一股脑扔进玉镯里。 看到玉镯，她心情忽然好起来，抚摸着它心里想着“我要进去”眼前一闪，脚一软感觉失重一般，等她意识逐渐回笼，就发现眼前光线良好，自己正趴在一块草地上，青涩而略带自然芬芳的气息直扑鼻端。

边长曦一喜，急切地站起来，她脚下是一片草坪，前方不远处就是黑黝黝的土地，中间一条细细的溪水斜穿而过，两块土地泾渭分明。她很清楚，草地相当于牧场，可以用来圈养一些动物，当然围栏这些东西都要靠自己亲自搭建起来。黑土地湿润肥沃，无论水稻小麦还是水果蔬菜，或者是观赏性的植物，在这里都会正常生长。农场里没有时节之说，并且永远是多云微风的白天，任何时候都可以种任何东西。 而及膝高的小溪有自我进化功能，可

以喝、可以洗澡、可以养殖水生动植物，当然要她先投放进去苗啊种啊，才有的长。黑土地和草地合起来四四方方一块，四周被白蒙蒙的雾气笼罩，小溪的头和尾也都隐没在雾气中。在黑土地的边缘还立着一座小小的木屋，门上刻着“仓库”二字。边长曦从溪水上跳过去，推开仓库门一看，果然自己的机车和登山包，还有消防斧、两只手表通讯仪都静静地躺在地上。并且她知道，别看这木屋小，但实际上可储物的空间极大，并非目力可测，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而且仓库里时间静止，一碗热汤放进去，几年之后再取出来依旧热气腾腾。边长曦看着这一切喜不自禁。虽然此时的玉镯农场和她前世死前的规模相比，简直是老鼠和大象的区别，但比起前世刚发现时候一片贫瘠、连棵草都没有的玉镯空间，已经好了太多。当农场获得足够的能量，进行升级，雾气的范围就会扩大，农场的面积也会随之变大，还会随之出现住房，仓库到最后也会移到地底下去。前世经过诸云华那位老同学瞿益的积极研究和不计成本地投入，在她死前，农场已经有两座大学那么大，而且里面的时间比起外面是十比一。各种作物周期短，产量非常喜人。云华基地的食物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她的农场，要不是怕被人发觉不妥，就是完全供应基地三十余万人的需求也完全不在话下。边长曦现在想想就觉得自己傻得可爱，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都不懂，要是她将农场死死握在自己手里，不给诸云华使用权，诸云华哪里敢对自己下手。但话说回来，要不是她把农场贡献出来，诸云华又怎么会让瞿益下大血本研究和开发，农场又怎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

不一会儿，边长曦感到有些胸闷，头也有些晕，不及细思忙从农场里出来，外面天已经全黑了，套间里房间里黑漆漆一片，还好异能者的视力比普通人要好上不少，还不至于伸手不见五指。真奇怪，她进农场不过几分钟……她突然想起什么，拿出顾叙的两只手表掐了时间，发现农场里一分钟，外面就过了五分钟还多。她苦笑一下，她忘了农场的也是和等级挂钩的，在将农场等级提上去之前，她不能再轻易进去了，否则对身体会有不小的损害。不过同样，当农场里的时间比外界慢的时候，她呆在里面，不但能得到额外的时间，身体也会受益。不过要怎么才能升级？研究升级农场一直是瞿益的工作，诸云华以繁琐复杂为由，一直不让她接触这件事，并且给了她大量的工作来支开她，现在想来，诸云华早就有意防着她这个农场主人。边长曦不屑地撇撇嘴，以为这样她就不知道了吗？升级无非是需要能量，而末世的能量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前期的石油气、煤矿等，一个是太阳能风能等，另一个，也是最普遍的贯穿始终的：有毒丧尸脑子里出产的晶核能源。前世除了被研究时，其余时刻玉镯一直戴在边长曦手上的，她发现只要不将晶核丢在仓库里，丢在其它地方过不了几天晶核就会消失无踪，而农场会随之发生微妙但可喜的变化。所以，接下去的目标之一：杀丧尸、打晶核。边长曦伸展伸展四肢，肚子一阵咕噜好叫，忙打开买来的手电筒在满地的食物中找吃的。与此稍前，顾叙挂断通讯，从腰侧枪套里抽出手枪，抬臂一枪一个，边上前边射击，将摇摇晃晃撞过来的丧尸爆头，同时左手小刀化作道道流光，每次出手就能收割一头丧尸。脑浆飞溅，丧尸一个接一个倒下，但拐角处仍源源不断地冒出来这些怪物，仿佛一只只闻到腥味的苍蝇，让人不胜其烦。“影子，我掩护你去偷车，这里不能再留了。”他话音未落，一道黑色的影子从身后的建筑里窜出去，顷刻间来到了街道对面一辆金灰色商务车边，用一条长长的钢丝探进车窗。商务车的另一边猛地扑出一个满口冒黄液的丧尸，影子眼皮也未抬，一个凝练的火球将丧尸轰倒在地。下一刻影子撬开车门，钻进去检查了一番，

又捣鼓几下，很快车子便启动起来，打了个弯撞翻好几个丧尸开到这里。顾叙头也没回：“带那些人上车！邱风，你来开这辆！”顾叙几人身后的二楼轰隆隆跑下来好些人，带头的是一个斯文俊雅托着枪的青年男子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学生，他们身后是三个男学生和十来个老少男女，不难看出，那些男女分成了两个集体，分别是其中两个男学生的家人。“怎么了这是要去哪里？”“天都黑了我们还是留在这里吧。”这些人惶急惊恐，看到如此多数量和恶心的丧尸，一个个都有些摇摇欲坠走不动路。俊雅青年便是邱风，他冷冷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目光里的杀气使他们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看了看现有的两辆车，一辆是八人座的商务车，一辆是邱云靠着的六人座越野，他手一指，“赵城及家人去商务车，郭子越和你的家人坐越野车，动作快！”没人敢有异议，分别上了车，赵城一家加上本人有六个人，郭子越那边是七个人，基本上将车挤满，邱风对身边那十八九岁的男学生道：“阿培，你们两个也去商务车。”顾培点点头，带着剩下的那个独身一人的男同学快速上车，邱风见人都坐好了，自己便跳上越野车，发动起来。邱云从越野车上让开，用受伤的手臂端着狙击枪，面色潮红气喘如牛，咧咧骂道：“特么的，人味就这么有吸引力？这怪物杀一个来两个，这要杀到什么时候？子弹快不多了！”说话间他又毙了两头丧尸，效率依旧极高。顾叙看了他一眼：“邱云，你也上车，去商务车。”又对另一个正在用钢管捶打丧尸，并且不时发出坨黄土压得那些丧尸爬不起的大汉道，“老武，去越野车帮邱风。”“好嘞！”大汉豪气地道，且战且退，跳上越野车一把关上车门，换了把微型冲锋枪探出窗口。两辆车先后开动，强悍牢靠些的越野车在前开路，商务车跟在后面，车门大开，邱云叫道：“老大，快上来！”顾叙等车真正提起速，确认后面来的丧尸不会对其产生威胁时，才拔腿疾奔，轻轻一跃，如同一只燕子轻逸非常地跳上车，嘭的一声，车门滑上。八人的车挤了十一个人，空间狭小，交织一齐的喘息声能听得人耳朵疼。驾驶座上的影子低声问：“往哪边开？”顾叙沉默了须臾。他们此时已经在市中心的边缘，本已找到地方准备修整**，明日再去找顾培第三个同学的家人，然而谁知已肃清过一次的街道突然间又冒出那么多丧尸。入夜后丧尸的嗅觉听觉会强很多，这他之前就看出来了，但今天的丧尸比起昨天的，似乎又难缠了不少，仿佛可辨其中进化的痕迹。莫非丧尸要开始变强了？那个女孩的话在他脑海中盘旋，新型丧尸么？市中心不能再深入了。他看着车外暮色渐浓，低沉地开口：“往北边行驶，那个新规划区的方向，尽快离开市区。”影子没有任何异议，通过手表通讯仪的队内频道向前面的越野车传递消息。邱云倒是面露诧异之色，看了顾培一眼，顾培低着头一言不发，他那个还没找到家人的同学一下子白了脸，慌道：“顾队长……”又对顾培说，“这是要撤退了吗？不找我家人了吗？阿培你帮我说句话啊，我……你们再帮帮我吧、再帮帮我吧！”他简直要哭出来了。

顾培抬起头看着他哥哥坚毅沉默的后背，心里十分愧疚。他知道若不是因为他，哥哥和战友们早已经能去更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市内兜转。他们找来的食物全分给了他和同学们这些帮不上忙的人，邱云哥还为保护他们受伤了。他也看得出来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现在还去市里风险很大，他怎么能够要求哥哥他们再去冒险？可是陈海涛他，他真的很可怜，要他怎么拒绝……他们四个男生是一个寝的，素日里称兄道弟感情极好，见陈海涛急了，车上的赵城忍不住开口：“海涛你别急，他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家人的。”“就是，军人不就是要为我们人民服务的吗？他们肯定是先把我们送到安全的地

方去，回头再帮你，甭慌，啊！”赵城身边一位大妈——估计是他妈这么说。其他人都一脸认同的样子。邱云眉梢一挑，似笑非笑的，不过他看看顾叙，没有出声。顾培听着这些人理所当然的口吻，握住了拳头，转过去皱眉看着他们：“你们在说什么？什么为你们服务？我哥救你们难道都是应该的？”他猛地想起，除了刚救出他们那会，他们感恩戴德说了一箩筐好话，之后就嫌这怕那，看到丧尸只知道躲喊哭叫，一个没照顾到他们就满肚子牢骚。他忽然发觉，哥哥他们的努力和付出如此不值，这些人根本没有发自内心的感激，反而觉得本该如此一般。那大妈嘴角一撇要反驳，旁边一个男的扯了扯她，这才作罢。赵城忙赔笑：“阿培你别生气，我妈有口无心的，她也是相信你们才会这么说。我们知道你哥几个都是好人。”顾培不是白痴，当然听得出他话里的敷衍讨好，唯独没有真心感恩。他问：“赵城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哥救出你家人是军人的义务？是必须的？你没看到学校的老师保安跑得比谁都快吗？还有大学城的警察，他们最先去砸商店抢东西。”赵城的妈咕囔道：“怎么不是义务？我们那么多税可不是白交的。你说这么多不就是要我们感激你吗？我们感激，非常感激行不行？等安全了要多少钱，你们说！”她撇撇嘴，“再说了，你们这有枪有人的，这么厉害不就该帮我们这些弱者吗？这孩子，都大学生了，思想素质学到哪里去了？”顾培气得满脸通红：“你……”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先他一步顶到那大妈的脑门，邱云咧着嘴痞痞地笑道：“跟这种人废什么话，直接一枪崩了不就行了？”他斜眼睨着目瞪口呆的一干人，“感激嘛，也不用钱来还了，直接把命还给我们多简单，还能早点省出空位来给老子躺躺。”那大妈吓得面无人色，其他人直往边上缩：“你，你怎么能这样？可别乱来……”“邱云！”顾叙终于发话了，邱云撇撇嘴，收回枪靠在窗上不说话。顾培嘴唇动了动，羞愧地深深低下头：“哥，对不起。”“没事，就当买个教训。”顾叙道，“以后要看清楚，不是谁都能帮的，也不是谁都稀罕你帮助的，不仅要看自己的能力，还要看对象。”他微微一笑，伸手过来揉揉弟弟沮丧的脑袋，笑道：“不过别人如何都不能成为你退缩的理由，你既然答应了要帮他们找回家人，男子汉就要言出必践，明天哥陪你走一趟市中心。”他扫了眼陈海涛，“你也一起吧，没你我找不到地方。”陈海涛忐忑地问：“就我们三人？”“嫌不够？”“老大！”邱云立马坐直，“这怎么行？他们两个都不抵用，太危险了，至少也要带上我！”影子也表达出不赞同的眼神。顾叙笑着拍拍邱云受伤的胳膊，弄得他龇牙抽气：“好好养伤吧，你们四个要保护十几个人以为很轻松？话说回来，伤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感觉好像有什么要从里面钻出来一样，全身都疼，而且我身上烧得厉害，头昏昏的，我不会要变成那种怪物了吧？”他自嘲。顾叙面色一肃：“别胡说！好好休息，一会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已是子夜夜色森然，高空不知何时挂着一弯镰刀状的血月，淡淡的血光洒落下来，为人世笼上一层可怖的阴影。不同于市区丧尸遍地游荡，郊区只有街道和住宅区里可以看到多一点的丧尸，工业区的仓库附近就只能偶尔看到孤零零的几头，还未靠近就被守夜的人干掉了。众多仓库中的一座，今晚守上半夜的是成海俊和那个有力量变异的周德，他们一个拿着把西瓜刀，一个拿着把大铁锤，刚刚合力杀了一头女性丧尸，成海俊喘着气问：“周德，你有没有觉得今晚的丧尸力气特别大？”他差点就被她一爪子打飞了，他看看手背被丧尸指甲蹭破皮正往外冒血的一道刮痕，狠狠皱眉：要不是他反应快，只怕这只手就保不住了，那指甲简直比杀猪刀还快。周德很有成就感，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力气是别人的好几倍，大家也都这么认为，那些崇拜羡慕的眼光令他浑身舒爽。刚

才杀丧尸基本上都是他一个人出力，虽然也觉得这头丧尸好像厉害了一点，但承认了不是显得自己不中用？他不在意地说：“是吗，我倒没觉得。”成海俊眉头不解，不单是觉得丧尸力气大了，而且他们好像变得非常暴躁，已经有四五头过来要攻击幸存者，前两个晚上可不是这样的。他不禁想起边长曦走之前说的话：“我感觉很不安，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从明天开始你遇到丧尸谨慎点，不要急着冲上去，先看看别人怎么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成海俊抬头望着天空中的血月，也感到了深深的不安。而此刻，仓库的背面，三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凑在一起。“……什么？玉镯没有拿到？你们怎么办事的？姓边的昏迷得那么沉你们还拿她没辙？”

“边同学，边同学，醒醒……不行，要送医院，看样子也是患上流感了。”“请等等，长曦是因为太迟睡了，先别去医院！长曦，你快醒醒啊！”感到有人在推自己，边长曦朦朦胧胧地张开了眼，头痛如裂，可下一刻她愣住了，入眼是极明亮的光线，原木大床，雪白蚊帐，开阔但整洁的房间，这、这分明是末世前她寝室的模样！正摇她的人见她醒了惊喜地说：“长曦，你终于醒了！太好了！”边长曦怔了怔：“莎莎？”眼前的人可不正是她大学两年唯一的室友陈怡莎？她和自己一样是江城本地一个大财团的千金，在家很受宠爱，人漂亮又和善，人缘很好，不像她，浑身带刺不修边幅。大学里别人对边长曦避而远之，只有莎莎愿意和她一个寝，平时两人关系也不怎么亲密，但在末世后两人流亡在外几乎相依为命。边长曦体质差，异能和玉镯空间迟迟没出现，在那两个多月里，要不是觉醒了水系异能的莎莎处处护着她，她早就死了无数回了，她一直感激在心，然而还没等她闯出名堂，莎莎就已惨死。她多年无法释怀。可是怎么会看到莎莎？自己不是被徐宏杀死了？她的心脏被洞穿，又被八阶火焰烧灼，饶是木系生命力绝顶顽强，也不可能活得下来，可现在是在……“哦，醒了？”旁边另一人放下手机，拿起温度枪在边长曦额上测了一下，“嗯，确实没发烧，边同学，你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边长曦疑惑地看着这个中年女人，一身干练套装，鼻梁上的合金无框眼镜使她显得严肃冷漠，但难掩那一丝关切，她不由摇了摇头。她迷茫了一刻，依稀记起，这位好像是她大二时候的辅导员，姓朱，为人古板严格，其实是个热心肠的人。末世之后她果断跟随第一拨人逃出了学校，混乱之中别说朱导，就是同班同学都没见着几个，后来听说没有及时逃出来的人基本上是凶多吉少。“这就好，看来没得流感，不过你自己也注意点，这种时候怎么能熬夜？还酗酒？万一抵抗力下降得了流感，现在医院最是危险，进去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出得来。”朱导说了一段，发现边长曦愣愣的没有反应，换了以前她早该挑眉毛瞪眼睛了。想起这孩子乱七八糟的家庭，朱导叹了口气没再说下去，转头轰走了在寝室门口看热闹的人，又叮嘱了陈怡莎几句也走了。边长曦眨了眨眼睛，流感？是了，末世之前全球范围内爆发流感，不断有人昏迷，而科学家和医生根本弄不清楚这是什么流感，所有人束手无策，整个社会开始混乱。其实，这次流感是个预兆，所有得病的人将成为第一批丧尸，末世由此到来，而该流感后来被戏称为T病毒。她看看一脸担忧的莎莎，忽然意识到什么，猛地坐了起来，握紧了双手。触觉有点奇怪。她低头一看，自己竟蓄着长长的深紫色的指甲，还有头发，是卷卷的大波浪，天知道这种头发在末世害死了多少爱美女性，她吃过一次亏，当时就用刀子把头发裁到极短。而这一切，都是末世以前的样子！此外，她左腕上还挂着一只羊脂玉手镯，就是这只玉镯，她妈妈的遗物，里面藏着一个农场，但她死之后玉镯应该也要跟着灰飞烟灭的。

她紧紧揪住被子，一只手慢慢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生怕自己会尖叫出来。可全身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莫非、莫非！她奇怪的模样令莎莎紧张：“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边长曦强行按捺住自己，绷住声线：“莎莎，现在什么时候了？”莎莎一头雾水，不过还是掏出手机：“早上九点十一分。”边长曦瞥了一眼，2013年5月20日。她死死瞪着那个时间。末世里的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那个刻骨铭心毁天灭地的时刻，今晚二十四点一过，整个世界都会重新洗牌，人类将迎来是史上最残酷最严峻的考验。还有十五个小时。她竟然回来了？“长曦你怎么了？”莎莎担心地问，“昨天你生日，喝了好多酒，还把当宝贝藏着的玉镯子拿出来戴，又哭又笑的，我都被你吓死了，你没事吧？”到底是在末世混过七年的人，边长曦自制力极强，很快冷静下来，此时她脑子里只有一件事，还剩下十五个小时，可以做什么？她甩了甩宿醉之后疼涨的大脑，又看看多年未见的莎莎，压下眼底的涩意，问：“看到我的手机吗？”莎莎苦笑：“你发酒疯时把自己的手机还有我们的座机都砸了，说什么被窃听了，你要打电话？我的借你好了，反正我有好多支呢。”边长曦面色一变，接过手机说声谢谢，手指有些笨拙地操作起来，毕竟好久没碰过这种东西了，一分钟之后她卸载了一款软件。“这什么软件？”“在你手机里下载这个，对方就可以监听你的通话内容，不用这么震惊，以我们两人家里的势力，对晚辈施行一点监控手段再正常不过。”陈怡莎脸都绿了：“怎么可能，我爸爸很疼我的！”不过想一想，边长曦虽然冷漠了点，但从来不拿这种事开玩笑的，又纳闷起来。疼爱？边长曦摇摇头，这种东西在利益面前算得了什么？她握着手机走到阳台上，望着远处绿树阳光，眼眶阵阵发热，手机被接起来的那刻，更是心潮澎湃。“喂？是哪位要找边大帅哥啊？”一个爽朗嘻哈的声音伴着摇滚乐传来。边长曦抵住鼻尖，镇定道：“是我，边小美女啊。你在酒吧？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方便说话吗？”“哎呀，小曦啊！等等哈。”那边安静了片刻，然后声音又响起来，这次严肃了很多，“现在可以了，你说吧，什么事？”“我要一张去苏城的机票，越早越好，晚上九点之前必须到。”“机票？现在流感这么厉害，机票有些难搞，你急着去苏城做什么？”“你就说拿不拿得到吧。”那边沉默一会：“拿是拿得到，但你要告诉我你去做什么？”他很认真肃穆地说，竟有点教导小孩的语气，“别是又追着哪个帅哥过去，小曦，现在外面很乱，你要是感染上流感，我怎么向叔叔交代？没有合理的理由，我不会答应你离开江城的。”边长曦鼻子里发酸，低叫了一声“边旷”。是啊，她去苏城做什么？末世来临之后，很多基地应运而生，其中离江城又近又牢靠的基地就是苏城基地，盖因苏城历来便是军事经济大城。她重生而来，自然可以利用这先知给自己找一份保障。只要尽快赶过去，弄到一套房子，或者只是住酒店也没关系，一是省了从江城逃亡到苏城的风险，二是那边开始建基地时她完全可以参与，凭她末世七年的经验，混个高层当当不是问题。可是，那样有意义吗？重生归来，就为了走捷径？到了苏城之后，做了人上人之后，就很完美了吗？人生就这样了吗？“喂？喂？小曦？你别不高兴，我只是……”边旷有些急了。边长曦笑道：“你说得很对，这个时候出行太危险了。”谁能保证末世就一定会在凌晨到来？要是早几个小时呢？别说飞机，坐公交车也很危险，而且去苏城的话，等于就葬送了这十几个小时的优势，没有准备就贸然迎接末世，太蠢了。“边旷，我能相信你吗？”她正色问。边旷吓了一跳，连忙道：“当然，整个边家，我只相信你，你也只相信我，这不是我们一早约好的

嘛？” “那好，有多少钱，全借给我！” 边长曦挂断电话，回到屋子不见了陈怡莎，她皱了皱眉，很快想到她做什么去了。她开始在寝室里收拾能带得上的东西，可惜她自两年前父母双亡后，为了麻痹家里那些亲戚，装得烂泥一样，连正经衣服也没有。 随便穿了一身，梳起大卷发，拿了个运动背包，装进钱包、水和一些卫生用品，顿了顿，她想，该和莎莎挑明了。 但是要怎么讲？末世的事一定不能全说，但再让她懵懵懂的？ 还没拿定主意，莎莎握着手机焦虑地走了进来：“长曦，我和我爸爸说了，他什么话也没有，只是说马上叫司机来接我。我是不是太冲动了？我只是不敢相信……” 边长曦默默地听着：“你准备怎么做？”

面对对方的诘问，王艳不甘心地道：“本来已经拿到手了，谁知道会被那妮子抢回去？也怪你，白天不敢来，不然我把镯子先给你她再嚣张也没用。” 那人不屑道：“藏个镯子都藏不住，王小姐真是有本事！既然你们没拿到东西，说好的报酬也只能算了。” 他转身要走，王艳忙忙拉住他：“我可是有出力的，要不是你今天才出现说要什么镯子，早一两天来事情也好办多了。总之是你的错，你说过要把以后的生存技巧告诉我的，你不能反悔！” 原来今天早上王艳向张育文抱怨要带上边长曦这个累赘的时候，正好被这个男人听到了，他急忙问这个边长曦是否是他要找的那个，然后又说想要边长曦身上带着的羊脂玉手镯，说是那镯子本来是他一个朋友的，是被边长曦强行抢去的。 手镯原本是谁的王艳和张育文不在乎，吸引他们的是这个男人说他知道这个世界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还知道以后要怎么做才能过上好日子。 反正边长曦半死不活，从她身上拿个镯子也不麻烦，末世的第一手信息谁不想要，两人就答应了。可惜镯子是偷到了，可这人白天不见踪影非要等到晚上再来，结果嘛，谁知道了。王艳向来是不肯吃亏的主，反正她是已经出力了，都怪这人自己早一点不来，所以那报酬还是要给的，必须的！ 男人冷冷一笑，手中蓦地拔出一把小刀来，冷森森地晃了晃，王艳低呼一声吓得缩回了手。一直站在后面的张育文见了刀眼角一紧，赶紧上前一步笑着说：“朋友别生气，王艳只是太着急了，你别怪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队友都在仓库里，只要喊一声立马就能冲出来，朋友既然是偷偷地来的，想必是不愿让人见到你，何必弄得这么拧呢？” 要说张育文也是有胆量有心机的，人家都亮出刀了他依然想着要挖点好处过来，换了王艳，被唬两下也就缩回去了。 他假笑道：“横竖就是一份信息而已，又不是什么宝贝给了就没了，朋友看在我们辛苦了一场，怎么也得意思意思不是？以后说不得大家还要打交道，就当交个朋友。” 他看着对方藏在鸭舌帽阴影下的脸，试探地道，“退一步说，你想要边长曦的手镯应该不仅仅是因为那手镯是你朋友的吧，毕竟都末世了，谁还在意这个？会不会是因为那手镯有什么玄机呢？” 王艳眼睛一亮，忙附和道：“就是就是！我说呢，怎么这么大费周折还偷偷摸摸的。哼哼，你不给我们末世的信息也没关系，我着就去跟边长曦说，有人想偷她的手镯。” 她得意地抱着双臂挑起眼角。 男人的脸已经很黑很黑了，只是夜色和鸭舌帽掩盖了他的脸色，他就那么站立着，握着小刀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张育文和王艳对视一眼，都没说话，不能逼太紧了，毕竟对方看着很有倚仗的样子，不是背后有人，就是本身真的是狠角色。 阴风低低地呼啸，这个夜晚分外阴寒，仔细看时空气中仿佛飘着一层血雾，并且越来越浓，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其中鼓噪起来。 王艳搓搓胳膊看着毫无灯光朦朦胧胧的四周，心里有些发渗，不耐地催道：“你到底考虑好没？” 话音未落，远处忽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王艳整个一悚和张育文对视一眼：“仓库里，传出来的？” 接着他们

听到仓库里好多人都醒了，他们叫着骂着哭着跑着，一片混乱，其中还夹杂着什么怪物嘶吼一般的声音。毕竟是在末世里混过三天的人，听着那声嘶吼，心里就是一个咯噔：丧尸跑到仓库里去了？！“叮！”旁边这个男人恰恰此时手中的刀子掉落在地上，他们疑惑地看过去，只见他刚才拿刀子的手蜷曲颤抖着，好像痉挛一般绷得紧紧地，血管鼓起来，同时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青发白，表皮甚至剥皮一样脱落下来，指甲迅速泛黑、长长、变得又厚又见。两人看得目瞪口呆。又听得霹雳啪啦一阵响，呆呆地抬头，只见对方身体乱扭着，顷刻间好像骨骼断裂又重组，整个身形拔高涨大了一圈，肌肉虬起，涨破了衣料，显示出可怕的爆发力。两人惊骇不能地边摇头边倒退，王艳脚一软跌倒在地上，以她这个角度正好看见对方鸭舌帽的脸，短黑眉、鹰钩鼻、表情阴狠，看得人心慌，但这一刻她眼睁睁地看见他皮肤青灰、鼻孔外翻，眼球暴出，嘴巴变得又大又烂，尖锐的牙齿暴露出来，腥水就顺着流出来……“呕……”王艳脑海中一片空白，胃里恶心得要死过去，身体还在依靠本能向后爬去，爬起来软绵绵跌跌撞撞地向远处逃去。张育文也好不了多少，他慌张地转头望了一眼，那个男人，不，那个怪物仰头张开獠牙嘶吼，桀桀叫着扑了上来。“啊——”张育文魂飞魄散，不管不顾地将身后的王艳往怪物身上一推，拔腿疯跑起来。“不！啊啊啊——”王艳的惨叫直冲云霄。边长曦睁开眼睛，入目是一片黑沉，但外面的各种各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却更加清晰。她掀开被子赤脚在地上走来走去，有些烦躁地揉了揉眉心。怎么会这样？她记得前世有毒丧尸的出现没有这么轰动的。末世第三天的晚上一如往常，只是子夜前后丧尸的攻击比以前强一点多一点，受伤的人也多了一点。有的人很幸运，攻击他们的丧尸还是没毒的，所以他们虽然受伤，但那是会给他们带来强大能力的伤口。其他伤员就惨了，第二天太阳升起之后，他们变成了丧尸，有毒丧尸，他们去咬人抓人，又制造出新一批丧尸。大概只有几天的功夫，世上就再无无毒丧尸这种东西，所有的丧尸都带着病毒，都会感染人。确实，有毒丧尸最初一部分是无毒丧尸进化来的，另外一部分则由幸存者直接变成，但边长曦不记得异变发生的那个晚上有这么热闹。她估计此时整个小区都被惊醒了，这意味着很多人家里的正常人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体发生了丧尸化，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其实有毒丧尸来得如此声势浩大，从某个角度来说，未必是坏事。它等于是以最嚣张的姿态宣告世人它的到来，人们也会拿出最高的警戒去对待它，因此可以很快观察出，这新型丧尸和以前的不一样，被蹭破点皮就会尸化送命，不像前世它不声不响地来，害了好多人被发现真面目。可是也正因为它来得急，又是在夜半睡梦之中，想想就知道会有多少人猝不及防丢了性命。边长曦当然不是因此忧国忧民，她现在很担心边旷。前世边旷健健康康地活了快有一年，“上帝爱说谎”的浩劫自然没拿他怎么样，所以边长曦这次也没有提醒他什么，可是当历史发生了改变，他会不会仍旧安然无恙？还有陈怡莎，她现在还好吗？还有白恒，大洋彼岸的他现在怎么样了？当然，还有顾叙。边长曦还是非常希望他能活得好好的。现在变成了前三个联系不上，后一个嘛，还是不要联系了，怪奇怪的。并且不止这些，历史的改变，说明边长曦前世的经验可能会成为废物，她无法再预知后面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她意料之外的大事件大人物，这让她感到不安。最不安的是她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历史的改变。有了这些思虑，又听着隔着墙壁正上演的各种惨剧，边长曦再无半点睡意。看看时间，凌晨三点多了，她呆

坐了会，到客厅打开两盏手电筒，将地上乱七八糟的食品等物收进玉镯农场，不需要分门别类，收进去之后农场仓库会自动归类。唯一不合人意的一点就是需要带着玉镯的左手触碰到物体才能将其收入，边长曦记得农场升级变大到某个程度之后，只需挥一挥手，视野里的物体尽皆能收进去，那时才叫得心应手。收完一地的东西，她腰都酸了。又将卧室里的大**、衣柜、书桌，客厅里的沙发、茶几、椅子、饮水机，浴室里的洗浴用品、梳子电吹风等物统统收进去，至于厨房里，天然气还没断，她还要做饭吃，就先放着以后收拾。这套间还没住过人，所以一应家具都是崭新的，不拿实在可惜，虽然以后可能获取到更好的，但边长曦早已养成了不浪费一点一滴的好习惯——在末世，尤其是早期两三年科技还没跟上的时候，任何资源都是宝贝。反正农场仓库大得很，也不怕装。搜刮一通之后，屋子顿时宽敞许多，边长曦站在中央手电筒光束的边缘，上方天花板咚咚作响，估计楼上的人正在打丧尸，弄得她这里吊灯遥遥欲坠。她移开几步，微微低头凝神敛息，猛地手一甩，一道拇指粗细的墨绿色藤蔓刷地疾射出，瞬间勾绕住客厅外防盗窗的精钢，另一端被她缠在手中。她向后拉藤蔓，先小力，后加大力度，那条精钢慢慢弯曲，然后叮的一声从中断裂开。边长曦一时没控制住，倒退了两步才站稳，愣了愣忙收回藤蔓仔细研究，上面只有些不明显的擦伤。她喜出望外，这一世她的木系强韧了好多，她现在才是一阶，照理说发出来的藤蔓应该是软绵绵的，不硬实也不柔韧，更经不起拉扯。定睛一看，藤蔓茎里面隐约有几条红芒，须臾闪电般地游开消失，她弄不明白这是什么，但潜意识里觉得不是坏事，便摇摇头抛开。她又站定，面朝着电视墙轻吸口气，凝聚起体内的异能，挥手又是两道木刺射出，叮叮两声钉入墙壁，但还没能让她高兴高兴，那两只木刺露在外面的部分慢慢垂下来，然后双双从墙上坠下。边长曦嘴角歪了歪，过去一看，雪白的墙壁才被打出两个极浅极浅的坑，蹭落一层灰而已。丧尸的骨头可比墙壁坚硬多了……她苦恼地捡起粗大的木刺，放在手里掂了掂，忽然两手一推扎进墙面，结果墙壁没被扎穿，反而木刺拍烂了，还震得自己指头抽筋。边长曦悻悻地揉揉手指，身后传来一声响动，转身，却迎上了一头丧尸恐怖至极的鬼脸。饶是心里素质不错她也吓了一跳，再一看，那丧尸趴在防盗窗外，因为刚才试炼藤蔓，她拉开窗帘打开了窗，丧尸就趴在那处，腥水直流的腐烂嘴脸贴在钢管断裂的缺口，朝屋内张口吼叫。边长曦上下看了看，顿时明白了，只怕是楼上打丧尸时将其推下来，这丧尸也厉害，居然挂在她防盗窗上面。“吼——”丧尸发现自己不能抓到面前的美食，暴躁地挠着防盗窗，用头撞着，猛地一下将头撞进钢管断裂处，卡住了。它瞪着凸出的没有瞳孔的眼珠，血水和腥黄的粘液从嘴巴里流出来淌了满地，随着吼叫到处喷溅，两只手向前尽力挣着，防盗窗被它弄得抖动起来。边长曦默默地盯着这头丧尸，果然是有毒丧尸的模样。虽然腐烂程度也比较严重，但相对而言比无毒丧尸要好些了，皮肤肌肉上泛着青灰色彩，指甲又尖又黑，口水也隐隐发着青黑色，张口喷出的气味除了腥臭味还有一种令人胸闷难受鼻腔发痒的气味。边长曦知道那是腐蚀的气味，有毒丧尸的口水具备一定毒性，现在的普通人最好不要过多接触，不会感染尸化，但溃烂长疮脱皮什么都有可能，异能者则危害小些。好在个把月之后，所有人基本都会对这些毒素产生免疫。所以末世后毁容者什么的，不会少……边长曦走到近处，跃跃欲试。当丧尸等级上来，他们会变得越来越齐整，有些高阶特殊丧尸除了行为迟缓、不能说话、肤色怪异、没有瞳孔等等非人类特征之外，乍一看长得人模人样，当然，手段也随之大气高端。还是那句话，如此原始野蛮的丧尸相

当令人怀念。最重要的是，她因为木系的脆皮和等级的落后，已经好久好久没试过亲手打晶核了。她灼亮的目光锁定这丧尸轻度流脓的脑袋，手一甩，一束绿色的东西紧紧缚住了丧尸挥舞的两臂。*****抱歉，今天有点迟了，忘记存稿箱里，下课才赶回来发的，这章没什么内容，下章会出现点人

细韧的藤蔓紧紧缠住丧尸的手臂，丧尸挣扎起来，无奈头卡着，进进不得、退退不得，它异常狂暴愤怒，防盗窗被弄得严重变形，螺丝钉开始松动。边长曦忙又发出一条藤蔓，将丧尸连同防盗窗一起绑住，一端自己拉着，从藤蔓上传来的巨大拉扯力令她暗暗吃惊。接着丧尸崩开了手上的藤蔓，指甲一挥将边长曦拉着的藤蔓轻易割断，边长曦不再迟疑，从玉镯里取出消防斧，一斧头下去，丧尸脑袋滚落，再手柄一倒，将无头丧尸从防盗窗上弄下去，半秒钟后就听到彭地一声落地声，同时下面传来几道丧尸的吼叫。楼下有不少丧尸呢。她关上窗拉上帘，弯腰看地上的头颅。室内只有电视墙边的盆栽上挂着两只手电筒，光亮已经有些暗淡，所以套间里可见度不高，如果此时有人进来，看到一个女孩子弯着腰用大斧头滚动一颗湿淋淋的半腐烂头颅，只怕会吓得不轻。后续更为暴力，边长曦找准后脑一个位置，抡起斧头劈下，两下下砸出一个豁口，搅了几下，刮出一个硬邦邦的小物体，她蹲下去，左手倾斜，玉镯农场里的溪水涓涓地从她指间流出来，洗干净的晶核有拇指一个指节那般大，白色，对着光可见许多杂质，质地浑浊但表面光滑。“果然是白核。”边长曦叹口气。末世能出晶核的包括有毒丧尸和变异动植物，前者是百分百出，后者就要看运气了。他们出产的晶核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分别有金黄色、绿色、蓝色、红色、土黄色和白色，前五中有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而白色，无属性。其实除了这六种颜色还有一种颜色，不过，边长曦眼眸暗了暗，不提也罢。这种分类其实可以看出问题了，没错，元素型中的五行元素异能者只能利用与自己相同属性的晶核来吸收能量、修炼，而其他异能，包括普通型、特殊型，甚至元素型中的衍生系如雷系、风系、冰系、雾系这些，都只能用白核。有可靠数据显示，十枚晶核中，九枚是白核，剩下那个才有属性，这意味着五行系异能者如果只靠自己，要杀大约五十头丧尸才可能得到一枚符合自己属性的晶核。从供求关系上来看，白板与彩色晶核地位等同，但实际上两者价值差别很大，一枚有属性晶核一般能兑换一枚半到两枚白核，甚至更多。辛辛苦苦打到一枚晶核自己却用不了，这绝对是非常郁闷的事，尤其在急需的时候，但边长曦没有这种烦恼，她用不了不是还有玉镯农场嘛！她很开心地将手里的晶核扔进玉镯，人也跟着进去看了看效果，可惜那晶核掉进小溪之后就趴着不动，俨然成了一堆鹅卵石中的一颗。边长曦不敢在农场里多呆，很快出来了，把丧尸残破的头颅扔出窗去，引出溪水洗干净手，然后拎着手电筒进厨房，拿个大面盆舀米，注水，淘洗干净，倒进高压锅煮。感谢房东还留了个崭新的高压锅——边长曦之前压根忘记准备这东西，否则真要巧妇难为无电之炊了——5.5升，生米还有将近两袋四十斤，足够煮了，她准备趁现在天然气没断、套间安全，尽量地多煮几锅饭。断了电的冰箱里只有一板鸡蛋，本来是准备全部做水煮蛋的，方便耐饿好携带，不过既然有了农场，她心中大定，就只煮了十个，剩余的煎荷包蛋、炒香肠蛋花、煮糖水蛋，一出锅就用保鲜碗装好放进农场仓库。她甚至还用空出来的锅熬了一锅香喷喷的粥，在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一边遗憾手边没有更多的食材。天快亮时，套间外忽然传来呼救声，防盗门被大力拍响，一个男人大叫着“救命救命，快开开门，有丧尸！”边长曦正吃着荷

包蛋配白米饭，一边从肉罐头里夹出一条湿牛肉干往嘴里塞。这个牌子的牛肉干居然特别好吃，沙嗲口味，有嚼劲，她决定以后打劫超市时要多多地拿。她一边咬着，一边凑到猫眼后，看到了一个仓皇狼狈的男人的脸，他一边拍门一边转头往后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一样。她微微眯了下眼，这男人眼神闪烁，表情虚假，有问题！又等一会，果然不见丧尸影子，边长曦摇摇头，回去继续吃饭。“靠！臭婊、子，给老子开门！老子知道你在里面！”大概是演戏久而无效，门外那男人愤怒地踹了下门，边长曦目光一冷，不过还是不理睬。敢上来使诈，定是知道这屋里只有她一个女子，至于为什么找上她，大概是煮饭时候高压锅太响，并且香味散发了出去，对方知道她这里有食物。若是这样，应该是住在上下楼和对面的人。她想起昨晚楼上传来打丧尸的声音，后来那丧尸被推下来挂到她的防盗窗上，楼上就没了声音。而听打斗时的脚步声，打丧尸的至少有两个，会是他们吗？她洗了碗，把屋里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扫进农场，这时外面的谩骂已经停止了一会，换了一个有礼的敲门声：“里面的小姐，打扰了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我是楼上的住户，刚刚杀丧尸清理楼道，饿得前胸贴后背，正好屋里没吃的了，你看你能不能分点食物出来，不用多，一块面包一瓶水就行了。”这次换了一个人。傻瓜才信前后两人间没有关系。明明是讨吃的，还要提起“清理楼道”，不是隐形的威慑就是想博取崇拜。边长曦嗤之以鼻。但她还是隔着门用惊讶的语气问：“你清理了楼道？那应该杀死不杀丧尸吧，你可真厉害。”“过奖了，就是靠蛮力罢了。”“那你肯定长得很强壮，你能后退让我看看身材吗？——你别介意，我最讨厌没用的人，刚才一个孬种扑到门前喊救命，我没理会，不过你要有真本事的话，我倒乐意开门让你进来。”*****存稿箱里有货，却忘了设定日发布，正好今天又出去玩，拖到现在我有罪。为了道歉今天加更，正在修改中会晚点发

纯粹是一个现实主义女人的口吻，崇拜强者，投资强者，并且乐于依附强者。门外的男人本来想着要是这女的轻易开门的话会不会有诈，毕竟她刚才鸟都没鸟阿文一下——阿文就是喊救命后又恼羞成怒的人，可是她如果不开门，自己真的砸门？但对方这句话一说，他顿时明了了，这女人没同情心但功利啊，这就好对付。不过他又看看自己的身体，虽然自己一夜之间力气暴涨，但肌肉没什么显著变化，乍一眼很难看出是个大力士。一定要取信于她哄得她开门再说。想到隔着一扇门里的大量食物，还有从天没亮时就不断飘出来的热米饭香味，口水就流出来了。男人左右看看，计从心来，极隐晦地给蹲在门边伺机而动的同伴阿文使了个眼神，自己走到楼道的窗边，一个用力掰下一根钢管，兴冲冲地回到猫眼前，又两手一拗，钢管轻而易举地从中折断，他说：“小姐，你别看我不太强壮，但我力气很大。”边长曦微微扬眉，又一个力量变异者，那么另外一人呢？如果还有第三人呢？担心太多没意思，自己不开门他们也是要破门的，而屋子里被她搜刮得空荡荡，不能让人看到，自己也没兴趣和他们墨迹。她说：“看来真的是的，那好，你进来吧。”她依次打开三道保险锁，最后一道打开，她朝外推出门，一个女声急喊“别开”的同时，有一个人影迫不及待地扑进门缝，扒住门框，狠狠地要挤进来。边长曦一眼认出这就是求救的那人，她微微扬起嘴角，手中消防斧高举，斧背朝下猛地砸在其天灵盖。阿文屁也没放一个眼一翻到地。边长曦一脚踹开他，闪身出门，又反手关门，正对着门口的力量异能者这才反应过来，挥舞着两截钢管刺过来，边长曦五指一张，一条藤蔓缠住他两脚，她往旁边躲开，他就迎面摔

在她站过的位置，脑门恰好磕在防盗门上，震天巨响。边长曦笑着走近，对砸得七荤八素的他说：“抢劫我？下辈子吧。”直起身一斧头劈下去，男人尖叫着两眼一翻昏死过去，其实边长曦的斧头只是砸在他脖子旁边的瓷砖地面上。她歪嘴，就这点胆量也好意思出来混。她等待了片刻，楼上楼下都没人再出来，看来这两人没有更多的同伙了。她转身看着对面304的门，刚才那声“别开”就是里面传出来的，她记得304住着一家四口，而且前后两拨丧尸降世他们好像都没出事。边长曦觉得人家好意提醒自己，就这么走掉好像不大礼貌，她上去敲门：“你好，刚才多谢你们的提醒。”过了一会儿才有个男子中气不足强作镇定地回应：“不客气不客气，猫眼里看到他们两人的动作，孩子妈就叫了，姑娘你别嫌我们多事就好。”边长曦指了指地上两人：“这两个人只是暂时昏迷了，他们醒来可能会迁怒你们，而且他们没抢到我也许会骚扰附近住户，你们小心点吧。”说完她用钥匙锁住303的门，钥匙滑进口袋，其实是收进玉镯，然后转身要走，咔哒一声，304打开一道缝，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用大大的充满血丝眼睛看着边长曦：“大姐姐你是要走了吗？”边长曦点点头，看得出来，这男孩子脱水蛮严重的。“不再回来了吗？”“嗯。”“那你是要去哪里？”边长曦不说话了。男孩子有些紧张，结巴地道：“我、我们家快没吃没喝的了，爸妈、爸妈想出去找食物，但不知道怎么办，大姐姐你是厉害的人，你知道怎么对付那些怪物吗？离开这里又应该去哪里吗？”他爸妈赶紧拽了他一把，把他拉到身后去，门打开得更多一些，边长曦看到一对年纪不是很大的夫妇，他们身后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每个人都十分憔悴，但孩子的脸色明显要比大人好一些，想来是水粮都紧着孩子们先吃。夫妇对边长曦点头哈腰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啊，这孩子从小问题就多又爱麻烦人。”边长曦觉得这家人大人还没有孩子来得镇定和有勇气，心里便有些不喜，末世七年这样畏缩的人绝对是最低层的那种，而且看他们的衣服，显然没出去打过丧尸，都已经第四天了，不为自己为了孩子也该试着去接触这个新世界。可是没有，这不仅仅是勇敢的问题，还是责任感的问题。不过她盯着那个抱着洋娃娃，两眼空洞紧抓着父亲衣角躲在后面，显然是吓坏了的小女孩看了一会，心里叹了口气，说道：“对付丧尸，前提是不能害怕，目标是砍下脑袋，障碍是无论被咬还是被抓，都会被感染变成一个新丧尸。至于离开这里去哪，政府广播，让幸存者去新规划区，必要时候会有军队开去带领民众前往苏城的基地。”她停了一下，看着男孩子说：“我建议你们要行动就快点，丧尸只会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很快就会成为一片尸海。而政府和军队不会等所有人，更不要奢望会有人来救你们。时代已经变了。”这番话说得男孩若有所思，他希冀地看着她：“大姐姐你也要去新规划区吗？能不能带上我们？”边长曦冷淡地摇头：“我不和无能的人同行。”一家人脸色涨红，边长曦再无负担扬长而去。这么一段话，算是还了那句警示，她最不喜欢欠人人情，每每回报总要高出对方的付出。再者他们一家确实惨淡，时下有亿万家亿人如此凄惨绝望，边长曦当然不可能悲天悯人，但已经亲眼看到了……好吧，诸云华曾说她性子冷淡，手腕果决，睚眦必报，但总会不合时宜地动起恻隐之心，真是一个令人无奈的缺点。他的背叛令她的瞳孔失去更多温度，但似乎仍旧没有抹除这个缺点，边长曦想想，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她会言语提点，却绝对不会脑子进水带那四个人上路——至于为什么不留点食物给他们，她两手空空无法从玉镯里拿东西是其一，那两昏迷兄窝里应该多少会有点吃的，男孩没能耐拿的话她也无可奈何——只要把握其中的度，留点人性傍身不是坏事。

楼道里没丧尸，不过也没有杀丧尸的痕迹，那力量异能者果真是吹牛。边长曦从玉镯里取出黑色登山包，里面放点吃的装样子，然后又隐蔽地取出机车，小区里游荡的丧尸不少，不过边长曦没空跟他们周旋，骑车出公寓楼，十分有技巧性地突围，一口气冲出小区驰往第一个目的地。

有毒丧尸出现前后，大部分水源被污染得又黑又臭，同时伴随区域性乃至全面的断电，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一种原始状态。接着大多居民家里存食耗尽，被迫纷纷出去找水觅食。随之而来的，是各个商场、超市、粮库被哄抢。

但边长曦不是冲这个来的。她有农场，现成食物的吸引力大大降低，她有七年眼光，比起一时抢不完的食物，更为重要的是有限的、重要的消耗品。一是石油，二是枪弹。

枪弹除非洗劫城里的公安局派出所，否则基本很难搞到，石油就容易得多，她早已在地图上将各个加油站圈出来，并分别选定了几个有价值的目标。所谓有价值，是指油罐车，比起把车油箱加满然后收集几桶油带走，弄一辆满满的油罐车显然一劳永逸。但油罐车不是消防车，不会在院子里原地待命，通常倒了油就走，边长曦就很少见到加油站里停有油罐车。

中石化油库、分公司之类的地方倒是不乏那家伙，但那地方远又危险，还不如去大型加油站碰运气。前世边长曦就遇到过一支小队，他们队伍里就有数台油罐车，一路卖油发财。一问才知道，原来一个队员是油罐车司机，和两个同事运油时因为一点意外就近停在一加油站，谁知当晚就是末世，连油带车都保存完好。

边长曦的队长一拍大腿悔不当初，因为那个加油站他们曾擦肩而过。边长曦行驶二十公里后，靠边停车，看向公路旁边大型四合加油站，一眼便看到院子里停靠的三台油罐车，轻轻吁了口气，幸好还没被开走。

选择租住新风小区不是没有道理的，为的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她迎着风观察了一会，微微皱起眉。这里是旧城区通向新规划区的主道之一，前方就是高速，公路两边没有太多建筑，适合作案，但加油站本身因为大，职公宿舍、快餐厅便利店应有尽有，可以看到楼房里游荡着不少丧尸，空地上也有两头，她无法同时对付这么多丧尸。

现在才早上六点半，再过一会儿必然会有人经过，那时就只好办了。怕什么来什么，边长曦念头才落，她过来的方向就开来了三辆车。一辆是越野，一辆是大巴，一辆是货车，边长曦越看越觉得眼熟，糟了，这阵势不就是那卖油发家的猛虎小队吗？

她立马跨上机车，沿着草坪斜坡冲进加油站，两头丧尸吼叫着扑过来，她将它们甩在身后，跳下车将车收起来，左手按在油罐车上，一口气连收两台，想了想，最后一台还是留给人家吧。已经听到引擎声，边长曦不停留地跑进便利店，便利店里无比凌乱，货架倾倒，饮料面包到处都是，地上还有干涸的血迹，一直拖到外面一辆大众速腾上。边长曦估计车主人进来拿吃的，但被店里的丧尸发现并攻击，逃亡不力，最后在自己的车上被咬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丧尸会在外面。

她顺手把还唯一立着的货架上的曲奇饼干和方便面往农场里搬，一边观察外面动静。两头丧尸本来已经追过来了，但后面车队到来，更多的人气让它们果断放弃边长曦，转头跑过去，快餐厅和宿舍楼里也传出不耐的吼声。

“靠，这么多丧尸！” “不是说有三台油罐车吗？怎么只有一台？陈大兵你敢诓老子！你知不知道老子饶了多少路过来的？” “猛哥，我刚才看见好像有摩托车冲下来，怎么不见人了？” “猛哥现在还是先对付这些丧尸吧。”

七嘴八舌，然后是分派命令和打斗的声音。两个人进了便利店，边长曦忙躲到收银台后面。 “猛哥你别太失望了，有一台车也不错了，八吨的汽油呢，可不是谁都拿得到的。” “你懂什么！为了这三台油罐车，老子连超市都不跟人去抢直接赶过来了，我还

想靠这石油……陈大兵这崽子！不行，石油就这么点，我们食物也不多，新规划区连超市也没两个，一路去苏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虎子，你一会带人回去抢一些货回来。” “猛哥，折回去？” “嗯，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人先去新规划区，你留下来负责我们的物资。就这样，我马上去安排。” “大步出门，‘来两个人收吃的！’” 便利店里张虎独自站着冷笑两声：“把我留下当后勤，你自己好先去张罗关系，以后我不更是要指望你？真是好主意。” 但随即他想起刘猛堪称神奇的异能，又一阵沮丧，恨恨道：“等我也有异能了，我要你好看……” 边长曦扬眉。

前世猛虎小队苏城基地也是颇有名气的，因为卖石油攒下第一桶金，去基地又早，又懂人际，所以他们抓住了发展的黄金时机，还建立了猛虎狩猎团，颇有几分影响力。但传闻他们第一第二把手也就是刘猛和张虎不和，狩猎团鼎盛时期刘猛出任务身亡，有人就怀疑是张虎下的黑手，事实如何边长曦不知道，反正猛虎狩猎团很快解散，张虎也不知去向。这次她抢油罐车的行为会不会使得两人矛盾提前爆发？便利店里三人开始收拾物资，张虎走到收银台这边，突然低喝一声：“谁！”边长曦避无可避，只好进入农场。张虎生怕是丧尸，飞快后退，等了一会儿没动静，叫两个收物资的手下去看，没有任何发现。张虎夹紧眉头，刚才也是看到有人骑车冲进加油站，然后就没影子了，他觉得自己的视力感觉还是很敏锐的。上次边长曦在农场里呆了五六分钟感到呼吸不畅，早上一枚白核似乎使农场发生了一些改变，她这回是在十分钟后才难受起来，但这也够呛了，她无法探查外面的动静，一直咬牙撑着，一直到实在受不了才从里面出来。便利店里已经没人了，整个加油站也不见人影。也对，农场里十多分钟，外面应该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边长曦等了很久也没发现异常，终于小心翼翼地店里出来。

地上倒着四五具丧尸，另有五六头丧尸在远处马路上散布徘徊，应该是追着刘猛等人出去然后就停在那里了，这样看来加油站里除了她应再无活人。丧尸的脑袋都还完好，她眼睛一亮，轻手轻脚地上去，用斧头砍下头，然后用小刀沿着枕骨大孔伸进去捣弄，挖出了四枚白核和一枚水属性的蓝色晶核。收获不菲啊！白核全扔给农场消化，蓝核收进仓库。她四下扫了一眼，不少废置的车子，不拿一辆好像说不过去，不过只有那辆速腾品质最好，她过去一看，钥匙还插着。她说了句抱歉，把车主连着脑袋的破烂西服扯出来，手下忽然摸到一个硬硬的小东西，摸出来一看，一把黑色遥控钥匙，再看钥匙孔上已经挂了一把，她就把这把收起来，卸下坐垫，清扫了一下，熟门熟路地给油箱加满油，然后坐进去发动，她前进倒退熟悉了一下，看着被引擎声引过来的丧尸，正要才油门，蓦然仿佛见鬼一般表情凝滞住。两个男人打开车门钻进来，副座上这个一把冷冰冰的手枪顶着她的太阳穴，一手扫开她手边的小刀：“开车！”边长曦侧眸看他。张虎！这厮居然没走。守株待兔？她抿住唇，丧尸已经逼近，她踩下油门，拉手刹，一个甩尾漂移，撞翻两头包抄过来的丧尸，驶上了公路。“往旧城区开。”张虎被这女生的车技惊讶了一下，有两把刷子。他观察着她，把她丢在副座上的登山包扔给后座的手下：“看看。”手下快速检查了一番：“都是吃的。”张虎又有些意外：一样武器都没有？他瞄了一眼，抓了包纯牛奶让手下打开，狠狠吞了一大口，心里发出一声喟叹，末世之后自己就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牛奶了，刘猛那混蛋管食物管得很严，可天知道他私底下吃得怎样地嘴角流油。他问：“你从便利店里出来，可是我之前找了好几遍都没看到你。”边长曦专心开车。枪口用力顶了一下，车子一个滑行，她连忙稳住方向盘，面无表情地

说：“我的异能是隐身。”张虎眼睛一亮：“异能？你也有异能？隐身？你能隐身？”边长曦鄙视他的言辞。张虎大概也发现自己表现得太白痴了，忙清清嗓：“为什么要躲起来？”“你们人多，又不像善类，我只是想找点吃的，不想惹麻烦。”“之前我看到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加油站，那个人就是你？你的车呢？少了的两台油罐车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我，我一直在便利店里，看到有人从马路上下来，但是一眨眼就不见了。至于油罐车，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去关注那些不能吃的东西？”“那人长什么样？”“没看清，车速太快了。”张虎看看登山包里的东西，忽然冷笑一声，枪口狠狠抵着边长曦的颞下：“撒谎也要像样点！你什么时候进的便利店，为什么丧尸没有吃了你？既然进了便利店，为什么你的包里只有这么点东西？”边长曦被顶得最大幅度地仰起头，火辣辣地疼，勉力看着前方的路，车子歪歪扭扭：“我在开车！”“停车！”边长曦停车，张虎的手下车把她拉下来丢进后座，自己开车重新上路。张虎掀起边长曦的短发拖近，再次拿枪口堵着她额角：“说实话，你再敢骗我我崩了你！”崩你妹！边长曦心中大怒，同时检讨自己太大意了。抢油罐车是其一，贸然走出便利店是其二。她低估了对手的耐心细心以及狡猾，也因为自己是重生者就想当然地自以为是了。另外她很庆幸自己没当着张虎的面从农场里收拿东西，不然农场就暴露……也不一定，她可以编自己是空间异能者，就是恐怕油罐车和机车要危险了。她忍痛道：“我只比骑摩托车的人快一步来，是隐身进便利店的，隐身时丧尸察觉不到我。为什么没拿更多吃的？因为接着你们就来了。我根本没时间。”张虎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他又问：“你在丧尸脑袋里挖什么？”边长曦咽了口唾液，仰着头实在太讨厌了。她说：“我曾经看过有人从丧尸脑子里挖出东西来，就想自己试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清楚。”“东西呢？”边长曦要伸手进上衣口袋。张虎喝道：“别动，我拿！”拿你妹！我都收进农场了。东西进出都必须通过左手，她没办法隔空取物。她左手心朝后，心神一动，三妹白板晶核落在座椅上。而张虎发现她口袋里根本没有东西，怒道：“东西呢？”边长曦也露出诧异紧张的表情：“怎么可能？是不是掉在哪里了，我口袋浅。”张虎看看她：“你挪开一点。”三妹晶核显露出来。张虎紧盯着不放，他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丧尸脑子里居然会长出这种东西，看着像宝石，一定大有用途：“快！快拿给我！”他放开边长曦细细端详晶核，颠来倒去对光研究，又怀疑地斜眼问：“五头丧尸只有三个这东西？”“有两头好像没有。”张虎的手下频频探头看：“虎哥，这是什么东西呀？”“开你的车管这么多！”张虎把晶核收进自己口袋：“这要交给猛哥看看才知道。”说的好像刘猛是元素分析仪似的，但边长曦知道他一定会独吞，她摸着肿起来的额角，手掌挡住了眼中的冷光。干掉这两人？目测这两人没有异能，自己用藤蔓首先夺枪，再捆住他们，一刀一个，不难，只是要防范他们挣扎时闹出车祸。她手指轻动，此时此刻前方转角却出现一辆货车，车上有两个人，速腾停下，那两人忙下车过来：“虎哥来啦。”又看看边长曦，“虎哥你冒险等这么久就为这娘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嘛。嗯，还挺漂亮的，但肉都没两斤。张虎对边长曦一笑：“你别小看人家，她可是个异能者呢？”“异能者？真的？和猛哥一眼可以堆出土墙？”他们顿时崇拜兴奋。张虎心中抑郁，不就是几道土墙，值得你们这样？赶明老子一定比他更厉害。他道：“她可不是土墙，而是隐身，对吧，这位，叫什么来着？”“我姓李，李欣。”边长曦胡诌。“哦，

李小姐啊。”张虎转头对三个小弟道，“一会我们去找物资还要多靠人家呢？李小姐你会帮忙吧？”

乐购是 XX 马路上的一家大型超市，超市大楼分为四楼，一楼是各进驻的店铺，四楼是休闲娱乐场所，超市占据二、三楼。乐购左右是一些冷饮店、快餐店、西点店、饰品店，肯德基和牛排先生的招牌尤为醒目。此时乐购前面的停车位上，不但乱七八糟停放着废弃的轿车，还有好几辆大卡和越野等，有一辆卡车里还有司机待命。空地上丧尸和人类的残骸很新鲜，几十头丧尸堵着超市紧闭的大门，再听里面传来的喊打喊杀声，可知不久前有一批人冲进去了。张虎的手下把车停在街角阴影，提心吊胆地看着那些嘶吼的丧尸：“虎哥我们怎么办？要不再换一家？”张虎骂道：“都已经换了三家了，哪里不是这样？”手下小弟心说，骂他有什么用，他也希望有一家大超市大门全开人影全无，任他们进去搬个够啊。可是一家家不是在闹市，丧尸多得可怕，就是已经有人进去了，就前一家还被一群悍匪清场，稍微靠近点人家就能朝你举枪。MD！哪里来的牛人？“那、那虎哥我们该怎么办？”张虎狠狠地抽了口烟：“大的抢不了就去抢小的，我就不信杂货店我都进不去！开车到那边路口！”边长曦忽然手一指：“看，那个卡车司机。”张虎和小弟都看过去，只见那个待命的司机是个老头，瑟瑟发抖地窝在车里，不时趴到车窗上偷看外面。“司机怎么了？”“唉？奇怪，虎哥，丧尸没要咬他。”张虎定睛一看，擦，人家脖子上挂着一串大蒜：“这都有用？”边长曦淡淡地道：“他不但挂大蒜，而且还把大蒜捣烂了涂在身上，他还抹上了丧尸的脑浆口水和肉末，这才骗过了丧尸。”手下小弟“呕”了一声：“这么恶心？”张虎看着她问：“你想说什么？”边长曦道：“路口的便利店已经有人盯上了，你们要另外选个目标，这边过去有一条步行街，附近不乏小超市，但开车是不行的，会把周围的丧尸引过来，你想顺利地拿到东西不但要步行，还要做一些准备，不然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丧尸扑倒。”她补充说：“你不是要我当敢死队吗？我只是不想因为你们的无知而送命。”张虎恼怒：“口气放客气点，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她无所谓地撇开脸。虽然可以装作小白花令对方放松警惕，但边长曦知道张虎是很多疑的人，或许装作冰冷、不合群、不识好歹更能解释她为什么会一个人出现，更具可信度。此外她本身也不愿意向他卖乖讨好，那就不如冷言冷语到底，他总不会因为这个杀了自己。张虎的小弟忙道：“虎哥你看！”路口的十足便利店果然有五个人进去了，和店里的两头丧尸缠斗起来，张虎皱眉，他怎么没注意到那些人？幸好没有过去，人家手里都拿着家伙，自己加上这女的也才五个人，抢不过不说还可能被推出去喂丧尸。他看了看边长曦：“说说看，要做什么准备？这里可没有大蒜。”边长曦回答：“我们可以弄到丧尸的衣服披上，应该有一定效果。”大蒜用处几近与无，那个老司机之所以没被丧尸发现，一是车窗关得紧，二是身上涂了丧尸的东西，不过那都是毒物，老司机不出两个小时就要全身起疹子了。她目光扫了扫，离车较近的地方有两具死丧尸，虽然被打得稀巴烂，但衣服勉强还可以用。张虎看了边长曦两眼：“那好，你去弄三件丧尸的衣服来，顺便把他们脑子里的东西挖给我，别耍诈，我的枪指着你呢。”边长曦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挖总要有工具吧？”张虎把她丢在车上的小刀扔给她。边长曦趴在车窗上左右看看，又扫了眼后视镜，悄悄下车来到阳光底下。五月底的阳光带有熨人的温度，将街道上的阴气冲散不少。边长曦深深吸了口气，吐出，舒展一下四肢，快步将最近一具丧尸的外衣剥下来套上，强烈的腐臭味令人窒息，不过为了

保命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她把丧尸滚在一边的脑袋扳过来，小刀抠了抠，又伸手摸了摸，摸到晶核丢进农场，脸上却露出没有收获的失望表情。然后又换下一具丧尸如法炮制，眼角却一直盯着五米处，一辆客车车尾走动的丧尸。她不动声色地割下丧尸衣服上的扣子，抓在手里。“嘿，那女的你在做什么呢？”忽然一个娇脆的声音响起，边长曦刷地抬眼，是搜刮十足便利店的人，一个穿红衬衣的女人站在门口双手叉在胸前看着这边，嘴角挂着幸灾乐祸的笑。边长曦转头，车尾那丧尸四下寻找声源，然后猛地发现了她，低沉地吼叫一声就蹒跚过来。她忙伸进丧尸脑子抓出晶核，掉头往速腾跑，谁料张虎那个混蛋对她举着枪：“别过来，杀死那头丧尸！过来我就开枪了！”边长曦冷笑一声，扣子朝他扔了过去。张虎低叫躲避，枪走火，他顺势后倒。边长曦一直紧盯着他的枪，走火的那瞬及时前扑就地一滚，子弹射在水泥地面。她手中多出一把遥控钥匙，开锁键连接两次，速腾四门咔哒响过，全解锁了，她伸手一钩，将左侧两道门全拉开，然后绕过车头拔腿飞奔，追她的丧尸发现车里有两个活人顿时转移目标，朝张虎扑去。身后传来张虎的喊叫和连续枪击声，边长曦嘴角勾了勾，前方猛地出现两头丧尸，她急忙调转方向，而乐购门前的丧尸、附近隐匿在阴暗里的丧尸多数被枪声惊动，如蝗虫一般涌过来，偷偷潜伏着收集物资的幸存者哪里还镇定得了，被逼出来拼命逃跑，有的刚打开车门就被丧尸抓住，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十足便利店前的女人再也笑不出来，震惊地看着这一幕，她的同伴有四个人，一边往包里塞东西一边跑出来，惊得低叫：“别愣着，快跑！”边长曦从容快速地在车辆中穿行，见那五个人要走，两眼一眯，左右扫了扫，小刀扎破身边一车的车玻璃，抓出里面的招财猫，用力投向红衣女人。

红衣女人惊呆了，身边的男人一把拽过她，招财猫便砸烂了便利店的大玻璃，哐当大响。男人转头怒骂边长曦：“你疯了！神经病啊！”边长曦只抬高声音喝斥红衣女人：“杨晓雯，你故意弄出动静，弄得丧尸暴动，就想这么简单地走了？”能来大商场附近觅食的有几个是懦弱的？逃命的人们听了这话顿时恍然，有几个最凶悍的叫道：“靠，原来是这娘们坏事！”“杨晓雯是吧，等老子逃过命再找你算账！”杨晓雯犹自不知麻烦临头，震惊地问边长曦：“你怎么知道我名字？”边长曦凉凉一笑，看有丧尸包围他们一行了，转身向反方向逃去。怎么知道的？说起来杨晓雯还是个名人。前世苏城基地里有几个十分有名的交际花，说得直白点，就是各个势力的公关小姐，比起普通妓、女要高级一点，但无非仍旧是为一些强者和实权人员提供特殊服务，以此为自己的组织谋取利益。边家的边薇如此，这个杨晓雯也是如此，同行是冤家，又都是美貌女子，她们两个顺理成章地成为死对头，因此边长曦在边家的那段时间常听到杨晓雯这个名字。如果说边薇是小百花，表面清纯无辜实则烂在内里，那么杨晓雯就是玫瑰那条带刺的茎，有事没事扎人几下，可惜智商不够，即便仗势欺人也总是损人损己。就像刚才，边长曦确定她不认识自己，可她非要出声给她找麻烦，到头来还把自己搭进去，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些都罢了，边长曦之所以会一眼认出杨晓雯，是因为杨晓雯曾经想勾搭边旷，可惜边旷瞧不上她，后来她傍上一名军官，反过来给边旷穿小鞋，听说边旷的死跟她也有几分关系。边长曦查过她一段时间，可惜还没弄清楚，这个嚣张愚蠢的女人就被人做了，她只好把边旷的仇全记在边薇和边家头上。再次见到她，还真有新仇旧恨齐上头的感觉。边长曦一路朝丧尸少的地方跑，感谢丧尸速度短板，她身后丧尸越来越少，最终一个不见，停下喘气时她发

现站在一条步行街上……她只是瞎说骗张虎的，没想到这里还真有步行街。步行街两面多是服饰店，她站在入口，放眼望去一派衰败凌乱，风一吹，满地垃圾飞舞，但不见活人和丧尸。有点反常，这里太安静了。她左看看右看看，本要离开，想了想还是从农场里拿出直刀绑在背后，两把小刀绑在大腿和小腿，背上背个包，手上拿着消防斧，全副武装之后走向最近的店。这是一家卖糖炒栗子的小店面，卷帘门被强力拉起，狭小的空间一眼可窥全貌，玻璃柜倒在地上，里面炒好的栗子被抢空，剩余几颗就滚落在地。边长曦一眼看见里面靠墙堆着两口大蛇皮袋，从缝隙中可以看出里面都是栗子。她喜欢吃这个！看看没情况，她进去扒开袋口抓出一把，都是油亮饱满的生栗子，一袋板栗一袋锥栗，毫不犹豫地收进农场，转身，一台插电的糖炒栗子机器，也收下，旁边的盐和糖、装栗子的纸袋，都是顺便的事，也一一收下。隔壁是铁板鱿鱼和臭豆腐，也被洗劫过了，剩下来、在冰柜里的鱿鱼串都出水了，豆腐块看起来也不行了，放弃。不过这家用炭烤鱿鱼的，边长曦在柜子里发现三袋半木炭，百多斤的样子，收起来，于是顺手就把烧烤架也收了。别看油腻腻黑乎乎的，在溪水里浸泡个把小时保证能洗得锃光瓦亮。农场溪水比强效洗涤剂还灵，同时又能养鱼又能饮用，还自带自净能力，也实在是神奇。收了两三下，边长曦越发顺手起来，有种小松鼠收集过冬粮食的感觉，愉悦中带点兴奋自得。前世玉镯开发太迟，她从来也不曾体验过如此痛快的收集物资，几乎是看到什么有用有思想要的都往农场里搬。又入几家服装店，把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衣服鞋子都收了不少，江城不日沦陷，这些东西都将陪丧尸腐烂，她甚觉可惜，无论自己用不用得到，收了再说，不过都不会收尽，大半留给可能路过此地的幸存者。下一家是都市丽人，内在美是一个小重点，边长曦正要推门进去，忽然心头闪过一抹强烈而阴冷的危机感，忙闪身躲在墙边，探头往里瞧。玻璃门上贴着一道一道的磨砂窗纸，将视野割裂开来，但不妨碍她看到里面有一个女生对着一堆**挑挑选选，看到合意的，她手一抓，那东西就凭空消失。边长曦微微讶异，空间系？她正色地打量对方，毛衣搭配牛仔裤，身高一米六余，年纪与自己相仿，虽然满身污渍一张脸花猫一般，但不难看出是个标致漂亮的女孩子。边长曦疑惑，空间系异能者武力值极低，又是个稀缺而实用的异能，既需要团队保护又确实是抢手货，鲜少有独身一人的。前世她所在的队伍里有一个空间系的女孩子，几乎不曾被当做公主来捧着。除非，这个空间系是个有实力的，甚至……边长曦摸上自己左手的玉镯。那女生似乎察觉到什么，转头看到了边长曦，露出惊骇的表情，手忙脚乱地抓起一根钢条，防备意味极其明显。边长曦的戒备微松，对方是个生手，嫩得很。她推开门：“你别紧张……”蓦然她眼神一凝，手一扬，拔出大腿上的小刀飞射过去，女生吓得扔掉钢条抱头尖叫。她刚闭上眼睛，只听见小刀割破了空气，然后自己肩上一痛被扔了出去，她撞翻一排衣架，从睡衣堆里忙忙地爬起来，睁眼一看，顿时脚就软了。只见刚才还在门口的短发女子已经站在自己身前，而对面是一头高大可怖、左边身体肉瘤突起的丧尸。想到自己与这头丧尸呆在一个屋子好长时间，女生后怕得不能昏厥过去，一时呆呆地坐在地上。而那丧尸甩甩头，把钉在额头中央小刀甩掉，那处皮肉破开，青黑色的骨头创痕却不深，边长曦心下一沉，见丧尸张大嘴无声地吼了一下，抬脚扑上来，忙主动跃起，双手执斧狠狠劈在它额心伤口。

一刀下去双方皆震退。但丧尸只退半步，边长曦落地却因地板光滑，直接绊在睡衣堆里的女生身上，她疾冷道：“别在这碍事！”女生却指着丧

尸嘴唇哆嗦：“你看！”边长曦大感不妙，一股阴寒的气息笼罩住后脑勺，她头也不回，扯着女生滚开，她们原来的地方被两枚硕大的冰锥钉住，甚至能看清上面冒出来的丝丝寒气。 异能！这丧尸进化出了异能！难怪整条街没有别的丧尸，原来是出了霸主。 边长曦心中暗暗叫苦，有异能的丧尸智慧也有了进步，比普通同阶丧尸难对付得多，而且看它显然已在向二阶进化，她这个脆皮木系连一阶也没真正杀死过一头，这次危矣！ 想是这么想，她心里可是一点退意也没有，叫女生躲远点，转头看丧尸嘴巴蠕动着又要发出冰锥，赶紧一道藤蔓脱手而出，将丧尸连身体带手臂缠了好多圈。 丧尸异能被打断，发出不满的咕噜声，两臂轻轻一挣，就将藤蔓给挣断，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般。 但在此之前，边长曦抓住时机，低叫一声又跳起朝丧尸额心砍了一斧子，这次她使出全力，直接砍进厘米之深，丧尸终于大怒，暴躁吼叫，挣开藤蔓的手臂挥打在边长曦身上。 边长曦被打在墙上，蹭落了层层文胸摔在地上，她只觉得五脏移位头昏眼花，抽搐着身体抱住左边肋下，痛得冷汗淋漓。 不用摸，肋骨至少断了两根。 但丧尸也不好过，边长曦被打开的一瞬，拼出全力抓着斧柄一拧，嵌在丧尸脑壳里斧刃直接将其半边脑壳掀翻了，脑子里腐臭的液体顿时满天飞溅，露出烂成一团的大脑。 丧尸暴走，狂吼声几乎不能把屋顶掀翻，边长曦艰难地往边角爬，企图让自己躲一会，但丧尸的仇恨黏在了她身上，猛地一扭头，大踏步朝她抓去。 边长曦心里苦笑，正准备躲进农场，在一旁瑟瑟发抖的那个女生忽然大叫一声，抓起她的钢条向丧尸劈头盖脸一通乱打。边长曦惊了一下，见丧尸被转移注意力回头抓女生，忙喝道：“快跑啊！”女生睁开眼，一看快抓到自己眼珠子的指甲，又叫着疯狂挥动钢条一边逃命。两个就一个逃一个追，一个尖叫一个吼叫，边长曦为女生捏一把冷汗，知她坚持不了几秒钟，深吸一口气，忍着疼痛坐起来，又是一条藤蔓出手，这次却缠住了丧尸挥举起来的左臂，抓起消防斧全力掷了过去。 “闪开！” 女生想也不想抱头往旁边一躲。 消防斧去势猛极，削断了丧尸左臂犹不停，破出玻璃门一直在外面路上滑行数米远才堪堪停下。 丧尸因为惯性被带得扑倒在地。 边长曦难耐地弯下身，一边不敢停留地道：“戳、戳它脑子，搅烂它！别让它起来！” “哦、哦！”女生慌忙再次抓起钢条，往丧尸没了半边脑壳的地方戳，又捅又搅，只将已经腐烂的脑子弄成一滩烂水，丧尸也从最初的勉力挣扎渐渐没了气力，最后一动不动地趴着。 边长曦踉踉跄跄地爬起来，抽出背上直刀，走到丧尸旁边看了看：“好，可以停了。” 自己却二话不说斩向丧尸脖子，一连斩了七八下才完全斩断。她也一下子瘫在地上，面色难看之极，喘匀了两口气，还是觉得肋骨那处疼得不行，喉咙也腥甜腥甜，像堵着什么，咳两声，发现声音哑了。 她调动所剩不多的木系能量去伤处，几个呼吸间感觉疼痛略缓，伸长胳膊拽了两件睡衣过来，一件扔给女生，一件自己擦脸。 “把自己擦干净，丧尸身上每一样东西都有毒。” 女生惊魂未定，呆呆看了边长曦好一会儿，这才发现自己满脸满身的脑浆，一个寒战赶紧擦拭：“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原来丧尸这么……吓死我了！” 念叨了一会总算慢慢冷静下来，她看边长曦脸色异常苍白，衬得脸上的污渍好生刺眼，忙凭空弄出两瓶矿泉水，一瓶给边长曦：“洗洗吧，光擦不行。” 边长曦诧异地看她一眼。 “我、我有个看不见的空间，可以装很多东西。”她羞涩不安地笑笑。边长曦淡淡说：“看出来了。”也不推辞，拧开瓶子先喝了两口，然后到了点抹脸洗手。女生却因为她的淡定而很奇怪，“啊”了一声：“你、你见过别人也有这个？” “嗯，见过。” 女生松了口气，暗自咕囔：“原来好多人都有，也不算稀奇”

了，这样也好。”然后笑着说：“你好厉害，我和这丧尸呆在一起这么久都没发现，是你救了我。我叫林蓉蓉，能知道你的名字吗？”“边长曦。”“你就是边长曦？”林蓉蓉一脸吃惊。“你认识我？”“我也是 S 大的啊，虽然没见过你，但听过你的事。”一听是一个学校的，林蓉蓉顿时没那么拘谨了，上上下下看看边长曦，睁大漂亮的眼睛说，“你和他们说的不大一样。”即使在富家子弟众多的 S 大，会鬼混、会频频闹事、叫主任老师辅导员无数差评头疼不已的人，尤其是女学生，还是不多的。边长曦几乎是被当做反面教材来宣传，很多人暗地里说她是扶不上墙的烂泥，社会的蛀虫，其实更多是嫉妒她家世好人又长得漂亮。严格说起来，她也不过是男朋友换得勤、目中无人又听闻不大孝顺长辈，顶多是叛逆，连个太妹都算不上。林蓉蓉也就是听听八卦，直到今天见到正主，观那一身淡然气质，顿觉这必是个深藏不露的女孩，是个很厉害且勇敢的人。比自己，比之前自己跟的那队人都要棒。边长曦淡淡一笑，看看林蓉蓉：“我倒是没听说过你。”“我只是个普通学生，S 大上万人哪能个个被听说过？”林蓉蓉听她嗓子沙哑，声音也轻轻的，担心地问，“你没事吧？”边长曦摇头：“还好。”从林蓉蓉的表现来看，虽然不是太出色，但也不是那种懦弱无能的娇贵女，而且没有问边长曦为什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发出藤蔓，不是心思太深就是教养良好。边长曦在脑海里搜索一番，确定自己前世今生都不曾见过这个人，便摇摇头放开心思。她在丧尸脑袋里抠弄一番，刮出一枚东西，林蓉蓉险些作呕，拧着鼻子眉毛好奇问：“长曦你做什么？”边长曦用矿泉水冲洗干净，一枚绿莹莹的晶核展露面目。居然是木属性的绿核！边长曦一怔之后暗喜，随即又苦笑不已。因为这是一枚二阶绿核。晶核等阶之分，主要是看颜色，大小，还有晶核的纯度，也就是杂质多少。有经验的人一眼可以分辨等级，再不行，以后有实力的基地里都会研制出测定晶核等阶的仪器，边长曦便一眼看出这是枚二阶的。可问题是她的异能觉醒才一天，处于一阶最初级阶段，且一阶绿核都没有半枚，这枚二阶的能量太高，她此时是如何都不敢用的。而好歹是对她属性的绿核，扔给农场吸收叫她怎么舍得，还不如是个白核，什么都不用想，直接给农场升级，不用空放还不会心疼。*****亲们五一快乐！在这样愉快的时刻，不要忘记来看更新啊，如果能西风投个票票啊，来个打赏啥的就更美了，好吧，后面那个请无视~~o(>_<)o~~

林蓉蓉真的惊奇了，指着晶核问：“这什么东西，好漂亮。”哎呀，把林蓉蓉忘了，边长曦想，这丧尸也不是自己一个人打死的，晶核不能独吞。她心里盘算起来，今天凌晨，她得到了第一枚白核，在加油站弄到了四枚白核一枚蓝核，可惜其中三枚白核被张虎坑去。后来又挖了两枚，一枚白核，一枚红核，这么算算起来，自己就有一阶的白核三枚，红核蓝核各一枚。白核不能算数，不知被农场消化成什么样子了，她的资产也不过是红蓝两核……她看了看林蓉蓉，见她一脸惊奇不似作假，便道：“这是晶核，丧尸的脑子里都会产生，这个丧尸进化过，所以这枚是二阶的。丧尸是我们一同杀死，晶核也该一人一半，但这个对我正好有用，你的那半我能否先欠着，以后打到其它颜色的再给你？”林蓉蓉听得似懂非懂，但中心意思明白了，忙连连摆手：“要不是你我早被这恶心的东西吃掉了，而且杀丧尸都是你出力，这晶核，晶核是吧？我不能要，你拿着吧。”边长曦也不矫情，她对不信任的人客气不到哪里去，林蓉蓉能这么说最好，不过她也不愿意占人便宜：“那我就先收下了，这么一枚二阶绿核大约可以兑换十枚一阶白核，等我打齐了五枚白核再补偿你。”林蓉蓉

立马说：“这种东西还分好几种颜色？还分好多等阶？这都怎么算的？你给我长长知识吧，什么白核我就不要了。”边长曦沉吟了一下：“也行。不过再等一会儿吧，这条步行街之所以没有其他丧尸，大概是因为这头二阶丧尸的缘故，现在它死了，别的丧尸就会回来，我建议先抓紧时间弄点好东西。”林蓉蓉一想也是：“好啊，我们一边做事一边说话吧，你救了我，我也没什么本事，只有一个空间，你有什么东西就先放我这吧。”停了一下又补充，“我的空间有五十多平米的样子，但现在还几乎全空的，可以放不少东西呢。”“五十平米？那真是够大了。”一般空间系在一阶时一二十个平米就差不多了。边长曦摇摇头，“我一个人也不需要多少东西，自己拿得了，我们分头行事吧。”“啊？”林蓉蓉很失望，不过想想两人才刚认识，人家不信任自己凭什么把东西放在自己这里，也就不好再说什么。“那你真有拿不动的东西就叫我啊，还有，那个，万一再碰到丧尸什么的，我喊你好不好，我、我一个人对付不了……”她不觉惭愧，自己实在太没用了。边长曦想到的是，这样一个没有自保能力的人怎么会单独行动。她审视地看了她一眼，换了另外一个人她大概会敷衍一句然后走开，但一样的大学，相同的年纪，相似的无助，她前世也是这样，惶恐而单薄，不知道该信谁却执着地期待有人、有奇迹能救自己于水火。她目光软和了一下，想了想，翻出农场仓库里的手表式通讯仪：“喊叫不好，这是个通讯仪，我们通过这个联系。”林蓉蓉睁大眼睛：“好厉害的样子，呃，要怎么用……”长曦，这灯怎么亮了？”边长曦也在摆弄自己腕上当电子表用的这个，抬头一看，林蓉蓉那个的红色信号灯亮了。她愣了愣，猛想起什么，急忙去抢：“快挂断！”可惜晚了一步，通讯仪那边传出一个几乎没有失真的、沉稳干练略带耳熟的男声：“边小姐？”边长曦看看显示正通话的屏幕，暗叹一声：“顾队长你好啊，我不小心碰到按键，打扰你了，再见……”“你的声音不大好，又受伤了？”什么叫“又”受伤了？这个语气……林蓉蓉顿时八卦心茂盛，竖起耳朵。边长曦微侧身体，咳了咳，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这种时候有谁能不受伤？”“说得也是。边小姐，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不知能否为我解惑？”“有关丧尸的问题？”“正是，关于丧尸脑子里出现的那种东西。”边长曦看看林蓉蓉，居然和她问的一样。“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比你多知道什么。”“但总是多的对吧？边小姐，你大概不知道，昨天你的提醒给我们一队人带来了多么大的福音，否则我们已经凶多吉少。”顾叙有些自嘲，随即又郑重道，“我承诺，无论你说什么，今后我都不会寻根究底，也不会给你惹麻烦，并且算我欠你一个人情。”边长曦沉默着，林蓉蓉都有些为她着急时，她轻叹一声：“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我也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那边顾叙大喜：“多谢。”边长曦对林蓉蓉示意，两人开始收拾店里的**，还有好些是可以穿的，因为知道林蓉蓉也要听，她也没有赶她离开。“顾队长，你既然问我这个问题，应该弄到很多东西，但弄不明白该怎么使用？”“是。”“那都有什么颜色的？”顾叙报出来，边长曦歪歪嘴，厉害，六种颜色齐了，他们该打死了多少丧尸？其实前世她记得在末世六七天之后才有人逐渐发现丧尸脑子里的秘密，才流行起来挖晶核，顾叙他们能这么早就开挖，了得。不愧是第一强者。不过以边长曦的认知，顾叙这种人应该不会拿这种问题去请教别人，而是自己慢慢琢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才是，他完全有这样的韧性和头脑。摇摇头，她说：“人情就算了，我要你手中所有的白色和绿色的核，你要答应，我就告诉你。”“好，我要怎么送给你？”边长曦张了张嘴，也是哦，拿不到。她把

一套棉料睡衣塞进包里，豪爽道：“先存你那。顾队长，末世的异能分有许多多种，其中最主要、占主流地位的，是五行异能，分别为金木水火土五系，丧尸大脑里产生的东西你可以称之为晶核，晶核也有相同的属性，分别对应金黄、绿、蓝、红、土黄五种颜色，剩下的白色对应五行异能之外的所有异能，所以它数量最多。晶核里面蕴含有大量的能量，若我所料不差，以后的货币通量和能源来源便全系于那小小的晶核上。”

“晶核和异能者应该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吧？”

“不错，非五行异能者均可使用白核，但五行异能者只能用相对应颜色的晶核。”

“如果用错了……”顾叙问。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有点效果，可能一点没有，也可能悲惨点爆体而亡什么的，谁知道呢，但总之不会有多少好处。”

顾叙点点头：“那应该怎么使用？”

边长曦笑笑：“千万别尝试去吃，握在手里，感受它的能量，然后吸收……顾队长，这是要个人自己体会的，每个人的方法或许多少都有些不同之处。”

“我明白了。”

感谢壮壮的梦想的打赏，许愿居然能实现，开心(ノ 3 ノ)

书宝宝很弱，需要推荐收藏来呵护~(๑_๑)~

“还能怎么做？当然是走了，不过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别担心。”莎莎沮丧地打开衣柜，开始收拾衣服。

边长曦看着她欲言又止。

罢了，人家有家有亲人有背景，自己还能强求她和自己一起，跟个丧家犬似的逃亡和冒险？

上一世是末世来得突然，边家也好陈家也好自顾不暇，都没能派出援救人员，所以她和莎莎才会流落在外，这次莎莎如果马上回家的话，前期的安全就有保障了。这样倒也不错，自己何必要再横插一脚？

但是有的事还是要提醒的。

“莎莎，我得到一个消息，今天晚上会发生一点事。”边长曦说，“你注意要在天黑之前回家，然后就不要再出来。”

陈怡莎被说得发毛：“会发生什么事？”

“流感可能要严重起来了。不过具体情况我也不能确定，总之你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呆，多准备点食物、水，武器——要是真闹大发了，你知道，人心这种东西最难测，打劫绑架什么的，你自己要小心。”

边长曦说谎不打草稿，真有那么回事一样，盯着她的眼睛说，“我知道你家里保镖多得很，但他们也是人，也不是完全服从你，甚至你最亲的人在危机关头也不一定顾得上你，无论什么时候，自己的实力最重要，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陈怡莎只觉得面前这个室友的眼神又深又黑，仿佛有令人不得不信服的力量，下意识点了点头。

边长曦却忧心忡忡，她永远不会忘记，和她磕磕绊绊艰难万分才活下来的莎莎，却在被陈家人找到后，不出半年被家人送给一个强者做玩物，逃跑时被直接击杀，死了尸身还要受辱。

她只恨自己得到消息太迟。

可是现在她能直接说“你家人会害你”吗？毕竟整件事她也是道听途说，胡说一通反而对莎莎不利。她心里叹了口气，拍拍莎莎的肩膀，用一种她自己也没留意到的长辈般的口吻道：“总之要小心再小心，给自己多留条退路总是没错的，无论发生什么，不要冲动，想办法把消息传出来，我若是听到，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

莎莎莫名，但还是感动得眼眶红红。

边长曦拎起背包要走，不小心勾到了一叠书，一张照片从书里滑落出来。

莎莎帮忙捡起来：“啊，是你初恋的照片，昨晚你抱着它念念不休，早上也没收起来，我就顺手夹在你书里了。”

边长曦脸色一白，接过来，照片上正是天光明好，天空飘着蒙蒙雨丝，绿荫匝地的大树下，一个修长俊美的少年打着伞轻撇眼眸，衬衣如雪，笑意宛然。

“白恒……”

依稀有道旧年的钝痛从心脏的裂缝里钻出来，在胸膛张牙舞爪，边长曦的表情有片刻破碎。

莎莎叹道：“要是还想念他就去找他吧，两年前你把他逼去美国是怕你大伯伤害他，可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而且感情这种事，再迟只怕就挽

回不了了。” 挽回不了了…… 是啊，太平洋太大了，大得令人绝望，如果再早重生一天，她也能飞过去，可现在，她只能像上辈子一样，束手无策。边长曦眨眨眼睛，若无其事地将照片收放好：“我知道了，我先走了，你也速度点。” 中午十二点整，江城郊区一个农贸市场入口，一辆重型机车呼啸而至，流线型的车身，磨砂灰的色彩，厚重的金属质感，无一不引人注目。 从车上跨下一个身高腿长的男子，头盔一摘，**带感的栗色中长刘海，帅气挺拔的五官，左耳一枚闪亮钻石耳钉，引起一阵骚动。 他身后跳下一个戴着宽边遮阳帽的娇小俏丽的女孩，她对人群的羡慕好奇似乎引以为常，黑葡萄一般明亮的大眼睛带着新奇四处望了望：“长曦姐呢，是不是还没来？” “电话里说已经到了……” 帅哥左右张望，忽然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般叫道：“小、小曦？！” 机车不远处的路牌下，一个纤细高挑的少年抱胸站立，一身黑色运动服，黑色运动鞋，细碎爽利的乌黑短发，五官纤细精致，肤色略显苍白，唇角微勾带点凉薄味道，但没人发现在看到帅哥时，那对清冷眸子里闪过一丝温暖的光彩。 只是目光落在他身旁那个美女时，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帅哥冲上去，揪住少年的短发拽了拽，崩溃地喊道：“我的天哪，这是真发啊！你干嘛剪成这样？你受了什么刺激！” 少年模样的边长曦一把打掉他的爪子：“这样够方便。” 她看着跟着走过来的人，“她怎么也来了？” 边薇笑着走上去：“长曦姐，好久没见了，大哥取机车的时候正好碰上我，他说是来见你，我正好也想你了，就跟着来了，你不会不欢迎吧？” 说着可爱地嘟起嘴。 边长曦扬扬眉毛，睨了帅哥边旷一眼，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不小心说漏嘴了。” 边长曦却知道边旷看着粗枝大叶，实际是个细心的人，自己叮嘱他不要惊动别人，他就不会乱来，只怕是边薇缠着他套话。 她看向边薇。 与记忆中风情万种，游走于各个强者之间的交际花不同，此时的边薇才是个十七岁的中学生，长得玲珑有致，虽然有些任性刁蛮，不过打扮上却是中规中矩，是上流社会中出了名的娇娇女。 她是边长曦大伯的小女儿，继妻所出，边旷同父异母的小妹，边旷与别人不亲，却对这个妹妹疼爱纵容，究其原因，不过是这副哄骗世人的单纯模样，和令人无法拒绝的撒娇手段。 边长曦却心下发冷。 当初莎莎遇到了陈家人，归队，她却在几天之后的凌晨被陈家人赶下车，而后浑浑噩噩千辛万苦地到了苏城基地，遇到边家组织，边旷待她至亲，每每得到什么好东西都先紧着她，自觉被冷落的边薇离间不成，就让人骚扰侮辱他们两人，最后甚至陷害得他们险些在边家呆不下去。 也正是那个时候，她遇见诸云华。她几经犹豫脱离边家加入诸云华一行，本以为边旷的日子会好过起来，可是不久后他却死了，就是被这个女人害死的。 比起莎莎，她对边旷的遭遇更是痛心悔恨。 她助诸云华得势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叫当时已经名动基地的边薇生不如死。那些阴暗记忆纷纭涌出，以为已经释然的仇恨隐约要卷土重来，大概是她眼里的寒厉吓到了边薇，她往边旷身后缩：“长曦姐你这么看我干嘛？” 边长曦微微一震，收回视线，走向边旷的机车：“我不欢迎你，你走吧。” 边薇瞪圆大眼，向边旷求救：“大哥！” 边旷担心地看看边长曦，眼睛都没往边薇身上瞧，拍拍她的手：“乖，你先回去。” 边薇眼睛都红了，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一跺脚气哼哼地走了。 边长曦冷冷盯着她的背影，边薇你这次最好老老实实的，否则…… 她绕着机车转了两圈：“不错，机动性很强，时速够大，就是噪音厉害了点。你什么时候买的雅马哈？”

边长曦继续说：“顾队长，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异能也好，丧尸也好，晶核也好，都是有等阶之分的。虽然说越级挑战、越级吸收晶核不是不行，但初级

阶段异能者本身基础不牢靠，一个弄不好危害极大，甚至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接着她又分享了一番分辨晶核等阶的经验，顾叙不无感激道：“边小姐，实在太感谢你了，你能让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不用谢，交易而已。”边长曦问，“对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边？”“我问过你队长。”“我队长？”边长曦想想，应该是成海俊，顾叙连成海俊的名字都要问，当然也要知道她的名字。这是个要事事心中有数的人。她一个想法还没落地，那边忽然想起躁动的声音，闹哄哄的，有人激动有人叫，还有人破口大骂，然后好像是顾叙捂住通讯仪，他低低地说了什么，口气有些急迫，过了片刻，他的声音重新传来：“边小姐，晶核还有别的用处吗？比如说，治疗？”边长曦眉梢微挑：“你们有人受伤了？”“我一个战友被丧尸抓了，一直高烧不退，还磨牙低吼，昏迷中甚至会暴起袭击人。”边长曦心中一凛。顾叙像是明白她在想什么，紧接着解释：“伤口是正常的，也没有溃烂的痕迹，我和另外两个战友得到异能时也曾有过一段不适，所以我们起先没有太在意，可他一直不清醒。”边长曦也严肃起来：“他是什么时候被抓伤的？”“伤口很浅，他自己没提起过，突然之间就倒下了，推算起来……应该是昨晚子夜前后。”子夜前后？边长曦轻吸了一口气。她总算明白顾叙为什么急着弄清楚晶核的奥秘了，他是想从中找出救战友的方法。“你这个战友……”“怎么？”顾叙急问。“昨夜子夜，正是丧尸毒化的时刻……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你战友的伤口即便是正常的，但也有可能已经感染了病毒。”边长曦面色严峻地道，“他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些丧尸的症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一片死寂，唯余沉重的呼吸和断断续续的野兽般的吼叫声。边长曦见过无数生离死别，此刻却感觉万分压抑。她努力回想前世的记忆。没办法，前世她处境极其糟糕，能活下去就是万幸了，没有太多关注身边的人，还是后来和瞿益混熟了，才从那个研究狂人那里获知一些末世前期的事。她实在不记得有没有和顾叙那个战友一样的情况。但她知道，被有毒丧尸抓伤咬伤的人，并不都会死会尸化，挺过去然后获得特殊能力的例子也有，只是太少太少了。林蓉蓉不知何时凑过来，小声问：“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边长曦摇摇头，对顾叙说：“你也别太早放弃，一般尸化都会很快，像你战友这样煎熬拖拉，只能说明他机体健康的部分正在和病毒对抗，或许，他能挺得过去。”猛然间她想起了一件事，“啊”了一声：“对了，你那边有没有木系的人？”顾叙也有了神采：“要木系的做什么？”一边对别人说，“邱云，去问。”“曾经有个厉害的……不是，你的战友的抗争过程旁人爱莫能助，但归根结底是他自身的潜在在对抗病毒，而木系富有生命力，天生具备治愈功能，如果有一个木系异能者为他修复机体，他的胜算很可能会高一点。”边长曦差点说漏嘴，她暗骂自己跟着瞎起劲。但到底，有点关心。经历过末世七年的人，对人世充满了漠视，但同时又比寻常人更懂得生命的脆弱与珍贵，那种在生死边缘命垂一线之时被抢救回来的感觉，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无法言说。仿佛上天的恩赐，仿佛生命的奇迹。边长曦曾经用自己的治愈型木系救了很多濒危伤患，那种成就感，让人幸福又充实，整个内心都是光明的，直到她的异能受损、停滞，从人人尊敬的白衣天使变成千篇一律的办公室工作者。林蓉蓉摇摇她，原来顾叙已经沉重地说他们那边没有木系异能者。运气太差了，边长曦叹息。顾叙下一句却是：“边小姐，你是木系吧？”边长曦一愣。“你刚才要绿核。”我还要白核了呢。边长曦嘀咕顾叙思维老是跳得这么快，让她说话都要小心翼翼的。“我受了伤，异能也快耗尽

了，效果可能不大好——当然你要是没有别的求助对象，我可以尽力试一试，结果不能保证。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到你那里去啊。”“通讯仪里有定位系统，我知道你的坐标，离我这不远，我去接你可以吗？”边长曦挂断通讯，无奈地看着手中的通讯仪。林蓉蓉小心地问：“你不想去？”边长曦叹了口气：“我是没有把握。”前世她见过一个木系强者辅助一个快尸化的人转好，但那位木系当时至少有六阶，比她前世鼎盛时期就弱一点，哪是她此刻可以比拟？一旦不成功，她岂非得罪狠了顾叙？她没想抱人家粗大腿，但也绝对绝对不想被他记恨。唉，果然好人不能做。林蓉蓉也跟着有点纠结。她说：“快收集东西吧，他很快就会来了，你要不要跟着……”“可以吗？”林蓉蓉惊喜地问，然后马上说，“那我动作快点，我去对面收，那个百货商场里应该有不少好东西。”边长曦看她急咧咧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姑娘也挺有趣的，至少不像是心怀不怀好意。边长曦摸了摸左腕上的玉镯，扯了块布将其一圈圈缠起来，又系在腕上防止掉落，还将其掖在衣袖里。与人接触，她最怕的就是玉镯农场这个宝贝暴露，要是又被顾叙看出什么来，唉，真是头疼。她按着肋下出门，扫视一周，此时下午三点半，阳光甚好，照在她脸上却十分苍白。她眯眼看到步行街尾有一家规模不小的水果店，迈步走去。这家水果店档次颇高，从崭新的店面、光滑的地砖、整齐的货架就可以看出，这种店里面一般会有比较高档的水果。可惜，它也没有逃脱被人洗劫的下场，水果们东零西落滚得到处都是，还被人踩得稀烂，空气里充斥腐烂的气味和淡淡的发酵酒气。边长曦有些可惜，末世里水果非常难得，几乎是贵族食物。不过对她来说这些腐烂的水果也是稀罕的，只要有种子，就意味着不久之后他们会在自己的农场里长出美味多汁的果子。她一眼望去，大众的如苹果、雪梨、圣女果、香蕉、橙子、青枣等，较有档次如车厘子、榴莲、山竹、枇杷、奇异果、油桃、红提等，大半都是进口货。她每种都挑较完好的收几个，香蕉榴莲这些不知道怎么种，但也收一些准备埋到土里试试，兴许就给她种出来了呢？一轮收拾下来，她心情大畅，水果这一块不用担心了，剩下就是蔬菜和粮食，还有鸡鸭牛羊和河鲜，唔，坚果最好也弄点。等等，算算时间动植物快要变异了，必须抓紧些，她可不想吃变异之后的东西。既然要隐瞒农场的存在，边长曦就不能有大动作，她又逛了几家店，在一个箱包店里弄了点拖箱背包收进玉镯，又给自己换两个更大的包，一个仍旧放原来的吃的，一个装衣服生活用品之类，虽然麻烦，但既然要装无空间者就要装得像。然后在一家水星家纺里，她偷摸地收了好些被子毛毯四件套，看上了一张靠里的黑白相间的大床，忍了忍，做贼似地望望外面，悄悄收入囊中。她叹息，与人同行就是麻烦。出来时林蓉蓉也跟死狗一样在拖着两条腿走了，她的空间是异能，一次性使用多了就后继无力头晕恶心，边长曦忙喊她休息：“累过头一会儿可影响行动。”两人在台阶上坐下，晒着快要失去温度的阳光，边长曦从包里拿出纯牛奶和面包啃。滋养温润的液体流过食道简直是种享受，她喜欢这样劳动之后闲坐着吃喝喝的感觉，劳逸结合松弛有度，让人觉得自己是活着的，而不是一味麻木。要是阳光再和煦些她估计会睡过去。林蓉蓉看得两样放光：“长曦，你吃的多么，我用其他东西和你换好不好？”边长曦一愣：“你没吃的？”林蓉蓉苦涩地笑笑：“我天没亮就从队伍里逃出来，只顾得上东躲西藏，好幸运才找到这没丧尸的地方，到现在一块面包早吃完了，也就剩下两瓶水。”边长曦把包推给她：“自己拿，别客气，刚才和我通话的人在不远处的乐购里，那超市大，肯定有吃的。”林蓉蓉大喜，不好意思

地笑笑就去扒包。边长曦问：“为什么会逃出来？”林蓉蓉手下一顿，开了瓶八宝粥咕噜噜地喝下小半，吃得两颊鼓鼓的，摸了摸嘴角戚戚然地说：“我不是有空间吗？其实我们队伍里有个女同学已经有了空间，她很受重视呢，等到我发现自己也有空间，就想告诉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可是……”她垂下眼睛，黯然地搅动八宝粥，“我去找队长，却听他们几个在说要牢牢拴住那个女生，有人提议让队长那个、那个了她，她成了队长的女人就死心塌地了。还有人说那女生太自以为是，空间也不大，以后遇到别的空间系就把她踢出队伍。”“恶心死了这些人！”林蓉蓉忿然起来，“那女生是我同班同学你知道吗，我就去提醒她，谁知道她还颇为自得，我问她要是再出一个有空间的怎么办？她居然……”她打了个冷战，怎么也无法想象，那种阴狠残酷的表情，会在平日里那么温婉文静的同学脸上看到。边长曦了然：“所以你就脱离他们了？”林蓉蓉点头：“其实我本来就有心离开，他们太狠了，队伍里哪个稍微弱一些，就使劲欺负，把他们当诱饵喂丧尸。哪个强些，就巴结得不行，可是眼里却全是嫉妒和不甘，肚子里想的全是坏招。”她伤感地说，“世道变了，人心也变了，可你说怎么变得这么快呢？我只有个空间，其它什么也不会，不逃还能怎么样？”其实，努力摸索的话，空间系也可以弄出某些技能来，比如瞬移这样的逃命神技，比如空间折叠这种恐怖杀招，只是概率很小。不过这些话边长曦不会跟个才认识的人说的。边长曦拆了包乡巴佬鸡腿给她：“吃这个，耐饿。”她自己啃着个鸡翅，忽然说：“装做没空间吧，一回儿来的人叫顾叙，我和他也不熟，你可以装成没有空间，然后看情况再决定暴不暴露。”“这样好吗？”“自己决定啊，也不单是瞒着他们，那超市里肯定还有不少人。”话说完，通讯仪滴滴地响起，边长曦接起，顾叙的声音传出来：“我们到了。”“好。”边长曦啃下最后一口面包，喝尽牛奶，拍拍手站起来，林蓉蓉咬牙说：“好，我装！”边长曦把放衣服的那个包拎给她：“来不及另外准备了，先用这个。”林蓉蓉才接过，步行街的拐角就出现两道身影。走在前面的人四肢修长步伐稳健，五官英俊逼人，被晒得微显古铜色的皮肤很有男人味，眼神很正气但透着一丝冷峻，令人感觉这是一个凌厉深沉不大好惹的男人。林蓉蓉低低感叹：“气场啊……咱们学校的什么帅哥校草一秒变渣。”边长曦眯着眼看来人。其实在前世，除了一两年去一趟腾阳基地，其余时候都见不到这个人，有时去了也看不到，更多时候都是他被簇拥着的侧影，冷峭而有力，于万千人中，却孤绝得犹如遗世独立……边长曦压下心头激荡的情绪，嘴角微微翘起，如今顾叙尚未起步，而自己有异能有空间有经验，并且眼下还是他求助自己，这算不算风水轮流转？换了从前打死她都想不到两人再见会是这样的情形，人生的机遇实在曲折离奇。她稳住心神抬头，顾叙已大步走到面前，收起枪，四目相对，他黝黑的眼里决不是远见的冷凝，而是带着淡淡的笑意，很妥善地将那份迫切掩饰，显得友善而谦和：“边小姐，很感谢你在这里等候，我是顾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战友邱云。”邱云，当年那场背叛的主谋？边长曦的目光移向后面那个俊俏青年，他收敛了自己的痞相，在可能是自己战友救命恩人的人面前，即使是探究的眼神也克制得极好，礼貌而激动地打招呼。“边长曦，这位是我同学林蓉蓉。事不宜迟，我们走吧。”她一看这两人的神情就知道他们有多急，不然绝不会这样彬彬有礼小意讨好一般，令她新奇至于都有点受宠若惊。嗯，就冲这点，她待会也要好好表现。顾叙也不废话，拎起地上边长曦的包背上，手一摊四枚绿核递给她：“有属性晶核产出率少，我们一个小队也只得到四枚绿核。”边长曦望着那淡淡的

绿色眼睛亮了亮：“四枚已经很多了。”这说明才一天，他们一个小队大约撬了两百头丧尸的脑袋。她毫不矫情地接过，三枚收进口袋，一枚捏在手里，和二阶丧尸打了一场，别看只发出两次藤蔓，可消耗的异能却非常大，她要在去乐购的路上就恢复一部分异能，所以叫顾叙把晶核带过来。顾叙就见她拳头耀起淡淡的绿芒，脸色也在转眼间好看不少，心中微起波澜。她的动作非常熟练。

“我们走吧。”顾叙带头，邱云断后，两人都端着冲锋枪，一身肃杀，中间两个女生并排走，邱云本也想背林蓉蓉的包，不过被礼貌拒绝了，她可没有受伤不需要被特殊照顾。

“路上丧尸多吗？”边长曦问。

“这里过去还行，超市附近就多了。”顾叙观察着四周，“放心，这些怪物还扛不住一颗子弹，只要数量不多就没事。”

有枪就是好啊。边长曦不再说话，努力吸收着晶核里的能量，并且引导着它们修复自己的躯体，肋下的疼痛变得越来越轻。

从步行街出去就能看到丧尸了，起先只是一两头，越走它们数量也越多，拐过几条街看到乐购时，丧尸就以几十上百头来计数了，一窝蜂如闻到腥味的苍蝇涌上来，实在叫人有些惊骇，林蓉蓉就吓得脸色发白。顾叙邱云两人不停射击，基本是一枪见效，装了消音器的冲锋枪几无声响，所指之处就有丧尸倒下。

“快走！”

四人加快脚步，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边长曦有意转头张望了一下，只见便宜了张虎的那辆速腾车已经不见，倒是后面的大卡车还停着，座位上倒着两具不成人形的残骸，想必就是张虎两个小弟。张虎躲过一劫没死？

她忽然发现丧尸群里有个和张虎的打扮很像的丧尸，它手上甚至还死死扣着一把手枪，腥黄的獠牙爆出，长着腐烂的大嘴狰狞地扑过来。

“噗。”顾叙一枪将它爆头。

边长曦冷眼看着，这丧尸定是张虎无疑，猛虎狩猎团的二把手居然在末世第四天就死了，她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但她绝不会愧疚，若非张虎不知死活打她的主意，她也不至于以牙还牙，手上有枪还变成丧尸，也只能说明他实在没用，怪得了谁？

只是那个司机小弟应该是驾车逃掉了。四个人几乎是跑着冲到超市下，一群丧尸本来在砸门，但闻到四人的气味顿时转移目标，嘶吼地扑过来，数量多得人头皮发麻，顾叙和邱云开枪都开不过来，腾出一手狂放异能。

顾叙是火球，邱云则是风刃，一路上没用异能，全都攒在这个时刻。

边长曦一看不妙，忙冲顾叙喊：“给我把枪！”

顾叙问也不问，从腰间枪套里拔出手枪扔给她，边长曦一拉保险，伸直手臂砰砰连击，把逼得最近的几个丧尸打烂头，汁液飞溅，同样一枪一个。

邱云哇哇叫：“看不出来是个好手啊！”

超市二楼窗口扔下条绳子，一个青年男子大叫：“快上来！”

“大门堵死了，我们进出都从二楼过！”顾叙喊着，四个人挪过去，“你们先上去！”

虽说是二楼，但大超市的二楼少说有七八米高，玻璃墙壁甚是光滑，确实没人在上面接应是上不去的。

边长曦转身把后面几个丧尸打死，正好手枪打空，她跑去拉拉绳子，招呼林蓉蓉：“你先上去！”

“可是……”

“还不快！”

林蓉蓉忙抓住绳子，上面的人说：“抓紧了！”

两条铁臂划拉，三两下将林蓉蓉拉了上去，把她抱进窗，又忙把绳子扔下来。

顾叙和邱云就在边长曦身后抵挡丧尸，她丝毫不浪费时间，绳子在手掌上绕了两圈仰头喊：“可以了！”

话音刚落身子就一轻，她双腿踩着墙面配合，不过两秒钟就攀到了窗口，青年托住她手臂一提，也轻轻松松把她弄进来。接着是邱云自己顺着绳子蹿上来，如猴子一般迅捷，而顾叙一个人在下面几乎被包围住，青年怒喝一声，挥手一团硕大的土堆砸下去，砸倒了好几个丧尸，邱云跳进窗户转身好几道风刃送下去，也收割了几个丧尸：“老大，快！”

顾叙面色肃冷，手臂一挥，一排火线把面前丧尸逼退一小步，转身屈膝一跃，身形犹

如猛虎上山，半空中拽住绳子，再蹬墙借力，一举便跃上了窗沿，在窗边看的几人忙退后让他进来。边长曦和林蓉蓉对视一眼，这几个都是牛人啊。见大家都没事，青年嘿嘿笑了：“你们回来得可真快，这位就是边小姐吧？你好，我叫武大郎。”边长曦和他握手：“你好。”这个武大郎名字怂，人也憨，但其实是个精明人物，一直是顾叙的绝对拥护者，就是末世一年末，死于邱云反叛、让顾叙怀念一生的那位，边长曦知道他。然后又介绍了林蓉蓉，一边说话一边大家快步在走，这里是一条通道，前方不远就是超市二楼的入口，顾叙问：“影子怎么样？”“还那样。”武大郎低沉地说，“好像更严重了，发狂起来力气又见长，我把他绑得严实，但下来这么会也不知道邱风和阿培顶不顶得住。”顾叙和邱云脸色都是一沉，邱云急道：“我先去看看。”武大郎忙说：“老大我也先走一步。”两人一前一后跟阵风一样刮得没影，身后空气还一路打着旋，好惊人的速度！“邱风和我弟弟没异能，所以他们才这么担心。”顾叙解释道，“他们在三楼，跟我来。”若不是要照顾两个女生，他此刻也要飞起来了。超市二楼整层都是食品区，此时一片狼藉，分散坐着好些幸存者，一眼看去有人在聊天有人在狼吞虎咽，至少有四五十人，一个个停了手上的动作看过来，神色各异，有几个眼露凶光。边长曦本来还奇怪顾叙他们为什么要到三楼去，上面可没吃的，但看到这些人她就懂了，不是被逼上去的，就是怕这些人趁机对那个影子不利，或者二者兼具。

通过已经停止运行的自动坡道上了三楼，还没走几步就听见武大郎他们在大喊着，其中夹杂着一一种古怪的吼声，类似于野兽的那种声音，声声凄厉，叫人寒毛倒竖。顾叙眼里浮现一抹痛色，正要给边长曦打个预防针，边长曦疾走几步绕过拐角，就看见一个角落里武大郎和邱云牵制着一个发狂的身影，他们身边的货架和货物倒得乱七八糟，因此倒不阻碍视线。边长曦看清楚了那个发狂的人。也是一个青年，面容平凡，又高又瘦，此时皮肤惨白发青，两只眼珠充血暴眶，其中毫无焦距只余一片暴戾。倒没有太多腐烂尸化的迹象。边长曦越走越近，发现对方皮肤上有一个个黑灰色的小点，如同霉斑，皮肉欲褪不褪，仔细一看，脖子和手背有几处在挣扎时被刮扯破了，几丝肉条就那么吊着非常骇人。而他的眼睛，血色之下隐约可见不明黄色物质有冒头的征兆，他的牙齿、指甲也有些不对劲。边长曦心里一个咯噔，确实正在尸化中。他身边的几人一齐激动急切地抬头看边长曦。

“边小姐！”边长曦顿时深感压力，她从未做过这种事，空有见识也没用。犹豫了一番，伸手一道藤蔓缠住这个叫影子的伤者，像以前给人疗伤一样把能量输送过去。木系能量温养柔韧而略带清凉，如同树木一般，天生带有强大的生命力，边长曦立即感受到能量被影子受损的组织吸收过去，影子本身也顿了一顿，大家还没来得高兴，边长曦忽然感觉遇到阻力，藤蔓嘭的炸开，她也被震退。紧跟在后面的顾叙及时扶了她一下，看着闹腾得越发厉害的影子问：“怎么样？”边长曦似乎摸到了一些什么，她沉思片刻，低声说：“我的异能可以修复他的身体，但一种诡异阴森的力量阻挡了我，我猜测那和病毒有关。”她抬头说：“据我所知，尸化的过程中人不会挣扎得这么厉害，这只能说明他的意志在和病毒抗争。”她看着状似疯癫、每每有咬人抓人举动却又生生停住的影子，“你看，他在抵抗病毒对他的指挥。然而人的机体能力和意识并不同步，所以他还在挣扎，身体却先出现了问题，等机体功能丧失，他也差不多了。”这个领悟是边长曦刚才自己体会到的，和前世那位木系强者所说的近乎一致，边长曦心中颇有把握，但是后续发展她却估料不到。她抬头对顾叙说：“我还

是那个想法，治他的身体，给他能量，其余的交给他自己，但问题是他身体恢复过来，就很可能发狂得更加厉害，你们扛得住吗？”顾叙小队里，除掉这个影子，还有三人有异能，两个普通人只能靠边站，边长曦自己和林蓉蓉也帮不上忙，下面还有不少心怀不轨的人，情势颇险。顾叙和几个战友对视一眼，几乎没有犹豫：“照你说的做。”“那你们按着他，暴露出他被丧尸弄出来的伤口。”他叫邱风和顾培还有林蓉蓉都退得远远的，自己换下邱云，让他防着下面的人，自己和力大如蛮牛的武太郎一起压住影子，使其面朝下趴着，脖子后面有一道窄窄的伤口，不过已经往深处腐烂进去了。边长曦话不多说，半跪在旁边，一手把消化得颜色还剩下一半深的晶核按在伤口上，驱动能量往伤口里钻，再次遇阻，她低喝一声调动全身的异能一鼓作气冲过去。影子抽搐起来，随即便是更为强烈有力的挣动，口中发出“吼吼”的叫声。边长曦感到体内能量被吸收过去，顷刻间就要耗散干净，忙收回来，只把晶核里的能量逼过去，另一手抓了一枚新核准备着。几乎只是半分钟的时间，旧核啪地碎成一堆齏粉，边长曦和顾叙皆是一惊，以这种速度四枚晶核根本撑不住多久！边长曦忙把新核压在伤口上，三分钟过去，晶核又黯淡粉碎。她一言不发地放上第三枚，接着是第四枚。晶核消耗得快，但效果也是很显著的，影子皮肉里映出来的青灰色慢慢消失，霉斑也褪去直至不见，松软的皮肉开始收敛紧绷，焕发出光泽，而影子嘴里的吼声也不再是那种野兽怪物一般的声响，而是正常人的呐喊吼叫。顾叙和武太郎两人额外的感受就是，影子的力气一点一点越来越强了，他们几乎是全身都压上去，把其手脚全部牢牢锁住，三人较劲较得面红耳赤。第四枚撑得较久，似乎影子的身体对能量的需求趋于饱和，吸收能量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夜幕降临，整个超市没有电源，本就光线暗淡，此时几乎是黑蒙蒙一片。二楼三楼都安静得近乎死寂，只听见超市外面丧尸的嘶吼和撞门声越发地清晰热烈，每一下，整栋楼都似乎为之震颤。边长曦维持着姿势全身僵硬，呼吸越见急促，她感觉自己不仅仅是在治愈影子的身体，木系能量进入他身体后，一部分用于治疗，更多却是被另一股势力纠缠住。她感到对方小小的，黑黑的，如同芝麻一般密密麻麻，神出鬼没，狡诈多端。它们蚕食影子的身体，吞噬他的机体能源，并努力将自己融合进他的每一个细胞里，就像一个个有智慧有攻略的邪恶精灵，在其中开疆扩土，而当边长曦的能量介入之后，他们便调转矛头和她纠缠。这就是丧尸病毒？她甚至有一种感觉，一旦自己稍有不慎，对方便会循着木系能量钻进自己的身体，然后像寄生虫一样大肆繁殖，大肆破坏。边长曦为自己的想法打了一个寒战，越发的小心翼翼。她尽力避免和那些东西正面接触，因为她发现影子体内另有一股力量在对付它们，而自己要做的就是给影子支援。她控制着莹绿色的能量左闪右躲，发出一条条细如毫发的水流，在影子体内交联成网，若非她有前世的经验，绝对做不到这样精细控能。但即使做到了，她也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难以支撑，最要命的是她感觉手上的晶核快用尽了。第四枚绿核，用光了她就没能量了！即便重活一世，她也无法越属性利用别的晶核。急切间她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枚二阶绿核。

用不用？边长曦心里剧烈纠结起来。不用二阶绿核，她手上晶核用光，对影子就真是爱莫能助了，他会不会凶多吉少不知道，但她有预感那些黑黑的小点不会让她全身而退。用得话，她基础太薄，二阶晶核能量之充沛强盛，不是她能立即驾驭的，而影子还不是异能者，如此能量灌注进去只怕会让他登时丧命！除非……“啪”，一声轻响，第四枚晶核终于也变成

一颗灰暗的石头，崩解成粉末，几个人都是脸色难看。最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就像是失去了压制的妖怪，几乎是同时，顾叙和武大郎感到影子的状态狂躁起来，而边长曦直接是感到那黑色的小点一股脑侵袭向她的手掌！她急忙调动体内仅剩的异能迎击，一面另一手一翻，摸出了那枚二阶绿核。绿油油的光芒，在黑暗中分外醒目而美丽，外行人都感觉得出来里面含有多么巨大的能量。是生命能量那种欣欣向荣、蓬勃美好的力量，同时也暗藏着不可知的危险。顾叙之前被边长曦指点过，一下就认出这是二阶晶核。他看着边长曦被映得朦胧的脸，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口，只是俊毅的脸绷得紧紧的。今天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欠边长曦一个大大的恩情。边长曦却没这么乐观，她觉得影子要是救不活，顾叙也好，这里其他人也好一定会对自己留下疙瘩。事已至此，前进一步是恩，后退一步是仇，况且她也不愿意前功尽弃，更不想对那些可恶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黑点低头认输。一咬牙，她把晶核攥在手心。晶核里的能量密度太大杂质太多，说得玄一点，异能者吸收来修炼时必须将其在自己体内炼化，提高纯度，驯服为己用。二阶能量影子承受不住，可如果以边长曦为过滤器，梳理温顺了再渡过去，情况又会大大不同。想法是美好的，可当边长曦屏息着试图引晶核能量入体，一股巨大的能量就毫不客气地冲撞了进来，就好像开了闸门的涨潮水，挡都挡不住。边长曦脑子里嗡了一声，整个人像被白茫茫的洪水冲走了，眼前什么都看不到，身体里的疼痛被放大到极致。如果借搬小说里古武系统说明，她觉得体内异能一直在一种筋脉里行走，此时外来的能量太过霸道强悍，硬生生冲进筋脉，强行扩张着撕扯着，边长曦觉得自己被绞成了碎片，张口就能狂喷鲜血。她大骇，自己还是托大了，这样下去自己的异能会受重创，就像前世一样。而顾叙和武大郎就见她浑身剧震，右手里的晶核大放绿光，然后就像导电一样，她按在影子脖子上的左手也亮了，影子闷哼一声剧烈地抽搐起来。不止如此，边长曦左腕上似乎有什么东西震动起来，嗡嗡响了两下，刹那间袖子撕拉一声尽碎，一样白色环形物件在她纤细的手腕上滴溜溜地浮空旋转起来。顾叙二人震惊得瞪大了眼，顾叙对异能敏锐，感觉到有大量的能量涌进这个物件，但不等他分辨，物件白光一炽，嘭的爆裂开来。边长曦猛地一震，被弹得跌在一边，睁开眼就看见碎成一截一截的玉镯发愣，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远处已等得心急火燎的林蓉蓉四人，见此异动哪里还按捺得住，忙拎着手电筒跑过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爆炸了。”“影子怎么样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问，顾叙和武大郎不知怎么回答，而边长曦呆呆地捡起一截玉镯放在眼前看，然后闷头捡其余的碎片，一言不发有些吓人。林蓉蓉不知发生了什么，心慌慌地打着手电帮她捡。其他人更多是盯着影子瞧，见他不挣扎了，邱云高兴地说：“影子没事了？”一凑近，发现不对，忙伸手在他颈侧一搭，大惊失色道，“没脉了！”“什么！”顾叙忙查探，然后脸色顿时青了，其他人也急忙上前试，个个都懵了。“怎么会这样？刚才不还……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邱云瞬间涨红了眼，冲边长曦吼，“你对影子做了什么？”武大郎和邱风忙把影子翻过来，做紧急抢救，顾叙退在一旁一动不动，面孔紧绷薄唇抿着，双手握得咯咯作响，一时无法接受这个噩耗，但事实摆在眼前，大家都是见惯了死人的，不可能全部看走眼。影子确实死透了，一瞬之间地。但他还有理智，沉声喝止邱云：“邱云，闭嘴！边小姐已经尽力了。”“尽力了？本来还好好好的，影子都好转了，怎么突然就死了？尽力就尽成这样？”林蓉蓉在地上找玉镯碎片，听到这话不乐意了，过来一推邱云：“你什么意思？”

这人本来就是半个死人，要不是长曦他早成怪物了，突然死了谁知道为什么？难道长曦愿意这样吗？难道她是故意的吗？你有本事吼怎么不自己去救？长曦也说过她没有太大把握，要不是你们队长求得急她才不来蹚这个浑水！早知道你们这幅德行，我们理你呀，让你们守着一个怪物过日子去吧！” 她看着斯文安静，谁想到一张嘴就是噤里啪啦，袖子往上一撸，腰上一插，手电筒地光从下面照上来，整个一个悍妇。 邱云干瞪着眼，被堵得胸口起伏，脖子上血管暴起，顾叙拉他，他掣得一甩手。顾叙心情糟糕，也怒了，手上就用了力，邱云反挣，跟头疯牛一样和林蓉蓉针锋相对：“我就问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话倒多，是不是心虚了？今天你必须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影子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 顾叙冷不丁给了他一拳：“什么不明不白！有人黑了心要害影子吗？人是我提议请来的，你怀疑她是不是也怀疑我！” 武大郎眼看着救不回影子，强忍悲痛，沉郁地缓滞地道：“弄成这样谁都不想，谁心里都难受，但话不能乱说！” 邱云还想反驳，邱风忽然站起来，拽着他的领子把他撞在墙上：“够了！你就当让影子好好地走，给我闭嘴行不行！” ***** 感谢金刚力士 4 号的香囊，亲破费了，很高兴，谢谢 0(∩_∩)0~

影子死了，最难受的是顾叙，最难堪的是顾培。 如果不是顾培请求，如果不是顾叙坚持，如果不是去市区接那几个学生的家人，影子又怎么会被一个丧尸擦破了皮，丢掉了命？ 或许没有这件事影子也会受伤，也可能死，但出了事，顾叙一定自责到死。 邱云也知道这点，可…… “我难受！哥，怎么会变成这样？影子他……” 他抓着自己的头发从墙上滑下来，用后脑勺撞击墙壁。 他们这队人，一起执行任务，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死的死退的退，只剩下五个人，亲得跟一家兄弟似的。邱云年纪最小，受照顾最多，影子虽然沉默寡言，但细心体贴懂得照顾人，大家对他的感情不比对其他人的差，他的死对其他四人就跟心尖上剜肉似的，痛不能言。 邱风别过头去。 超市里气氛压抑到难以呼吸，每个人都不说话，都咬紧牙关烧红了眼眶。 忽然顾培惊呼一声：“哥，影子大哥还有气！你们来看！” 其他人震惊地围过来，又惊又喜一呼一乍，七嘴八舌地询问呼告，顾叙欣喜地转头一看，边长曦却不见了。 不远处摆满纸巾的货架那边，林蓉蓉忍了又忍，有些无措地安慰边长曦：“长曦你别理那群野蛮人，一点道理也不讲，人死了也不是你的错呀。” 话还没说完，另外一边就响起了“没死没死”的欢呼，林蓉蓉一愣，人居然没死吗？没死还说死了，一群没事找事的！ “这下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林蓉蓉得意地看边长曦，不见她有什么震惊高兴的样子，“你、你早就知道？” 边长曦只静静地捧着玉镯碎片，把手一合：“我想一个人呆一会。” “哦、好，我马上走远。” 傻子都看得出来她心情不好，被人那么说，好好一只镯子还莫名其妙地碎了，换了谁能心情好的？ 林蓉蓉走出来，恰好看到有人迎面走来，警惕地手电筒一照，是那个好看的队长，她顿时把脸一板：“怎么，人没死过来道歉啊，不必了，人家现在没心情。” 顾叙还没说话，跟着来的邱云已经急忙开口：“边小姐我不是有意说那些话的，就是刚才太激动了，一时口不择言，我、我混蛋，我让你骂回来，不，打回来吧。” 林蓉蓉心里翻个白眼，道歉还挺顺溜的。 边长曦从里面出来，淡淡地说：“不必道歉，人之常情，反正我也没损失。” 又对顾叙说，“影子已经没事了，剩下就看他自己什么时候醒得过来。今晚我们就在此借宿一宿了。” 顾叙看她脸色不佳，甚是疲惫连话也没力气多说的样子，心里许多疑问只好咽回去，忙颌首：“这栋楼上下丧尸都被清理干净了，下面大门也被堵死，晚上我们会安排值夜，你们只管放心休息。

楼下有几个凶徒，你们不要下去了，上面我们也留了不少食物，一会儿煮点热食，你们也吃点。”边长曦眼神冷淡，无可无不可地点点头，顾叙凝视着她低声说：“边小姐，抱歉了，还有，非常感谢你。”边长曦勾勾唇角，算是接受了。

邱云确实自责非常，殷勤地跑前跑后，把边长曦和林蓉蓉的两个包，外加许多干货食物、水果，还有好几打好几桶的矿泉水送过来，那谄媚讨好的小样看得满心不忿的林蓉蓉都绷不住笑起来。

“这家伙虽然讨厌，但也算知错能改，只是脸皮还真够厚的。”她翻了翻送过来的食物，都是肉干鸡腿香肠这些又轻又实在的，八宝粥面包是少数，还有不少软糖薯片。水果是一个大哈密瓜、几个苹果几个橙子几根香蕉，都好好的没烂没坏。这些东西肯定都是进超市之后抢的。

她疑惑道：“拿这么多水来干什么，喝又喝不完，洗澡吗？”边长曦抓着一个袋子，里面全是白花花的晶核，和顾叙约定好的酬劳，近两百枚，还挺沉的。她瞟了一眼：“确实可以洗澡。”“那多浪费啊。”“反正带不走，不用白不用。”

“怎么会……”林蓉蓉顿时明白过来了，那几个男人里面没有空间系的，超市里这么多东西当然是敞开了用，哪里像她，看到什么就想着省着点收起来留给以后用。

“刚才进来，我看二楼一片狼籍，好多东西都只吃一点就扔在地上，心疼死我了，他们吃不掉放着以后给别人嘛，全糟蹋了。”林蓉蓉小声埋怨。

坐拥宝山却带不走，可不使劲地挥霍？边长曦也觉得心疼，她尝过长久的极度的饥饿，也知道千辛万苦找到一家超市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是何等的绝望滋味，所以她很珍惜粮食，收东西也不喜欢一股脑搬空。

但说真的，江城沦陷得很早很快，这里的东西保存得再好也基本不会再有多少人来拿，糟蹋也就糟蹋了吧。

“这里用品齐全，我是要洗个澡的，你随意。”边长曦抓了五枚白核给林蓉蓉：“半枚二阶绿核。”“不是说用信息换？我不能收。”

“我也没专程跟你说晶核信息。”边长曦摆摆手，转身提着手电筒找了找，一会儿不但洗澡洗头的用具齐了，衣服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配了一身，三楼虽然没吃的，但生活用品齐得很。然后她就拎着家伙找洗手间。

洗手间太脏，员工休息室倒有一间，她看了看觉得合适，再提了两桶4升的农夫山泉进去，门一关，抵着门就忍不住滑下来。

好累，好痛。全身都累，每一寸都疼，幸亏所有能量都疯狂往玉镯里涌，否则她恐怕已经像一只氢气球那样爆开了。

可是玉镯为什么会碎？那一刻她感觉自己都要疯掉了，还好赶紧试了试，农场那个空间还在，才勉强镇定下来。

她抬起手，左腕上有一个十分不明显的环形印记，她摸了摸心里想着进入农场，下一刻，眼前一亮，她已经置身于农场里面。

她睁大眼睛，农场似乎扩大了一倍，无论是土地还是草坪都变大了，小溪也变宽变深，她深吸一口气，似乎连空气都清新了许多，身上的不适不翼而飞。头顶的天更蓝更高，阳光如金沙一般披落，微风里透着熨帖的清爽，简直如仙境一般美妙。

她转过头，就看见黑土地的边缘，白雾笼罩下，一座小小的木屋与仓库并立，连屋子也出来了吗？

随着农场的升级，会出现住所，从木屋到砖房，从一层楼到两层，最后会变成一座精致的小型别墅。她空闲的时候特别喜欢在别墅里消磨时光，看书、喝茶、做饭、睡觉，没有一丁点纷扰，一觉醒来外面才过去十几分钟，仿佛凭空偷得了另一段人生。

***** 谢谢 shannee 亲的打赏，破费啦，谢谢！

边长曦推开木屋的门，里面有十多平方米，一应家具皆无。不知道这个玉镯农场是怎么设计的，即便到了后来的小别墅，里面的装修构造都完善，电路水管等等五脏俱全，但家具这些硬件设备都需要从外面搬，靠自己一点一点把窝装扮起来。

这个小木屋她暂时不打算动，至少要等到它变成二层楼的砖房，

农场的时间也变慢下来，她才准备在农场里安窝，那时候应该也到苏城基地，有个落脚处了。

她又回到溪水边，把顾叙给她的白核倒了进一大半给小溪，剩下的存在仓库里，免得需要的时候拿不出来。然后她把玉镯碎片小心包起来也放在仓库里。

照她的假设，二阶绿核的能量刺激了农场，使它升级扩大，同时也使农场从玉镯这个载体里脱离出来，她手腕上那个玉镯印记成了进入农场的媒介。

如果真是这样，这简直是个福音，从此以后就不用再担心玉镯损毁掉落或被人看出端倪，天知道她睡觉的时候都要摸着玉镯才能安心。

做完这一切，估摸着没到一分钟，边长曦不敢停留，出来一看桌上计时的手表，显示过去了一分又五十二秒。

她舒了口气，最初农场里一分钟，外面就五分钟的，现在大大进步了。不过越到后面时间变化越难，她计划着等到内外时间差不多同步的时候就可以种植了。

出来之后就感觉空气混浊，疲惫和疼痛又回来了，她抓紧时间洗了个澡——虽然在外面洗很不方便，但必须留下洗过澡的痕迹，在这种细节上她绝对不容许留下破绽。

两桶矿泉水用完后，她又回到农场在小溪里泡了泡顺便搓搓干净，纾缓了一下神经，出去穿戴整齐，擦着湿发走出去。

超市三楼一个角落亮着好多手电，顾叙他们各忙各的，有两人果真在煮东西吃，排骨和米饭的香味飘散出来令人越觉饥肠辘辘。而隔着好几个货架的另一侧，林蓉蓉也点着好几只灯，把地上清出一个空地，搬来几床棉被正打地铺。

林蓉蓉也是一个不亏待自己的人，有条件绝不像那些粗人一样胡乱窝一夜。大概是怕脏衣服污染被褥，她套着一件大睡衣，挽着头发，先在地上铺两层棉芯，垫上竹席，再铺上一层薄毯，最后轻飘飘盖上一条羽绒被，这里拉拉那里掖掖，像只小蜜蜂一样忙得不亦乐乎。边长曦出来的时候她正到处找枕头。枕头没找到，倒是找到边长曦，她献宝一样拉她过去：“长曦你看这个怎么样？听说晚上降温会很厉害，总不能干坐一晚吧，除了枕头你看看还差什么？”边长曦淡淡地说：“我不习惯和人同床。”

“哎呀，不要这样啦，床很大我睡相也很好，不会打扰你的。哎，这骨头汤好香，一会就可以吃了，不跟你说了，我先去洗澡，你不要另外再铺一床了啊。”她急急忙忙抱起两个装满衣服和乳液的脸盆冲向休息室。

边长曦看着她的背影摇摇头，初相见，会认为林蓉蓉是个很娇弱胆小的女孩，但其实胆小确实有，同时也具备一定爆发力，该果断的时候决不拖泥带水。相处久了（其实才几个小时），她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居然是个外向凶悍热情有主张的人。

说实话，边长曦挺喜欢她这个性格的。她擦干短发，真发现有点冷，她穿了一套黑色运动服，里面只一件 t 恤，夏天到了，以后白天会越来越热，两件套是极限，但到了晚上又会非常冷，就像现在。她又到服饰区拿了一件还没下架的薄羽绒服套上，坐在床铺上拿出那枚被玉镯吸收得颜色已经很淡很淡的二阶绿核，盘腿吸收起来，补充匮乏的异能，也是修复体内创伤。

因为晶核剩余的能量只有十分之一不到，对她不再具有危害性，一进来就被受损的“筋脉”贪婪吸收，她全身凉凉的，接着又暖融融的，莹绿色的能量流又在她体内循环游动，比以前的要粗上几分，经过左肋下时有意识地温养受伤的组织。

她估计自己的异能也进步了，虽然没像农场一样升级，但也强了不少。

她感觉还没过多久，耳边传来闹哄哄的声音，不由微恼地睁开眼，原来是二楼的人冻得受不了上来拿棉被衣服。

索性她也吸收了快有一半的能量，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晶核收起来。

“超市里的东西都是大家的，要拿随便，声音放轻点。但有三点，不能动已经有主的东西，不能打斗争抢——真要抢你就给我下去再抢个痛快。最后，不得打扰到这里。”邱云带着人们走过来，指着边长曦这床铺以及周围，俊脸又痞绷得很硬，“谁要非那么不长

眼动了边小姐的东西一分一毫，知道后果！” 一挥手，风刃将一个货架铁质的角齐齐削掉。 众人一惊，忙说不敢，邱云点点头，挥手让他们散开。边长曦抬头看了一眼，少说有二十个人，下面总也只有五六十人，一下子就上来三分之一多。 邱云朝边长曦笑笑：“边小姐你放心，这些人拿了东西就走，我们把排骨山药米饭煮成了一大锅汤，一会就好了，你们去吃一点。” 伸手不打笑脸人，再说边长曦虽然记仇，但不至于和一个悲痛之下胡吼乱叫的人计较，又因为农场和异能有提高而心情愉悦，便也笑着点头：“麻烦了。” 邱云得到一枚笑容，愣了一下，摸摸头高兴地走了，那厢林蓉蓉神清气爽地出来，一看多了这么多跟难民一样见东西就抢的人，傻了一下，忙跑来问：“这是怎么了？” “下面的人，来拿点用的。” “这哪是拿点？”林蓉蓉生气地说，“看他们把东西弄得满地都是，看，拿棉被就拿棉被吧，拆出来又扔在地上，都什么时候了还有的他们挑剔？” 好好的一个三楼霎时间乌烟瘴气，那些放得好好的衣服啊毛毯啊电池啊纸巾啊扔得到处都是，还被狠狠地踩来踩去，是可忍孰不可忍！ 她忽然两眼一亮，偷偷地在边长曦耳边说：“他们上来拿，我们就下去拿好不好？”

下去？ 边长曦微愣。 “是啊是啊。”林蓉蓉兴奋地说，“下面有食物，可比这些用的更重要。我缺的就是那些。现在趁乱下面又黑，小心点应该不会被发现的，不过就是得请你帮我把把风。” 顾叙说下面有不少凶徒，她一个人可没有胆子下去。 要是空间暴露，想到被人抓去当移动仓库，林蓉蓉就止不住后脖子发凉。可食物的诱惑太大了，她总不能一直靠边长曦，单是邱云送过来的这些东西也不够几天吃呀，她空间里可还有很大空地呢，错过了这次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与这么个大超市失之交臂她得哭死。边长曦略有些犹豫。玉镯里的食物七七八八加起来，还可以支持她十几二十来天的样子，水果种子已经弄到了，蔬菜的种子也早在末世前就买好了，暂时她不着急着弄什么。 现在这么多人，动用农场仓库不大明智，但不用的话，她跑下去纯散步吗？可话说回来，机会难得，错过了今晚明天所有人肯定是要合力闯出超市的，难道她还能一个人留下来或者半路再折回来？ 那些丧尸可不是吃素的。 “行，那就行动吧！”下去溜一圈又不少块肉？她叫林蓉蓉套上黑色外衣，两人各自抱了一床被子，遮着头脸，混在几个人里下楼，一到二楼就溜到角落，林蓉蓉飞快把被子收进空间。 幸亏异能者的视力大为精进，在极度黑暗中也能看得清楚轮廓，再加上三楼漏下来的光，二楼人们零星点起来的灯光，也能勉强摸清情况。 二楼的人各自为政地分散开，大致可以分成三大团，放倒了货架当屏障，彼此划分且固守着各自的领土以及那一块的食物。此时人们说话吃东西什么的，还挺吵的。 这个超市边长曦两人都没来过，不清楚格局，粗略一看人们都在大米面条、面包牛奶、零食那块，蔬果和肉禽鲜货区几乎无人。 想想也是，现在没火没电的，这些生的东西煮不熟也不好携带存放，分一点够暂时吃吃也就行了。 两人悄悄摸过去，边长曦说“你先等着，我探一探。” 林蓉蓉自然点头，她紧张极了。 边长曦让林蓉蓉看着点，自己猫着腰在蔬菜这块走了几圈，确定没有人，顺手摸了几个菜，毫不留恋地到旁边的肉禽类区。冰柜都开了，被抢得一塌糊涂，好在超市有备用电源，停电之后冰柜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此时里面还凉丝丝的，她弄了一些还可以吃的收了。再过来是生鲜类，太腥了，她都不乐意伸手，不过有几个椭圆大盆里还有水流溅动之声，她凑近看了看，发现里面有活鱼虾，便连着盆子收起来。因为是活物，不能收进仓库，直接放在农场上。 酸菜区随手收了几样，蛋禽副食品区，

鸡蛋鸭蛋皮蛋这些都收了不少，同一排有榨菜、食用油、调味品等，都轻手轻脚收了一些。再过去的香菇木耳等干货倒是好东西，但临近就是大米区，有几个人坐在那里说话。

“豹哥，楼上那几个太嚣张了，你没看到那个叫邱云的刚才那个得瑟样。”一男的说。

“人家军旅出身，有大家伙在，还有三个、不，现在是四个异能者，能不嚣张？”一个阴测测的声音道，大概就是那个豹哥，接着另一个年轻男子笑着说：“那就让他们明天打头阵，他们越有能力，我们不是越轻松？”

“对，下面几百个丧尸，看他们死多少个才出得去。大哥，你弄清楚那女的是什么人了吗？她真的治好了那个被丧尸咬了的人？”一个女人问。

那个年轻男人回答：“是个女大学生，木系异能者，刚才我上去看，那个影子好像确实好了，正常人一样在睡觉，实在神奇。”

豹哥吸了口烟拍板决定：“这女的我们要搞到手，先去探探她口风，拉得过来最好，不行的话也要看着点，不能让她为别人所用。”

接着又商议起明天冲出超市的事。边长曦慢慢退开，摸了一圈心中了解了情况，回到林蓉蓉身边。林蓉蓉紧张地问：“可以了吗？”

“嗯，没光的地方都没人，不过你要小心，地上垃圾很多。”

又跟她细细点了特别容易磕磕碰碰的地方。

林蓉蓉感动得直点头：“那我去啦。”

边长曦望风，重点关注那个豹哥那边的灯光。

如果没有听错，那个女人是杨晓雯，没想到她居然逃到超市里面来了，那个年轻男人和她是一路的，“豹哥”是谁不知道，没想到他们居然已经盯上自己了。

边长曦微微冷笑一下，这世道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人的心理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扭曲，人性深处的恶意被释放出来，任何理由都可能引爆他们心底的暴虐，任何一个不小心也会让人招惹上仇家，死得莫名其妙。

不过，重生者也是这么容易欺负的吗？十多分钟后林蓉蓉也表示大功告成，正好楼上的人搬东西也快结束了，她们低头混上去，没想到刚站稳面前就出现一个黑黝黝的人影。

边长曦低呼：“顾叙！”随即调整了声调，“顾队长，你这是要……”

“排骨汤少了一样调料，我下去拿。”顾叙看看她们两人，林蓉蓉有一种被捉赃当场的心虚感，弱弱地转过头，他视线落在边长曦身上，“你的伤好些没？”

“好多了。”

“那就好，我看着也确实精神了很多，那个碎掉的东西……”

“一个小饰品罢了，不要紧的，估计是承受不住能量。”

顾叙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你们过去坐吧，马上就能吃了，我去去就来。”

边长曦看着他的背影，眨了眨眼，拿个调料需要他亲自去？她觉得他的眼神很深，像是看透了她的想法和作为。她暗暗想，顾叙就是这点不好，在他眼前几乎谁都没有秘密，一双眼毒得厉害，就因为这个，前世也好现在也好，她一直有些发怵和他相处。

其实就算暴露出空间，就说自己是空间系木系双系，别人也不会怀疑。但自己衣食住行都是一个人，需要的物资其实一点点就够了，虽然可惜，但确实没必要时时刻刻大肆收集，完全可以瞒着任何一个人。

而且事关农场，容不得她不谨慎，前世的悲剧她再也不想经历，秘密嘛，就要死死守住丁点不露风才妥当。

今生她与顾叙只是陌生人，也只想当陌生人，出了超市就要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虽然她对他怀有感激和愧疚之情，但也是上辈子遗留的情绪，能帮他时尽力便是，掏心掏肺她是做不来的。

吃了饭睡觉，闹闹腾腾的超市终于完全安静下来，外面丧尸的嘶嚎却越发清晰，声声催人心神颤抖。

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边长曦睡得很好，一睁眼便已是日早上，她望着高高的天花板发了会呆。

每一次醒来都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仿佛仍身在末世七年的云华基地，那个基地虽然不大，虽然不很强盛，虽然以诸云华的名字命名、以他一人尊，虽然自己的许多措施都得不到通

过和执行，但好歹是自己的托身之所，寄托了她的理念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她本以为，自己会为之付出终生，同诸云华过着不相爱但互相扶持的生活，直至那些怪物或者无情的岁月将她杀死。一觉醒来，才发现无情的不是灾难，而是人心。她叹了口气，爬起来收拾自己，洗漱。顾叙那边除了仍昏迷的影子，正煮东西的邱风，不见其他人，邱风一边搅动长勺，一边笑着跟她打招呼：“边小姐早。”“早。”边长曦擦了把脸，看他煮粥，一锅只放了肉末和玉米粒的白米粥硬是被他煮出喷香诱人的味道来，再想到昨晚那顿排骨山药，她暗暗感叹这厨艺比她可厉害多了。他用的电磁炉是改造过的，用一只笨重的电瓶供电，不见烟火气息，但见袅袅的白气将他笼罩，越衬得他动作优雅眉目俊秀。邱风是五个人里长得最斯文的，不同于他弟弟邱云的俊俏和痞气冲动，这人儒雅中透着一丝犀利，温和的时候彬彬有礼，发作起来眼神却可以如刀子一般刮骨剥心。边长曦心里暗自评价着。这个邱风和那位倒霉的影子前世这个时候大概都已经死了，她从未见过此人，心里难免有些好奇，此时看来，能这样细心对待烹饪，除了是个做厨师的好料，做后勤的好手，只怕胸中沟壑不浅。是个人物。前世早早死了实在可惜，难怪邱云后来会和顾叙闹掰。他问：“阿叙他们去查探情况，不发生意外的话我们今天突围，向新规划区出发，边小姐有没有什么打算？”“差不多吧，现在好像旧城区这边越来越不安全了，早走少受罪。”边长曦下巴抬了抬，“他怎么样了？”“你说影子？如正常人一般，就是不醒来，边小姐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边长曦过去握着影子的手感受了一下，他体内那种黑黑的小点变得大了一点，但反而没有了昨天的凶猛阴戾，而显得凝滞无力，倒是有另外一种力量在抬头。边长曦疑惑地想了想，黑色的力量应该是病毒一类的东西，那么另一种力量就是影子自己的，按她一惯的经验，应该是在觉醒什么异能。至于为什么还不醒，这和昨天他突然生命体征俱无一个道理——她也理解不了。反正目前看来，情况在好转。“我也不知道，不过人都正常了，相信清醒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边长曦站起来，“我也下去看看。”正好林蓉蓉也醒了，她跟她打了招呼，背着背包和直刀下楼。二楼的人们在收拾东西，怎么收拾都发现好多东西带不走，于是为带什么而争吵不休，几个看起来在其中地位有头脑的人聚在一边商议着什么，边长曦的下楼使后者闭上嘴，纷纷抬头望过来，其中就有“豹哥”、杨晓雯他们。豹哥是个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一身富有爆发力的肌肉，阴鸷冷酷的眼眸，手上夹根雪茄，身后两个小弟，无一不对人们昭示着他在末世以前是一个多么超然有能量的人物。至少比黄牛出身的刘猛张虎要强。边长曦却不认识他。前世苏城基地但凡有些头脸的人物，她都多少听说过一二，可这个豹哥她完全陌生。忽然她感到一种恶意的眼神，望过去，那个杨晓雯正狠狠地瞪她。她长得的确很漂亮，二十二三的年纪，红衬衫花抹胸，浑身上下透着成熟女人的妩媚冶艳，即便是这个时候还将卷发打理得错落有致，性感嘴唇上涂着莹亮唇彩。她身边一个年轻的男人拍拍她，过来几步温和地对边长曦笑笑：“边小姐。”这个就是昨晚说让顾叙“打头阵”的人，杨晓雯叫“大哥”的，边长曦做出惊讶之色：“我们见过？”“昨天就在超市外面，边小姐可是向我妹妹砸了个招财猫呢。”边长曦恍然：“哦，我记起来了，当时还有人骂我神经病来着，那人就是你吧。”对方脸色一僵，不过他以前肯定是个精英人才，养气功夫到家，瞬间又堆起笑脸：“边小姐对我们是不是有点误会……”边长曦不等他讲话，抬头寻找：“我记得当时你们有好几个人，他们呢？”杨晓雯尖声道：“他们跑得慢都被抓伤了，臭女人，你满意了？”

都是因为你乱叫才害死他们的，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撕烂你！” 她“大哥”想拦她已经来不及，旁边的豹哥脸色微微绷下来，瞪了杨晓雯一眼。边长曦冷笑：“不用等‘有一天’，你现在就可以找我报仇。” 她转身离开，双手攥得紧紧。

杨纵，真的是他！ 那年轻男人叫杨纵，和杨晓雯有没有血缘上的关系不知道，但绝对有肉体上的关系，他本身似乎是个金系异能者，后来杨晓雯攀上高枝，也带着他爬到不错的地位，在边家所在的那个小区任职贸易区管理员。这个职务重要性和利益联系不赘述，反正边家曾为了一点点的利益百般讨好他。边薇和杨晓雯有仇，色、诱无效，杨纵隐晦提出自己看上了边长曦，那时边长曦已脱离边家，她那位“以大局为重”的大伯就设计诱她回去，捉了她打包送给杨纵。

杨纵自然是对她没兴趣的，逗老鼠一般捉弄她，杨晓雯和一群色痞酒客在一边看得津津有味，当时的那种屈辱感真是叫人刻骨铭心。其实归根究底，不过是杨晓雯追求边长曦无果，把气撒到她头上。 这两个变态！ 边长曦深吸一口气，隐藏起自己眼中的阴郁，走出超市入口，就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窗边俯视下方。

顾叙转头看到她，道：“你来看。” 边长曦走过去往下一看，皱起眉头：“好多丧尸。” 下面黑压压一片，何止是几百丧尸，几乎没有两三千头，他们似乎认准了超市，团团围住，但是没有像昨晚那样撞门或者吼叫，安安静静地徘徊游荡着，因此在超市里面根本感觉不到外面有丧尸。扑鼻的恶臭滚滚而来，即便已经有些嗅觉疲劳，一时间还是被熏得难受不已。边长曦却十分镇定，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厌恶，只是皱皱眉头：“这么安静？” 顾叙看她一眼，眼里闪过微异，指着一头丧尸道：“你看，丧尸发生了变化。” 那头丧尸，个头比别的要高一个头，身材硕大，身上有一个一个鼓起的肉瘤，上面还冒着黄浊的汁水。别的丧尸对它似乎有些畏惧，都不敢靠近它。

边长曦声调沉了一分：“二阶丧尸？” ***** 感谢金刚力士 4 号的打赏，亲破费了，谢谢！ 内个，亲吼得那么深情，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今天加更啦，第二更会在六点的样子，亲们要来看哦 0(n_n)0~

“二阶？” “嗯，和异能者一样，丧尸也是可以进化的，最初的是一阶，现在这种是进化之后的二阶，它们对一阶有天然的震慑力和控制力。” 边长曦说，一边视线掠过，发现至少有三头二阶丧尸。

顾叙看着那丧尸，墨黑俊逸的双眉也微微拧起：“它们比起一阶……” “除了在力量、速度、感知方面都更为厉害，有的还会进化出异能？” “异能？” “对，就像人一样，会有金木水火土，当然还有其他的，昨天我碰上的就是冰系的。” 边长曦低嘲，“差点就被干掉了。这些家伙不大好惹，他们的智商也会相对提高，估计就是这些二阶弄来了这么多一阶丧尸，并且叫它们不再暴躁守株待兔。不过它们也有一个很严重的弱点。” 顾叙感觉边长曦议论丧尸的口吻，就好像它们是一个和高等动物甚至是人一样的物种，不像别的人，张口闭口怪物垃圾，唾弃厌恶到极点，她好像并不怕也不恨这种东西。

“什么弱点？” 顾叙虚心认真又好奇。

边长曦惊觉自己说多了，但大概是被杨纵杨晓雯堵着气，前世那些糟心事不能拿出来与人分享，但那么多经验，那么多先知一般的认识，此时却颇有些不吐不快，她微微笑着继续说：“一般来说，丧尸越进化会长得越好，就好像我们人类世界，上流人物总比底层的来得光鲜亮丽。进化之后居然变成这番丑模样，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过渡品，一种是失败品。无论是那种，它们都是异能粗糙无力，而且容易被打断，最重要的是，它们无法将异能与实体能力融合使用，老喜欢顾此失彼。” 顾叙黑眸微亮：“你的意思是，只要引诱它们使用异能，但在发出的最后关头打断，如此反复就可以轻松搞定它们。” 边长

曦心里叹了口气，之前对付那头冰系丧尸，如果自己早记起这一点也不用跟它硬碰硬了，还碰得那么惨。“可以这么说。”“你之前说‘有的’会进化出异能，那‘没的’呢？”这人还真喜欢捉别人话语中的漏洞，边长曦挑眉：“当然就只晋阶不进化喽，那些也是越长越整齐的。反正各有各的难缠，也各有各的短板。不过话说回来，目前的难题不是这些二阶，而是如此多数量的一阶吧？你有什么好主意让我们离开？”顾叙却灼灼地望着她，笑叹道：“边小姐你懂得真多。”“你说过不追根究底的。”她侧侧身，露出背后的直刀刀把。顾叙垂下眼睛：“不敢，能和小姐保持友好关系，我就已经能获得最大利益了。”边长曦一怔，释然笑道：“市侩！”“顾队长！”顾叙抬头一看，脸孔微微冷下，边长曦跟着看去，原来超市里出来了很多人，带头的是一个年轻男生和一个像是他妈妈的妇女。那妇女谄媚地笑道，“顾队长，你们是在讨论一会怎么出去吧？”扫了边长曦一眼，有些不屑地道，“一个小丫头懂什么？我家赵城从小就学习好懂得多，让他帮你们出出主意。对了，还有子越海涛他们，让他们也跟着学学，出出力，咱们也不能什么都靠你们是吧？”一副当家做主的气派，说着还推出后面两个男生，两人都是一脸不自在，不过叫子越的是生气妇女说的只是他“跟着学学”，一下子就矮了赵城一截。他力在表现自己，忙挤到面前对顾叙献殷勤：“是啊，顾队长，我们好歹是大学生，没什么力气但脑子还是好使的，如今大难当前，我们也不能干坐着，其实昨天晚上我就想找你们说说我的看法了……”他话还没说完，叫海涛的那个却轻轻挥开妇女的手，走回后面扶着一个老人，低声说：“我陈海涛没什么见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外面那些丧尸，顾队长，有事你尽管吩咐我们去做，我们保证绝不给拖后腿。”说着向顾叙鞠了一躬，扶着老人慢慢转身回去。他还以为大家过来是正经寻求出路，早知道是显摆来的他就不跟过来了。剩下的人都有些恨铁不成钢地瞪他。顾叙等他们都说完了，才不咸不淡地道：“出谋划策就不必了，我们几个当兵的虽然粗糙，但脑子还是有的。”郭子越还在笑，脑残地说：“顾队长我不是看不起你们的意思，只是人多力量大，有什么事大家商量不是更好？”那妇女却听出顾叙言语中的疏冷，不满了：“顾队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想跟我们划清界限？大难当头大家就该团结才是，再说了我儿子可是你弟弟最好的哥们！可不兴这么不讲义气的！”说了半天装腔作势，其实目的都在这儿吧，害怕顾叙他们管自己逃命，急着来晒存在感？边长曦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他们，心想前世顾叙就是为了这种人失去两个战友，搞得离心离德孤家寡人，何其憋屈？她不由多看了顾叙几眼。顾叙被她看得莫名又有些尴尬，正要说话，背后传来一个痞气恼火的讥笑声：“我们今天就是不讲义气了，你要咋地？是哭天抢地还是咬我们？有本事就自己杀出去，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真是奇了怪了！”邱云武大郎和顾培并肩过来，看起来是已经在一楼晃了一圈。顾培脸都涨红了，失望地看看赵城和郭子越：“阿城，子越，说要救你们家人是我承诺的，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天真，半点用都没有就敢跳出来当英雄，给大家添了多少的麻烦。现在说这些也没意思，我只想说，做到这一步，我哥、我四位大哥都仁至义尽了，我和你们几年同学情分也到头了，从此你们不再是我的同学、哥们，以后也不要说认识我。你们以后的路，靠自己吧。”赵城郭子越及其家人大惊失色，顾培不理他，走到顾叙面前：“哥，对不起。”顾叙拍拍他的肩膀，邱云把他的脖子勾过去：“好样的，男人啊，混不要紧，有救就行，主要得拎得清！别以为救个猫啊狗啊就是善良，就是讲道德义气那也得得分人。”顾叙冷漠地看了赵城等人一眼，只说了一句：“看不清自己的位置，

就留在这享受余生吧。” 众人齐齐打了个哆嗦，顾叙径直对自己人道：“上楼，我们商议一下具体操作。” ***** 啰嗦一下：无论什么时候，这种极品都会有吧，拎不清状况，又把自己当根葱，明明有求于人还趾高气昂，最叫人不爽了。 这里剧情走得有些慢，推动情节是一，顺其自然是二。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环接一环没有停顿的那种故事，加上性子和文笔都有些散放，写得又慢，所以文里零零碎碎的东西大概会比较多，但别看赵城这些小人物一下子就占去了快一章，阅读的时候就几眼的事吧，放在电视里就几个镜头。但这确实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血肉，不写出来就感觉少了点什么。 这种情况很多，一个情节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那么点用又不是很有用，在写与不写间推敲，或者写出来了又反复地改。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改文的人，把自己纠结得要死，弄得写文就没有连贯性，一时的激情最后不知道消磨到哪里去了，文章的味道也往往有变味的危险。 可我总想着，不趁着现在年轻有时间，多折腾折腾，再过一年两年还这水平，那就太对不起给我发钱的点点，对不起可爱的编编大人，更对不起支持我的亲爱的读者大大你们了。 那就折腾吧，所幸存稿还足，也还经得起。 呃，废话一大堆，其实我的重点是，虽然这里比较枯燥，但后面出超市那段还是有料的，大家敬请期待。飘走先~~

边旷认真看了看她，像在确定她有没有事，然后献宝般地展示自己的爱车：“这不是雅马哈，我长得这么爱国能买那玩意吗？我找朋友模仿出来的，外表虽然一样，但是改造过的，机动性强上不少，我今天也是第一次骑，这回你要我就借你几天，怎么样？大方吧！准备怎么感谢我？” 边长曦当然知道这机车的来历，前世他老是跟自己念叨这留在江城没能带出来的爱车，她听得多了，此时才会想起这车，一时弄不到悍马路虎那样的彪悍货，这也是不错的代步工具。她摸摸下巴：“你那朋友有空吗？叫他帮忙把噪音消除掉点，太刺耳了。钱带了没？” 边旷撇撇嘴，心说机车声音大才拉风，大老远就能听到。 不过他还是照做，在他看来自己这堂妹一定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对边薇没好脸就算了，没看头发都剪成这样了，现在她就是姑奶奶，说什么都得应着。 打了电话叫人把车开回去改造，边旷摸出卡，和边长曦走进农贸市场：“你说不能惊动那些人，我能动的钱就只有少数，全在这张卡里了，只有十万多。” “比我有钱，够用了。” 两人走进一家批发店，边长曦在货柜上随便挑了挑，指着几样东西：“这种压缩饼干，来五箱，这种饼来二十包，康师傅方便面两箱，这种即食牛肉罐头、鱼干、咸鸭蛋、卤蛋、鸡腿、香肠都各买三十份。” 老板看看边旷像是有钱人，就高高兴兴地去打包了，边旷扯扯边长曦：“你买这些干嘛？住校需要准备这么多食物？” “我准备搬出来，房子都已经租好了，这是短期之内的口粮。” 边长曦轻巧地解释道。 边旷皱眉，拉过她悄悄地问：“你不会也看到那个帖子了吧？” “什么帖子？” “就是那个《末世降临》的帖子啊，一个多小时前发出来的，也不知道是哪个脑残写的，居然说今天午夜就是世界末日，网上都骂翻了。你好端端地要搬到外面住，不会是信了吧？” 边长曦脸色微黑，真是不好意思，您口中那位脑残不巧正是在下。 “是啊，刚才上了会网。” 边长曦淡淡地道，忽然微怔，这样也好唉。 她跑到网吧给白恒去了一封邮件，提醒他末世的事，然后一时犹豫，就在网上发帖子昭告所有人，虽然知道没多少人会信，她不过是为了自己能问心无愧，但眼下这不就是最好的借口吗？ 目光一闪，她顿时有了主意，压低嗓子说：“之前倒没想到，就是想自己一个人住一阵，不过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有些紧张起来。无风不起浪，我觉得那个帖子未必是编造的，你看现在流感这么严重，人心慌慌的，

物价都在飞涨，多买点食物储存着错不了。对了，还要留着钱去买点武器，你有门道吗？”边旷长大嘴巴：“你不是认真的吧？”边长曦凉凉抬眸：“你看我像开玩笑么？”丢下边旷，她又去买了两袋大米，三桶桶装水，五打瓶装水，几箱高脂牛奶，几箱压缩面包，一板鸡蛋。食物暂时够吃几个星期就行，事实上若非怕发生意外，她会只买几天的口粮，末世早期，只要有胆量有身手，食物是很好获取的。但她早期有别的计划，不可能浪费时间和别人去抢吃的。接着她就跑种子店，将所有见着的种子都买了一包。边旷对此分外不解，边长曦一脸无辜地解释：“小说里主角不是都会有个农场什么的？我总要先准备起来。”边旷彻底无语，崩溃地问：“那要不要再买个树苗鱼苗什么的？据说那什么空间里基本都有山有水。”边长曦想了想，点点头：“挺有道理的。”边旷：……树苗鱼苗到底没有买，毕竟奇葩了点，并且这暂时也用不着。然后她拉着边旷去了旅游服专卖店，买了几身轻便结实的行头，又淘了几件那种酷得不得了的军式束身登山服，此外还有登山鞋、登山包、太阳能手电筒、指南针、打火机等物品。这样一花，就去了三万多块钱。剩下的钱加上边长曦自己的，还有八万，边旷倒是有门路弄到拼装手枪，但他死活不同意边长曦碰那些家伙，两人讨价还价，最后边长曦退而求其次买了三柄正品直刀。一柄是20寸花梨木直刀，其余两柄银色弧形绑腿直刀，都请卖家开了刃。其实边长曦也想过，枪法她已经不赖，子弹又是消耗品，到了末世后期，枪械往往不如冷兵器实用有效。而末世前期军队政府那些执法的人都还管得比较严，同时黑、道势力又十分嚣张，用枪容易惹来麻烦，不如就练练刀法，锻炼身体，反正那时丧尸都不怎么强，她应该应付得过来。三把刀，将最后八万元用得精光，边长曦用预留在皮夹里的一张百元大钞请边旷痛痛快快地吃了顿露天烧烤，望着白炽灯下成三聚五谈天说地的一桌桌客人，边长曦眯着眼睛笑：“要是末世真的来临，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这么轻松地坐着烧烤了。”边旷对着瓶嘴灌下口啤酒，乐颠颠地说：“那有什么，只要你想，不管在哪里发生什么事，哥都烧烤给你吃。”接着他又带点小激动地说：“看我被你带动的，也感觉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不过这么大买一通，真的像在做逃亡准备，也蛮有意思的。”边长曦心中一动，道：“这算什么，真正的大手笔应该连车带汽油这些大家伙都搞定，准备的物资要用仓库来计数，还要有迎接末日的周详计划，我们这样只是小打小闹。”她顿了顿，“可惜，帖子上说的末日就是今晚午夜，也来不及多做什么了。”边旷眼前一亮片刻不语，忽然，他坚定地道：“要是末日真的来了，我马上去接你回大宅。”边长曦一惊：“千万不要！我一个人好得很。”边旷以为她就是嘴硬，还想再劝劝，但一想怎么可能有什么末日呢？就自嘲着摇摇头。边长曦却警觉起来，抬头看着他：“我是认真的，要是末日真的来了，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准备，轻易挂不掉的，可是一旦回去，你知道那些人都巴不得我死，好瓜分我父亲的股份，那时我甚至还不如一个人来得安全！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容得下我，那我也一定毫无地位毫无自由可言，那种日子有什么滋味？边旷，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千万不要来找我！”顿了顿，补充，“至少也要先积攒下一定实力，我可不想跟你一起遭人白眼。”末世后什么股份什么公司已一钱不值，没有人再心心念念着害她，但那些人翻起脸来也更无所顾忌，前世回到边家的那种种憋屈至今令她如鲠在喉，她再也不要过那种生活。她紧紧握拳，末世里拳头是唯一的道理。这一世她一定要早早觉醒异能，哪怕还是木系，也要走上强者之路。还有玉镯农场，一定要尽快尽完善地开发出来，那将是她在末世最大的倚仗。这一世谁都别想再觊觎她的宝贝，侵害

她的性命！

众人还不死心，你推我我推你想再争取一把，邱云要笑不笑地：“我说你们真是一点不操心，没半点成算一会跟不上来拖了后腿，我们老大火不火我不知道，只怕有些人要忍不住先开火了。”别有深意地瞄一眼豹哥那边。赵城他们都变了脸。他们这些人不是学生就是家庭主妇，再不就是普通白领，身体素质都不行，又没一个有那什么异能，早被超市里那些三大五粗的看不起，一会出超市，要真出点岔子，顾叙又不保他们，只怕那些人真饶不了自己。其实一帮人唱这一出，也是想在那些人面前表现一下和顾叙等的不同寻常的交情，谁知道生生被打脸，他们对顾叙都存了一份怨怼，但又怕真的惹火人家，再不甘心也只能缩回去。离去时还有人嘟囔：“真是的，拽什么，还真把自己当老大了。”顾叙几人听到了也不为所动，实在是懒得计较。几人回到三楼，把彼此得到的信息交流了一番，顾叙决定自己在二楼前面，吸引丧尸，邱风等人带着影子从大楼的后门逃。邱风说出自己的担忧：“既然是二阶丧尸控制，丧尸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邱云几个也看到了，后面也全是丧尸，你一个人在前面能把丧尸都引过去吗？而且只有一人，未免太危险。”邱云一挥手：“怎么是一个人，楼下的不都是人，想跟在我们后头占便宜？没门！叫他们出力，一半去前面，一半跟我们闯后面！”邱风无奈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只小一岁的弟弟，他难道想不到这点？顾培摇头说：“有那些人才麻烦，哥只有一个人，一面还要对付丧尸，万一有人动黑手……”他对顾叙说，“哥，我跟你一起吧，我虽然没异能，但是你教过我枪法，打丧尸还是行的。”看看，人家顾培一个学生都想到了。“不行，阿培，你没有战斗经验，出了事你哥未必顾得到你。”邱风想想他们只剩下邱云和武大郎有异能，一边是影子和顾培要保护，另外还有两个女生要照顾，两人都已经要捉襟见肘了，“我吧，我和阿叙一起留下来。”顾叙摇头：“你要指挥全局，从后面突围可不是容易的事，你的担子重着呢。”他笑着看向边长曦，“边小姐，可否请你和我一起拖延一段时间？”大家都一愣，正盯着锅里的粥研究的边长曦也愣住：“我？”她头脑里快速计算起来，诱敌基本就是在超市里向下放异能开枪，人身看似安全，但其实不然，万一后门出点问题，丧尸冲进来，那留在超市里的人就成了瓮中之鳖。而从后门突围，难免要和丧尸正面冲突，肉搏什么的也是危机重重，哪一边都不轻松。顾叙又说：“你枪法很准，也不怯战，还有异能傍身，留下来比较施展得开。”边长曦一想也是，自己是个木系，在近战上就是个脆皮，不如顾叙的火系强而有爆发力，不如武大郎那样扛得住，也不如邱云风刃的灵活，也比不上邱风有指挥头脑，走后门就是个累赘，放在前面还是个不错的狙击手。得，她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放在最合适的地方才能发挥出价值。她点头：“我随意。”接着是分配武器，顾叙拖出一口拉杆箱和一个黑色大包，一打开，林蓉蓉惊叹：“哇塞，你们是要干什么坏事？这么多家伙！”箱子和包里躺着手雷、微冲、大口径步枪、狙击和各式手枪，清一色的纯黑却看得人眼花缭乱。边长曦眼尖，还看到追踪窃听摄像等仪器，还有各种针剂。她没有像林蓉蓉那样大叹，但心中亦是震惊不小。这绝对不是一支普通的特种兵小队，据她所致顾叙身份颇不普通，但和平年代带着这么些强力武器出任务，还是有些惊悚吧？他们是要和什么恶势力死磕到底啊？发觉边长曦迷惑审视的目光，顾叙转头对林蓉蓉说话却像是对边长曦解释：“因为这次任务比较特殊，上面给批了这些东西，倒是便宜我们了，你要不要来一把？”林蓉蓉忙摆手：“免了免了，我从小到大都没碰过枪，万一误射就完蛋了。”

顾叙笑笑，开始分配，边长曦得到了一把大口径狙击枪和一把手枪，枪上没有任何标记，她也不大懂这些，看不出是什么型号，但枪拿到手上，那种沉甸甸的冰冷的触感，还有精细机巧的构造，都让她分辨得出这是绝顶的好货，比昨天顾叙扔给她的那把手枪要强得多。

其他人往身上藏枪，剩下来还有不少枪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给邱云带走，一部分留给顾叙，这是以防万一有一方失手，不至于全部家当都打了水漂。

不过这么一来，他们能带走的其他东西就少之又少了。林蓉蓉看着他们商量着怎样精简行囊，脸色一僵，有些内疚，有些坐立不安，不时瞥一眼边长曦，边长曦却垂面研究狙击枪，神色微凝不知在想什么。

不一会儿，二楼上来了一些能领头的询问该怎么撤退，有了赵城等人的灰头土脸，这些人态度好了许多，顾叙心中早已有谱，给他们分析现况，逐个安排任务。

太阳越升越高，十点多的时候，所有人饱食一顿然后开始休息，十一点四十整装待发。武二郎背影子，邱云背武器，邱风和顾培各背一个大包，里面都是食物和必须用品，林蓉蓉也背了一个包，他们和顾叙边长曦郑重道别后下楼，与二楼第一批人员汇合，去大楼后面。

顾叙转头对边长曦说：“小心。”边长曦戴上遮阳帽和耳麦——这是顾叙小队里比手表通讯仪更为

先进的通讯工具，他的小队以此联系，手表通讯仪则被分给其他带头人，此时两个频道已经被调到一个波段上，彼此联通。她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出来，点点头，拎上狙击和自己的包上天台。

顾叙看着她消失在楼道里，自己转身下二楼，那里还有八个人等着他，三分钟之后，超市大楼里五十八个人全部到位。

天气极好，云朵缥缈，阳光火辣地倾泻一地，在水泥地面和建筑的玻璃上反射出刺眼光芒，边长曦半趴在地上，背部被晒得发烫，保持着顾叙教她的最利于狙击的姿势，右眼靠在瞄准镜前，十字焦点对准了一头异常难看的二阶丧尸的肩膀，食指扣在扳机前。

丧尸惧阳，如此强烈的阳光使得他们蔫头耷脑，很不乐意动弹，要不是有二阶丧尸在，它们估计全部退走躲起来了。

耳麦里传来顾叙冷峻立体的声音：“准备，射击！”边长曦轻轻扣下扳机，枪管往后一坐，一枚子弹高速射出，几乎是同一时刻，那头二阶丧尸整个的右肩爆开，丧尸被撞飞，凄厉嘶吼顿时响彻云霄。

“长曦继续，所有人开火！”二楼顿时哒哒哒枪声一片，楼下不断有一阶丧尸倒下，边长曦目光专注，瞄准第二头丧尸，再次扣下扳机。

***** 今天 5.12，又闻警报声，一眨眼竟然已经六年了，为那些逝去的人祝福

射出第一枪后边长曦就震惊了。二阶丧尸的骨头有多硬？它如果去撞墙，塌下去一块的绝对是精钢水泥。她本以为即使是大口径狙击枪，最多也不过是给丧尸打出一个洞来，他们要的正是激怒这些有小小智商的家伙。

谁知道一击把人家一边肩膀连带着胸膛都给轰没了。这枪是专门设计来轰那种重型装甲车的吧？她来不及多想，看看那头丧尸，还好没被打死，枪口对准下一头二阶时只瞄准其膝盖。

一枪下去，二阶断腿，倒地怒吼。第三头二阶丧尸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开始高速移动起来，一边口中发出尖锐的声音。被打残的两头也跟着发出一样的声音。

一阶丧尸们激动起来，拱卫着二阶，并且更多是涌过去撞击超市大门。二楼子弹如雨点倾泻，最靠近的一阶们前赴后继地倒下，尸体几乎摞了两层。忽然，不知是谁丢出一颗手雷，丧尸群被炸翻了天，硝烟弥漫中，一个人影身上缠着安全绳从超市二楼的窗口跳下来，沿着弹雨清出来的道路往超市远处跑去。

他全副武装，头顶头盔，穿着防弹背心，戴着护肘和拳套，从脚背一直到大腿都被连缀的铁皮包裹起来，但饶是如此身形却迅疾异常，如一道残影窜了出去。

那头没有受伤的丧尸顿时闻到

了人味，知道这是自己的猎物要逃跑，当即低叫一声，嘴巴蠕动着，眼看要喷出什么来。来自天台的一颗小巧的子弹射进它的肉瘤，打得它退了一步，异能中断，只有一小丛水花从它嘴巴里喷出来，跟口水一般。边长曦左手托着右手，右手握着手枪，低声自语：“水系。”既然狙击枪那么强悍，就不要随便浪费了，打断异能而已，小威力的手枪也能够胜任。不过手枪稳定性差，如此远的距离，如果不是边长曦前世七年练出了一手精湛枪法，也不敢这么做。她视线一转，那头被打断腿的丧尸反应也不慢，已经口蕴绿光，即将吐出绿枝。“木系？”她将子弹送进它的左眼，几乎不分先后，另一个角度射出的火红子弹打进了它张开的嘴巴，那力道直接将丧尸向后推了数米，将一辆大卡撞出深坑，然后才重重摔在地上。边长曦吓了一跳，第二枪是顾叙开的！她在四楼高的天台，子弹轨迹斜向下，顾叙却在二楼，可以打出近乎平行的效果，而且也只有他可以把火系的力量附加在子弹里，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大威力？那可怜丧尸喉咙直冒黑烟，异能怕是用不出来了，看得同为木系的边长曦眼角直跳，有种自己喉咙也痒痒的感觉。绝对不要招惹顾叙！水系丧尸终于怒了，喉咙里发出像水滴在滚油上似的声音，边长曦耳膜发紧，接着看到四面八方都有丧尸往这里聚集，尤其是大楼后面和侧面的一齐往前涌。“来了！”她冲耳麦低喊。顾叙在频道里命令：“陈海涛，回来！”原来这个跳下去装作要逃跑而刺激二阶丧尸的人正是陈海涛，顾培三个同学之一，也是表示完全听候差遣的那人，他不知何时觉醒了速度异能，知道这个诱敌计划后主动请缨。他也戴着耳麦，听到顾叙的命令，在丧尸堆里紧张晃悠的他如释重负，忙调头一阵风似的跑回去，自然有人拽着安全绳把他往上拉，期间所有人集中火力掩护他，边长曦连连打断二阶的异能。他还吊在半空，地面上就全被丧尸占领了，数之不尽的丧尸看得人反胃。它们得到命令狠狠轰击大楼正面，顿时大楼一阵震晃，已千疮百孔的玻璃门和墙壁上裂纹更明显，还好里面被大件家具柜台等物死死堵住，一直抵到相应的墙上，就算门碎了，丧尸也进不来。木系丧尸终于缓过劲来，一声长细嘶叫，其它丧尸开始撞击柱子，嘴咬爪刨，似乎要把整栋楼给拆掉。二楼的人们看得胆战心惊。这丧尸的报复心也太强了吧？顾叙眉眼凌厉冷沉，低声问：“邱风，你那边怎么样？”“丧尸走了一半……三分之二……一头二阶的往你们那边去了。”邱风冷静依旧，忽抬高声音，“准备——突围！”后方传来接连爆炸之声和激烈枪声，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必须有强火力集中压制才能冲得出去，争的就是那一时刻的机会。可是这么一来前面丧尸就被惊动了。顾叙冷眼看一阶丧尸乱成一团，二阶的也似乎懵了，又好像反应过来，要带一阶离开，他道：“拦！”二楼的人开始有规律地投掷手雷，不求炸死丧尸，只要封死其退路，把它们拦死在此地。不过二阶十分自私，要一阶冲在前面，一阶是抱团走的，往往被一炸一个准。这也是现在还留着二阶的原因，如果没有它们控制着，一阶铁定沙子一般地散了。敌人的优点，若利用得好就可以让其成为缺点，不过经此一役，顾叙也看清了高阶丧尸对低阶的绝对控制力，这让他有些忧心。“再坚持一会，突围部队马上就要成功了！”他鼓励大家，忽然，他看见那头被边长曦爆了肩的丧尸爬起来，吼叫一声，抓过旁边一头一阶丧尸，一口咬碎了脑子，把大脑和其中的晶核都咬进嘴巴，大力咀嚼着，然后它残破的胸膛和肩膀竟然又慢慢长出来。“呕！”看到这一幕的人们脸色发白，捂嘴作呕，顾叙忙道：“稳住，手雷不能断！长曦，杀了它！”边长曦已经换上狙击枪，然而接连两枪只打死旁边两头一阶的：“不行，它移动太快，丧尸

也太多了……不对，它要吃木系丧尸！”那丧尸吃了一头丧尸后提速至少两倍，眨眼来到木系丧尸身边，提起它一口咬了下去，边长曦连忙开枪，被它一闪头躲开了。它抛起木系丧尸，边长曦第二枪打在木系丧尸身上，后者如气球一般炸开，骨肉纷扬。边长曦还想再开枪，它却又开始狡猾地不停移动，当它再次停下来，身上恐怖的肉瘤正在收敛，全身散发着奇异的光彩，腐烂程度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轻。边长曦吸了口气：“它进化了。”从过渡品进化成一头真正的二阶丧尸。它盯着边长曦，嘴巴噉动在积蓄异能，边长曦一枪打烂它的颧骨，它退了两步，但异能并没有被打断，猛然间，一条粗长的黑绿色藤蔓从它嘴巴里抽出来，迎头刺向边长曦。边长曦心下大震，马上弃枪逃跑，藤蔓速度更快紧追不舍。她跑到天台另一侧，展臂跳下，藤蔓竟转了个弯追下来，眼看着就要刺穿她的头颅，忽然被一团火从后面烧上来，转眼变成了灰烬。

边长曦被自己的藤蔓掉在半空，眼睁睁看着丧尸的藤蔓被烧得干干净净，最后一点灼亮的火苗消失在空气中。几丝草木灰悠悠落下，她忙往旁边一荡，不让这种东西落在脸上。她的心也跟身体一样，荡着秋千，上下无着，跳得激烈精彩。

这是她重生以来，最危险的一次。脸上热极，好像还残留着凄烈火弧的温度，急暴得似乎要把心脏给洞穿……“长曦！长曦你没事吧？”耳麦里急切的呼喊叫醒了她，她眨眨眼睛：“还活着。”

“受伤了没？”“多亏你及时，没有。”她顺着藤蔓往上爬，喘气苦笑道，“会转弯的藤蔓，那丧尸一定是个天才。”“再天才也折腾不了了。”顾叙冰冷地说，“你在上面休息一会，剩下交给我。”边长曦边爬，就听见一声

爆破似的巨响，整个地面都震了一下，她攀住半米多高的天台围墙，翻身滚进来，仰躺着喘了两口气，然后匆匆跑到狙击枪前。下面已经没有那头天才丧尸的踪影，光剩下一团黑渣渣，甚至它本来站着的位置旁边，那辆车身凹陷的大卡整个被掀翻，车身冒火熊熊燃烧。而剩下的一头水系丧尸以及两头从其他地方来的二阶，学着也去咬一阶，其中一头已经被轰成渣，另一头就在边长曦俯视的那一刻被一团火撞飞出去，落入尸群燃烧起来。边长曦惊讶：“你的火系这么强？”像炮弹一样。

她的声音通过耳麦，只有顾叙一人听得到，也只听得到顾叙一人的声音。“不是我，是枪榴弹。”枪榴弹？边长曦微讶，

枪榴弹是步兵小型爆炸武器，威力大携带，爆炸力与手雷和迫击炮相近，射程却居中，杀伤破甲能力一流。末世许多武器都是仿照以前的枪械制造的，云华基地就会自主研制，但在枪榴弹上遇到了许多技术难题，最后不得不放弃，诸云华为此一连几天心情不佳，她也跟着记住了这种武器。不过刚才她没有看到这个，想必是顾叙压箱底的宝贝，她忙道：“好东西别在这里浪费啊，剩下那头二阶给我。”

“可是……”“你以为所有丧尸咬了几个同伴就能进化的吗？刚才那个是天才。”她说，扛起狙击枪，顾叙似乎沉默了一下，继而笑了：“看来是我有失分寸了，既然不会马上进化，我们再留它一会。”

“再留？”边长曦顿住，看着那丧尸跟国王一样号召着一阶。这时，马路的左右、两侧路口同时出现好几辆车，车窗降下，里面的正是从超市里突围出去的人，他们朝丧尸群开枪，大肆挑衅，逗得对方暴躁不已，然后扬尘而去，等到车子开去三十来米的时候，顾叙才再次出声：“杀！”她顿时明白了，瞄准那二阶丧尸，一枪爆头。

一阶们再无领导者和制约，追着逃逸的汽车而去，一下子分成好几股分流，留在超市面前的反而成了小众。而如果早一步杀光二阶丧尸，一阶就会早一步失去约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边长曦是知道计划里这个步骤的，只是被刚才那个插曲弄忘了，顾叙也是一样，险

些铸成大错。眼看丧尸散得差不多了，顾叙道：“我们也走，长曦下来吧。”边长曦抹了把汗，收拾收拾，抓着遮阳帽一边扇风一边下来，就看见顾叙身后放着拉杆箱，站在三楼等她：“又上来干什么，快走吧。”“我已经让他们去弄车，耽误一会不要紧。”顾叙摘下耳麦，在她要从面前走过时，忽然一把拉住了她，“我有话想对你说。”边长曦一滞，迈出去的腿收回来，退开半步抬头看他。“好奇怪啊，老大速度好慢。”外郊公路，背靠山林的大型加油站里，七七八八停着各种车辆，少数丧尸已经被清理干净，从超市里逃出来的幸存者们，在快餐厅、便利店、职工宿舍里寻找有用的东西，没办法，刚才光顾着保命，哪里敢带多少东西，吃的用的每个人都不多。当然队伍里出现了伤亡，当场死了两个，还有两个被丧尸抓伤了，已经被五花大绑着分别关起来，有人伤心哭泣，有人庆幸倒霉的不是自己。还好好活着的人还有四十四个，这其中不包括还没有归位的顾叙边长曦等十人。仅仅是前后脚离开超市，就算开车的路程不同，这会大家都聚齐二十多分钟了，顾叙他们也该到了。比起其他人的担心，顾叙的战友毫无负担，尤其邱云，他现在只关心一件事。“老武啊，你说，老大为什么非要边小姐留下来，先前我们是担心老大只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得有个人和他相互照应，但他还不是把人安排到天台去了？哪里来的照应？当时我就想说了，这事谁不能做？你和我哥走不开，阿培也行啊，老大非点了边长曦，你说这是为什么？”他勾着武大郎的脖子咕咕歪歪，武大郎这会却毫无精明相，憨憨的像个傻大个：“我不是队长，怎么知道？”“脑子呢，你就不会猜吗？”他摸摸下巴，深沉地道，“我看啊，这边长曦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被老大看出来，所以单独留下她来考察考察？”一边查看各车性能优劣的邱风闻言看了他一眼，默默地又转回身去，隐约听见他自言自语：“情商这么低怎么办呢？”不过他转头还是叫来顾培：“阿培，你和边小姐一个大学城的，知不知道她？”顾培眼神闪了闪，说：“边长曦，不，边小姐名气挺亮的，可惜不大好听，不过她家庭比较复杂，我觉得那样或许她故意的。”他笑容灿烂地道，“通过这么一天相处，我觉得她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明明和我一样大但比我可厉害多了。谣言这种东西不能信，邱风哥，以后你要是听见有人说她坏话，八成是羡慕嫉妒恨，可不能当真。”然后他有点八卦地靠近：“邱风哥，我哥是不是对她有点意思？我从没见过我哥对哪个女生多说话，刚才她遇险，你听我哥那个担心的语气，还把枪榴弹拿出来用了，他很少那样失态……”看看，情商高的在这里。邱风优雅冷静地点点头，又说：“这个不好说，我们也别乱猜，你哥有分寸的。”

邱风又找林蓉蓉，旁敲侧击：“你和边小姐是同学吧，怎么只有两人同行，其他的人呢？”林蓉蓉哼了一声：“其他人都是渣，长曦多好，她一个人可以抵好多个！”她停了一下，“不过我认识她也不久，就比认识你们早一个小时的样子。”邱风颇感惊讶，林蓉蓉就把她是怎么遇见边长曦，然后她帮自己杀了二阶丧尸的事说出来，她虽然没本事，但是该佩服该感激的绝不含糊，而且她看得出来，边长曦心正。就像她明明可以在看到二阶丧尸的那刻转身逃跑，但她没有，即使不敌还是第一时刻冲上来；她明明可以独吞掉二阶绿核，却一本正经地说平分；她们原是陌生人，自己又弱爆了，唯一有的空间人家也不大看得上，去超市的时候她本可以丢下自己，但她也没有，不但带上自己，而且言语态度上没有丝毫轻慢不屑。别看她表面冷冷的不近人情，但她是个好人，比起那些口蜜腹剑的，那些当面笑背后刀的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样叹着，她就这些话都说给邱风听，他默默无语表示认同，但心里却并非这么想，一个

人有多面，或许你所认为的好只是对方的不屑计较，而当她真的计较起来，谁知道是什么情形？正说着，公路上开来一辆车。“是他们！他们回来了！”等待的人们欢呼起来，车刚停稳，没等他们冲上去拉住自己的亲人问好问歹，车里就一个接一个地冲出来人捧腹就吐。看得人们一个心惊。边长曦从副驾驶下来，脚还有些发软，烈日当空，她甩甩头下意识扶了下车门，结果摸到一手黏腐。满车都是丧尸拍上去又掉下来残留的腐肉，车身破烂肮脏得就像是从地狱尸堆里逃出来。她看着手里的秽物，周围一片呕吐声，突然觉得自己胃里也翻滚得厉害。林蓉蓉从便利店里跑出来：“长曦你终于回来啦！你怎么了？”顾叙从驾驶座上下来说：“丧尸太多，车开得有点猛了，你扶她去休息一下。”他又转头叫邱云等人照顾一下其余八人，自己和邱风边走边说：“怎么样？”“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看样子也不行了，但那些人闹……”邱风下巴点了边长曦的背影一下。林蓉蓉带边长曦进便利店。这个加油站正是边长曦昨天早上过来偷油罐车的那个，这边出去就可以直接上高速去新规划区，也是她提议大家退来这里的。便利店里自然已经被刘猛的人搜刮一通，显得有些空旷，一进来就感觉比外面凉快多了，她看见还在昏迷的影子被安置在几张瓦楞纸和车座垫上。林蓉蓉急忙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瓶没开的水，打湿新毛巾递给边长曦：“看你一头汗，快擦擦。”一边拿出一把梳子给她梳理凌乱的短发。边长曦有些不自在，但她实在没力气，一辆车上挤了十个人，又呛得玩命一样，她险些要窒息过去。一屁股坐在地上擦了把红彤彤的脸，又擦掉手上的秽物，喝了口水润润快冒烟的嗓子：“你们到了多久了？”“也没多久，二十来分钟的样子。”林蓉蓉坐在她旁边，“有个事跟你说，你要有个准备，那边职员宿舍里有两个被丧尸咬伤的人，我去看过，跟丧尸也没两样，但他们的家人吵着要等你去治疗，就是不让邱风枪毙，气得邱云把自己人都拉出来理都不要再理他们了。长曦，你能治吗？”边长曦说：“我又不是神，你都说和丧尸没两样了，还怎么治？救了影子也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可你看他现在还没醒。”她摇摇头，自己这方面一点经验技术都没有，可人就是这样，一旦做了件厉害的独一无二的事，人家就会盯上你，伤者家属的怨恨倒不要紧，她不在乎，但是有些麻烦就让人厌烦。比如现在，她还没喘匀气，一个红色人影就推开便利店的门，居高临下地说：“边小姐，救苦救难的大医生，那边有人等着你去救呢，你不发发慈悲？”边长曦凉凉地看一眼杨晓雯，还有她身后探头探脑的几个幸存者，通过耳麦联系顾叙：“……顾队长，我能力有限，那几个受伤的人我帮不了……好，我知道了。”她抬头跟杨晓雯身后的人说：“顾队长说十分钟后出发去新规划区，想跟着一起走的可以回去准备了。”人们一听这话，热闹也不看了，赶紧散了，因为宿舍楼里有三个快变成丧尸的人，人们都是在快餐厅那边休息。杨晓雯一看她拉来的人跑光了，跺跺脚质问边长曦：“你不去救人是不是因为没本事？救不了？”“关你什么事？”林蓉蓉代为回答，把人往外面赶，“别在这里挡着，暑气都跑进来了。”她把门顶上，愤愤不平地说：“这女人太讨厌了，突围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干，只知道一个劲尖叫，耳膜都要被她叫破了。不过长曦你要小心，我老感觉她针对你一样，还有和她一起的什么豹哥大哥的，刚才还旁敲侧击地问我你的事，不过我什么都没说。”边长曦想，她当然要针对自己了，心眼小得针尖一样，这女人很能记仇，不过自己的心眼也不大就是。而那个豹哥和杨纵，是要看她到底有多少本事吧，没准伤者家属闹腾就是他们怂恿的，目的就是逼她露手。“还有谁来问过我？”“还有邱风。”“他？”“他们好像对顾队长

单留你在超市很不理解。”林蓉蓉笑嘻嘻地问，“对了，顾队长到底干嘛留了你？”边长曦脸色微沉，看了一动不动的影子一眼：“你跟邱风说了什么？”林蓉蓉见她严肃，心里也跳了两下，赶紧摇头：“也没什么，我只说了怎么和你认识还有杀二阶丧尸的事，他也没什么反应，然后你们就回来了。”边长曦略作思索，拉了林蓉蓉出去，见四下无人，就压低嗓音说：“空间暴露了。”

“什么？怎么会？”林蓉蓉很吃惊，“难道是昨天晚上我们……”边长曦自己也相当惊讶：“还记得昨晚我们上来，是在楼梯口遇到了顾叙？他说他那时感受到了异能波动，然后下去后就发现有些东西少了，三下两下谁知道怎么就联想到空间上。”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实在厉害了点。“那、那他怎么说？不对啊，那他为什么留着你不该找我吗？”边长曦笑了一下：“因为他以为有空间的是我。”“那你怎么说？”“没办法，只好把你供出来了。”边长曦看她一眼，“他开诚布公地，说超市物资放着也白放，既然已经发现了我的秘密，那我拿不拿，暴露不暴露，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还说不会不经过我意愿就宣扬出去。”林蓉蓉叹了一声：“顾队长是个好人。”

“是啊。”边长曦望着烈日下的水泥地，眯了眯眼。人家看穿了她的秘密，没拿来大做文章，威胁利用，而是屏蔽其他人单独跟她说透，要她别因为顾忌就白白放着物资不拿。这是他的好心。但边长曦没告诉林蓉蓉的是，接着顾叙又说，要是觉得不好意思，收的物资取出三成当给他的储备资源。这就是利益考量。虽然她觉得这只是一种托辞，是为了不让她拒绝收物资找的借口。

但即使不是，真的从他自身利益出发，那么这个人，有公有私，讲义气又不会跟缺心眼一样巴巴地帮别人不求回报。这样的人安全。无论是哪一种，她其实都动心了。顾叙纯粹示好也好，要她做后路也罢，她又何尝不想和这个未来强者打好关系？反正好来去还是她占便宜。凝视他深沉真挚的眼神，她险些要感动应下。幸好她心里有鬼，问了一句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有空间的。也幸好顾叙很实在地回答了。他这才提到异能波动。一句话打消了她所有念头。

波动？哪里来的波动？她的农场跟异能没半毛钱关系，瞿益曾实验过无数次，使用农场时任何仪器也测不出个不对劲来。她顿时明白，原来顾叙只知道有个空间，却不知道有空间的是谁？为什么猜测是自己而不是林蓉蓉，不是边长曦考虑重点，她只瞬间回神，顾叙这个人果然还是太危险了，眼神太辣，头脑太好。他今天能但凭蛛丝马迹推断有个空间，他日就能一步步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个农场之类的东西。论谨慎、智慧和能力，边长曦哪怕多活了七年也自问不是其对手。况且不愿意暴露农场，她有更深一层的考量：

自己能重生，是不是别人也可以？万一是前世熟悉的人……她恨不得把农场藏得深一点，再深一点，届时好给她更多冷眼旁观以思应对的余地。

而如果真当着顾叙的面开启农场，却没有一丝异能波动，这本身也相当危险。所以她将错就错，说有空间的是林蓉蓉，他找错人了。那一刻顾叙英俊面容上明确闪过错愕，也不知是信了没有。边长曦心中暗叹，抿开了嘴角：“我跟顾叙说你虽然有个空间，但非常小，装不了什么东西所以才没有说出来。如果你还想藏着空间，就什么也别说，顾叙不会为难你的。”林蓉蓉沉默了一会，幽幽地说：“其实我挺后悔的。”她抬头说，“之前大家都不熟，我不敢说自己有空间，可是刚才从超市里出来，他们几个人就连顾培也很护着我，我毫发无损。他们都是好人，如果我早一点说有空间，就可以帮他们多带上一点东西了，其实我空间里还空着呢。”边长曦笑：“那你就毛遂自荐吧，说自己修炼之后空间变大，顾叙他会很乐意接受你和你的帮助的。”“不能算帮助，我问过了，

他们的目的地也是苏城基地，既然是同路的以后肯定要一起走，我走不能光享受不付出吧，是要贡献一份力的。大家互相依靠，才能相处得更好嘛，可是你说我这样说会不会显得不自量力。” “依靠？”边长曦有些怔了，然后缓缓一笑，林蓉蓉觉得这笑里有许多凉薄惨淡的东西，让她有些不适，“你说得对，大家本是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为什么在一起，不就是为了互相依靠？” 所以，不需要相互依靠，还处一块儿做什么？ 边长曦心中自嘲，重活一世她最抵触的就是“依靠”这种东西。 依靠会让人软弱，会让人迷失自我，会让人看不清楚身边人的嘴脸看不清真相，然后在失去这个依靠的时候，你还会因为承受不了接受不来，耿耿于怀无所适从，犹如天崩地陷一般苦不堪言。 前世说过要给她依靠的两个人，边旷死了，诸云华？说话犹如放屁。她再也不信了，再也不要信了，这辈子，她只靠自己。 十分钟后，顾叙宣布出发，爱跟的人跟上，不跟随意，但没人愿意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再累再有情绪，也乖乖爬上自家的车。 边长曦之前是打算一出超市就各走各的，可真临头了，看看情况这话好像还真提不出来，不然显得太突兀谁知道顾叙又会想什么。在他面前她是干什么说什么都要考虑再三，她觉得自己太冤枉了。 前一波四十四个人闯出超市时是开了好多车的，后面十人虽然才一辆车，车也被撞得不好再用，但好在加油站里还有几辆轿车，大家分配分配，都够坐，宽松得很。边长曦、林蓉蓉和顾叙两兄弟一车，邱凤邱云武大郎和昏迷着的影子一车，这样是为了方便照应。其他人他们不管，只有陈海涛一家，顾叙看重这小伙子的勇敢，安排他们的车就尾随其后，路上有什么事也好照应。 顾培为自己这个同学高兴不已，只差钻进他们车里去聊天，不过为了能让顾叙得到休息，他又坚持回来开车。 外头烈日灼灼，车里就十分闷热，顾叙坐在副驾上闭目养神，边长曦和林蓉蓉坐在后座。她竖起领子，一顶白色鸭舌帽扣在脸上，两臂又在胸前随着车的行进而微微摇晃，浑身虽不曾透出生人勿进的气息，但也拒人千里。顾叙不知何时睁开了眼，漆黑的眼神从后视镜里探去，只能看到她下巴处一小片白皙的肌肤。

“哥？” 安静的车内，顾培边开车边瞟了他哥好几眼，感觉他眼神不大对劲，终于是没忍住喊了他一声。 顾叙从后视镜上徐缓地收回目光，敛眸静默了一息，才转头问：“怎么了？”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盯着人家边长曦看了半天。顾培想着上车时两人一个略尴尬一个略冷漠的冷场气氛，心中不禁疑惑之前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问：“没有意外的话，天黑之前我们能赶到新规划区，之后呢？” 顾叙神色一正：“先找到安全的地方落脚，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军人驻守，看情况再做打算吧。” 林蓉蓉听了凑过去问：“顾队长，你知道军队真的会来带我们走吗？还有什么时候来啊？” 顾叙说：“现在全国通讯都瘫痪了，我们获得的情况也是从全国统一的广播频道听来的。” “诶？你们的耳麦手表不是很厉害吗，难道和上级联系不上？” 顾叙望着前方道路忽然沉默下来。 顾培就笑着替他回答：“我哥他们是直属首都军区的，因为任务需要才下来，和江城也好苏城也好，没太大关系。” 林蓉蓉似懂非懂，也就没再问了。 高速的路况并不好。 开出二十分钟后就发现公路上歪歪扭扭车辆不少，有时空隙还容车子通过，更多时候那些废车直接碰撞在一起，需要大家下来一一挪开，可见末世来临那一刻此地是如何的凶险。 在这个过程中顾叙他们换了好几部好车，弄到了一些汽油和食物，遇到了不少同样赶路的幸存者，但也遭遇到丧尸的攻击。 下午两点，车队才开出十多公里，顾叙当即决定下高速走国道。 这条国道年久失修，路面开

裂，行道树零丁干瘦且脱叶厉害。这两年高速建得多了，就很少有车辆愿意走这边过，所以路况反倒要好许多，但两旁的田地荒野及人家却带来了一波波丧尸。顾叙只有再组织所有人共同抵御。一路有惊无险，远远看到新规划区时，已是满天霞光，倦鸟归巢。新规划区的桥头路口却设置了一个路障，两个穿着工人服头戴安全帽的小伙子坐在太阳伞下，看到车队来赶紧起来拦车。

“停车停车，往路边靠。”甲拿着根棍子喊道，乙则走到窗前，敲了敲：“麻烦车里的朋友降下窗清点人数，我们需要做记录。”顾叙降下车窗，看了他们一眼，有些诧异地问：“新区有管理者了？”不怪他这么问，这新规划区几年前还是水网密布稻田连绵的小镇，为了发展经济以及和苏城接轨，江城政府把小镇和周围几个经济落后的城镇规划出来，填河整地建筑高楼大厦，并设立了几个经济、工业和科技试验区，是为新规划区。如今动工才两年，大多软硬设施都还没跟上，所以整个新区还没有开放，只有部分企业和住民已经住进来，人数不足万。

不过他随即明白过来，住民虽少，但新区里有一种人很多，施工作业人员，看这两人应该就是某个工程队的。外面的工人乙见车队有七辆车之多，本来心里就直嘀咕不会是什么大人物来了吧，现在看到顾叙，见他气质硬朗出众，目光锐利沉着，一看就是个厉害的，顿时不敢有轻慢之心，苦笑着回答：“灾难来的时候，这里就我们这些穷打工的多，为了不被那些怪物一个个杀死，老板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都听中海建筑公司的话。”“中海建筑公司？”

“就是承包火车站的那个公司，是我们这里最大也是人最多的一个工程队。”他指了指远处隐约可见的一座白色工程，“也是中海的杜老板派我们来守住各个入口，为的是及时了解赶过来的人们，也告诉你们一些注意事项。”顾叙挑了挑眉：“这么说来，新区里的丧尸都被清理干净了。”“这个，这倒没有。”

对方愣了一下，急忙解释，“新区也有一个小县那么大，开车也要几个小时才能绕一圈，哪能清理得干净？不过丧尸都在B区，和这边A区隔着一条河呢，基本上跑不过来。这边是清干净的，为了这个，我们损了不少人力物力，所以，那个，每个人进来都要交两瓶水和一斤的食物。”说着有些忐忑地瞧瞧顾叙，见他没不高兴，接着说：“我们的大本营在火车站里面，那里是最安全的，要进去的话，要另外算物资，还要做身体检查服从管理，否则就自己找地方住，不会有人管。”顾叙点点头没说什么，下车和人一起到后面的车去。

车停下的时候边长曦就醒了，在鸭舌帽下睁开眼，她看到天边的余晖，那样绚烂绝艳的光芒透过茶色玻璃便只余黯淡，习习软风从半降的窗口吹进来，远处说话声、车声悠渺而细碎，更衬得此间静谧。她坐起来抓了抓头发，林蓉蓉高兴地说：“长曦你醒啦，还好吧？”“嗯，好多了。”这一路上不时要下车清理路障，遭遇丧尸时要合力御敌，时不时还要赛车似地逃命，是把所有人都累得好惨。别人怎么样不知道，在顾叙这边八人之中，边长曦身体素质还没林蓉蓉好，昨天受过伤，中午开过枪，下午出力又比她多得多，因而她深感疲惫，头一枕到座位上就犯困。

稍早是在快到新区，路边空旷无危险，才纵容自己睡实过去，其实现在还觉得眼皮很沉呢。她下车活动了一下有些发软的四肢，看到顾叙整和车队里的人说话，两个工人拿着蛇皮袋收着大家不情不愿交上来的物资，喜颠颠地放到自己的小车上，看得出来，他们很担心这些人不合作。

边长曦走过去：“两位朋友，我想问一下这新区是什么布局，刚才你们所说的A区和B区怎么分，新区周围还有没有什么人家？”这本是最简单不过的问题，两人就热心地一一回答了，这时一辆一辆军用悍马从岔道上开过来，两人见了眼睛一亮，忙移开路障，提起十二分的恭敬，请车进去。边长曦看了一眼，

那车通身漆黑，没有丝毫碰撞污秽痕迹，宛如崭新一般，黑色玻璃密不透风，亮莹莹地反射着霞光，一股子霸气神秘风范。等车进去了，她问：“这是车里的是？”工人甲很崇拜羡慕地说：“那是咱们江城公安局局长的公子，来这儿也有三天了，手底下有好些个带枪警察呢，中海的杜老板也要和他商量着做事。”“哦？”边长曦的目光追随过去，不知是否错觉，她感受到车窗下有一抹并不友好的气息。

交了过路费，就可以进新区了。顾叙明确发了话，进新区后，大家就桥归桥路归路，豹哥和赵城那些人，他们爱去哪去哪，顾叙不会管一丝半毫。有些人虽然还想赖着，但一看顾叙等人的冷脸，也不敢撒泼，自以为到了安全地方的人，便态度傲然地各奔前程，只有陈海涛恳请继续留在顾叙的队伍里。赵城和郭子越劝他不动，便冷眼等着他被拒绝。他们想得简单，他们这些人里只有陈海涛觉醒了一个速度异能，陈家也就四口人，比起他们算是少的了，要是能把他拉过来，无论是去车站还是在外混日子等军队，都利大于弊。可惜陈海涛对做他们的“领头人”毫无兴趣，反而要倒贴顾叙，这让他们十分生气，可谁想，顾叙竟点头答应了陈海涛，那一刻他们愤怒之余，脸上露出深深的失望不平和茫然。

他们的心情旁人无暇理会，顾叙的临时队伍增到十二人，三辆车向新区内部进发。这个新区尚在火热建设，一场灾难使一切戛然而止，坐在车内随着前进，边长曦只能看见起了一半的高楼、搭着手脚架的立交桥、堆满精钢器材的工地，在余晖下这些定格画面有种夭折的凄凉落寞。往里开了一会，才看到一片已经落成的公寓楼，这里末世前已经开放，能看到生活痕迹，此时街路上的幸存者也不少，不是和他们一样初来乍到找落脚之地，就是到处搜集物资。

邱云去探路，发现公寓楼位置好的都已有了人，并且鱼龙混杂，几个人一商量，便在隔过一条街，下铺上屋、四五层楼的那种沿街楼房里物色，最后相中了一间原本下面做小吃店的房子。这房子是没拆的旧屋了，可以看出蛮久没人过来了，共四层楼，撬锁进去发现除一楼外每层前后两个房间，顾叙六人住二楼，陈家四口人住三楼，边长曦和林蓉蓉就占据了四楼。边长曦提着包走进四楼前面的房间，里面是落满灰尘的木质地板，有一张老旧的单人席梦思，并排立着两个老式木柜，另有一些杂物，看来就是个杂货间。她推开窗通风，挽起袖子稍做打扫，从柜子里翻出一床被褥，放在床尾，摆成随时能展开睡的样子。她在窗前站了一会，发现从这里可以看到那白色庞大的火车站，只有两条大街的距离，甚至车站前广场都可以看到一部分，此刻那里就车来人往的。这倒是不错，可以时时注意那边的动态。

她在床边坐下，从包里翻出二阶绿核握在手心，闭眼静气吸收起来。再睁开眼，天都黑透了，边长曦只觉得全身又恢复了力量，一种舒泰温暖的感觉充盈全身，所有疲惫感都一扫而空。

这就是木系的好处，它的恢复能力比其他任何一系都要强大，她正想练习一下异能，门口轻轻响起一个声音：“长曦我能进来吗？”林蓉蓉手上拿着一只蜡烛站在门口：“我来看看你有没有缺什么，我没吵到你吧？”“没有，进来吧。”林蓉蓉放好蜡烛，摸摸床尾的被子：“这又干又硬的怎么盖，咦，还有一股霉味，我这里还有不少被子，给你拿两条吧。”“不用了，这样很好了，新被子你留着以后多的是用处。”林蓉蓉不理她，从空间里拿出两条被子，麻利地铺好床：“你放心，现在大家基本都知道我有空间，不用再藏着了。棉被这种东西又不是宝贝，也不是一次性用品，走的时候我再来收走。嗯，好了。”

她还附加了一个枕头，拍拍手邀功似地朝边长曦一笑，然后狗腿地凑在她身边：“你刚才是在修炼吗？”“算是，在吸收晶核内的能量。”边

长曦把绿核给她看，“你不是有白核吗，试过没？” “还没，都没时间呢，我心里也紧张。”林蓉蓉对光看了看，“颜色好淡啊，我记得最开始很绿的。”

“这是因为能量快没了。” “那这里还能让你用多久？” “如果是体内能量耗空的状态，还可以让我吸收四五次吧。”边长曦想了想说，其实四五次是说少了，最起码还可以让她吸收个七八次，但换了现阶段别的异能者，两三次就已经不错了。这就是经验的好处了，她对异能的掌控对于一阶水平来说，说是炉火纯青都不为过，这让她能在几乎没有浪费能量的情况下达到最好的效果。但，也仅此而已。她前世走的是治愈方向，对木系的攻击技能没有什么研究，而且后来因为受伤，异能停步在六阶水平，相比起那些强者是毫无造诣可言，要达到一招既出天地失色的程度，换了顾叙重生倒还有几分可能。她还需要一步步努力摸索，而现下，她主要目标是先把这具脆弱的躯壳养得强壮些。

林蓉蓉迫不及待地拿出一枚白核：“我也想修炼，你帮我看一下对不对好不好？”边长曦侧了侧头：“有人上来了。”果然邱云在楼梯上喊了一声：“边小姐，蓉蓉，在忙吗，没事下来一下呗，老大有话说。”大家都聚集在二楼，两根蜡烛立在桌上，光线昏暗，大家的表情基本看不大清。顾叙正说着：“在这里怕是要住上几天，我们需要打探消息，搜集物资，最好找丧尸练练身手和异能，大家随意行动，但要注意安全，这里也要有人留下守着，我问问大家的意见。”陈家四人也都在，除了陈海涛，就是他的爷爷和父母，顾叙话说完，陈大爷（大家对陈家爷爷的称呼）先说了：“我老头子骨头僵了，也不能干什么，顾队长不嫌弃收留了我们，老头子也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就呆在屋里给大家伙做饭看家。”陈母也是一样的意思。陈海涛和陈父表示要出门帮忙，也算是历练。大家都明白，顾叙同意他们一家同行，是看在撤出超市的时候陈海涛立场正，帮了大忙，存着照顾他们的意思，但他们不能不知进退，最明智的做法是趁着这段时期锻炼自己。顾叙点点头：“影子也要留人照顾，未免发生意外，至少需要一个异能者留下来。”武二郎开口说：“我留下吧。”他看看边长曦，笑道，“边小姐说的修炼方法大家都还没时间体会，正好现在有空。”邱云立马表态：“我跟你轮班，我也要修炼来着。”又问边长曦，“边小姐，你说我这风系用的也是白核吗？”

“嗯。” “那就好，白核最多，不用愁了。哎呦，老大你们用得着的晶核只有几颗，我们要弄多点回来。” “的确，而且这个区域的物资基本被火车站那些人搬空了，明天我们就去B区。”顾叙抬头看着边长曦，“边小姐，你……”

“我自己随便转转，顺便找一下家人，算算时间他们也该来了。”疏离之意不言而喻，顾叙看了她一眼倒没有什么反应，反而邱风问：“边小姐的家人？要我们帮忙找吗？” “多谢，不用了。”边长曦声音淡淡的却很清亮，让每个人都能听得清楚，“我们约好在新区会合，有自己的联络方式，只是到时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邱风几人颇感惋惜，毕竟队伍里有这么一个有治愈功能、枪法准、颇具战斗意识的队员是好事，边长曦这一走，是他们的损失。而顾培和林蓉蓉心下诧异，不是说边长曦和家里关系恶劣吗？这不合理。

边家是在末世第七天到新区的，边长曦自然不愿意和他们同行，但比起讨厌的同姓人，还是远离顾叙更重要。现在她都不敢进农场，也不敢从里面拿东西，就怕被他察觉什么，这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又说了一会儿话，大家散开各回各屋，武二郎一个人跑到楼下，今晚他值上半夜。搬了把椅子大刀阔斧地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闭上眼睛，觉醒了异能后，更加灵敏的感官能让他清晰感觉到十米以内的动静。

过了大半个小时之后，楼上下来两道人影，是顾叙和邱风。邱风戴着夜视仪，顾叙则没有，他们一身黑衣，背上的包里装着沉甸甸的装

备，军靴踩在楼梯上没发出半点声响。武大郎看着他们丝毫不意外，给他们开了门，让两人出去之后又悄无声息地关上门，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眼里不禁生出一丝担忧和期盼。

第二天边长曦醒得很早，末世是不怎么讲究个人卫生的，但没困难道极点也不能就不刷牙洗脸，没几个人受得了这个，她倒了少量的水蹲在阳台上刷了牙，拿条湿巾抹脸，压缩饼干就着牛奶当早餐，然后就把背包清理出来，背着下楼。

走下两步，林蓉蓉也从屋里出来：“早啊长曦。”

“早。”

昨天林蓉蓉毛遂自荐，要跟着顾叙他们出去，她有空间不至于大家发现了物资却带不回来。

走到楼下却发现门前停着一辆黑色军用悍马，几个衣着不凡的人带着警卫在和顾叙他们说话，边长曦扬了扬眉毛，这怎么回事了？

顾培在楼梯口冷眼旁观，见她们两人下来低声解释：“这些人刚来的，说是公安局肖家的公子，见哥哥几人气貌不凡特地过来认识。”

他指着站在顾叙面前抱着胳膊皮笑肉不笑的年轻人，“那就是肖敬肖公子。”

肖敬正说：“那些建筑队的不懂事，看到顾队长几人居然只当做普通人对待，这回我带人来是要重新登记的，也为了以后撤退做准备，像顾队长这样的人一定是中流砥柱型的，怎好埋没了？”

他说得好听，但语气轻佻而不以为意，显然没把顾叙等人放在眼里，转头看到边长曦两个女生，倒是眼前一亮，撇下顾叙走过来两步：“这两位是……”

看他那眼珠子在两个女生身上滴溜溜转着，众人都明白了，这就是个见色眼开的主。要说边长曦和林蓉蓉都是美女类型，一个精致冷漠，一个秀气甜美，又正当花季青春逼人，觉醒异能之后，比之普通女生别有一番说不出的气质，很难让人忽略。

边长曦轻皱了一下眉心，顾叙面上看不出什么情绪：“肖公子请回吧，我们无意去火车站加入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也不一定，不劳你费心。”

肖敬不高兴了，正想说话，一个中年男人上前拉住他，小意谄媚地说：“肖少我们不是还要去下一家吗？迟了可要白跑一趟了。”

又对顾叙笑着说，“今儿个我们来主要是录个名册，顾队长去不去火车站都是你们的自由。”

顾叙这才点点头，让邱风在本子上写下众人的名字年龄，更多的却是不肯再写了。那中年人满脸笑容地捧着本子把肖敬拖走了，边长曦看着他们上车离去，目光闪了闪：“那中年人是什么人？”

顾叙星眸微眯：“据他自称，只是新区一家大型网吧的老板，姓张，话外意思是溜须拍马才傍上了肖敬。”

邱云哼了一声：“我看没那么简单，那人身上有血腥味！”

他皱了皱眉，“可是又不是军旅出身的铁血味道，阴阴的，这人要小心。”

他感觉向来非常敏锐。

顾叙没说话，昨天晚上他们潜进B区的科技中心，试图和远在首都的首长联系，意料之中地失败了。但试着侵入苏城军区司令部的指挥系统，却非常成功，这说明军方的通讯系统还正常运行着。

没道理联络不上首长。

他们之间的通讯通道权限之高防备之强，就算瘫痪也应该是最后才瘫痪。

想起首长下派任务时和他一人的秘密谈话，分明是预料到会有什么巨变，他隐约有不祥的预感，首长那边恐怕是出事了。

所以他只能让邱风分别侵入苏城和江城军区，虽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但成功惊扰了他们，接着一两日之内必有人查到他们。这一招投石问路，没想到没问来军区的人，却招来了公安系统的二世祖，真是怪也。

莫非是前来试探的马前卒？

边长曦也是心有思虑。她注意到那个姓张的中年人看了她两次，一次是上来拉肖敬的时候，一次是走之前，虽然非常隐晦，但还是被她发现了。他的目光怎么说呢，怪怪的，针对感相当强烈。她怀着心思和大家道别，独自走出来，很快消失在街道之中。

此时张老板正在给肖敬赔笑。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什么特种兵，我看也不过是一些普通人，白跑一趟真是浪费我时间。”肖敬抱怨道。

张老板笑着说：“宁

可信其有嘛。昨天和他们同路过来进了火车站的人，说的挺像那儿一回事的。几天之后军队就要开过来了，要是我们交好几个军方的人，也是好事一桩。”肖敬摆摆手：“军队了不起？老子手上武警也不是吃素的，怕他？”张老板躬身笑着看他走远，直起身来露出鄙夷之色，他回到车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单寸学生照，上面一个黑发亮眼对着镜头微笑的女孩子非常可爱，虽然稍显稚嫩，但还是可以看出就是今日的边长曦。“边长曦……嗯，玉手镯是吗？”

此时边长曦骑着仿雅马哈机车，在新区外的林荫小道行驶，前方一辆绿色奇瑞停在路边，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的落叶。她瞄了那边后视镜一眼，正要无视，忽然车头一歪，重踩油门，瞬间滑开了奇瑞，擦肩的那刻奇瑞里发出一声怒吼，然后里头一直沉睡般的丧尸撞烂了车门冲出来。真是人生何处

不丧尸，这样都能碰上一头。边长曦目光微沉，调转车头，停住，从车上跨下来，没等丧尸冲到身前，抓起消防斧，迎着走了两步，一斧头砸在丧尸身上，被丧尸长长的手臂抗住，它硕大的腥水四溢的头颅探过来，舌头一卷嘶溜一声全是口水。边长曦看准时机，直刀捅穿它的喉咙，抬腿猛地把它踹开。她踹得很有技巧性，这个并不十分高大的丧尸直接被她踹倒在地，她甩甩满是腥水的手，抡起斧头砍下了它的头。

不要看杀一头丧尸很简单似的，首先面对丧尸决不能有半分害怕的心理，其次既要和它拼力气，还有讲技巧。像边长曦抡着斧头直接砍上去，也不是乱砍的。她看准了那个时候丧尸已经举起手臂抓过来，预估到手臂的进攻途径，从而调整角度，使那一斧头同时挡住了两条手臂。否则若只砍中一条，甚至只砍到胸膛上，那么下一刻自己的眼珠子只怕会被对方长黑的指甲抠出来。同时她借助了农场，直刀想拿就拿想出就出，省去了拔刀的时间，并且捅穿喉咙的一刀也不是捅着好玩的，而是直奔颈椎，虽然没办法截断颈椎，但重力撞击上去，也能暂时造成神经中枢对躯体的支配障碍，所以那之后几秒钟内丧尸行动力大减，很容易便踹倒了。

从丧尸扑过来的那刻，边长曦就在计算，三个动作，用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杀掉它，大部分的力量和智慧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若非她经验十足绝对做不到这个程度。她肩膀一松，憋着的气到这时才缓缓吐出来，脸色有些发白，在丧尸颅骨里抠出一枚白色晶核，在衣服上蹭了蹭，随手送进农场仓库。

一路上时不时遇到丧尸，车里、林子里、垃圾桶边、路的拐口，这些丧尸也不知为何会躲在这些地方，大概从未尝过人肉，虽然老喜欢偷袭但攻击力都不怎么强，边长曦解决了五头并收获五枚白核后，视野顿时开阔起来。只见远处一片矮山，山脚散落着十数座窝棚似的屋子，四周是大片的荒田，膝高的野草在阳光下长得肆意烂漫，远远看去倒也颇为喜人。

这里已经是新区的边缘，因为曾经是农村，丘陵起伏，湖泊河流密布，风光颇为明媚，规划时就觉得建成旅游度假村更好，就先放着等新区完工回过头来再改造这里。昨天边长曦向那两个工人打听过，有不少失独老人和那穷困固执的人，或无处可去，或不愿离开故土，便仍旧在此搭了临时房屋住了下来。

而这里正是边长曦今天的目标。忽然她听到那边嘈乱起来，不少老头老太竞相逃跑，哭喊不休。她忙驱车驶上弯长的泥路，到桥头被一堵粗糙的泥墙堵住去路，她下车双手一撑跳上墙头，然后猛地变了脸色。

一个青壮年面容狰狞双眼通红，正举着一把铁锹追杀老人们，他人高马大力大无穷，虽然一只脚是跛的，但几乎一锹下去就砸死一个，而边长曦恰恰看到他铁锹铲进一个老人的腹部，脚踩下去一撬，就像田里翻土一样，把肠子内脏都撩到了空中。

“啊——”惨叫声响彻四野。边长曦浑身悚然，差点手一软滑下去，忙掏出顾叙给她的手枪，瞄准就是一

枪，青年惨叫一声，丢下铁锹，捧着鲜血淋漓的手腕在地上翻滚。所有人都被枪声惊到，见是一个黑衣女子轻易地从土墙上跳下来，飞快跑过来，看了受伤的老人一眼，又看看青年：“怎么回事？”大家惊魂未定，一个中年妇女冲出来，跪在受伤的老人身边哭叫：“吴叔，吴叔！”老人的腹部稀烂，胸骨和肋骨都被掀起来，凄惨无比，边长曦看一眼就知道彻底没救了，果然老人抽搐了两下，嘴巴动了动，当即头一歪没了气息。妇女痛哭，抓起铁锹一个劲地打青年：“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吴婶是故意咬你老子的？你杀了吴婶不够还要杀吴叔，还要杀我们，你这个畜生！”其他人惊醒，纷纷冲上来对青年拳打脚踢，或者对着自己亲近的人的尸体痛苦哀嚎。边长曦站远了一点，略略点了下，死了三个，都是老人，还有一具女性丧尸的尸体，受伤了好几个，除了那个中年妇女和青年，还有五个活人，都是垂垂暮矣的老人。而事件大概也弄清楚了：这位“吴叔”的妻子“吴婶”变成丧尸，咬了青年的老父，青年盛怒之下复仇，杀了吴婶后仍不满足对所有人大开杀戒。这事自然是青年的错，但实则站在边长曦的角度，她倒不觉得多么罪孽——设身处地，换作她在意的人被丧尸咬了，她准会发疯，更何况，末世里单因心情不爽而掀起的腥风血雨就屡见不鲜。她自打开了一枪之后，就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阻止。她只是想到这里拿物资换几只鸡鸭，捞一些小鱼，新区里没有活禽市场，人又少怕是连只活猫都很难找得到，她要抢在动植物变异前给农场留点种，这不过分吧，怎么偏遇到这种事？忽然她感觉到什么，抬眼望去，一间低矮的砖木屋前，阴森森地站着一个青面烂肉的男性丧尸，黄浊金鱼眼似乎看了看边长曦，僵硬地走过来。边长曦微微睁大眼，举起枪，扣动扳机的那一刹，被哄打得晕头转向的青年忽然爆喝一声，从侧边扑倒下来。“砰”，一枪打偏，似乎打中了谁，边长曦被猛地扑倒在地，手枪也滑脱出去。她来不及管那手枪，连忙要把青年从自己身上掀下去。青年反应也极快，全身压在她身上，一手压着她的脸往土里摁，厉声喊道：“老爹快走！”而那边他已经完全尸化的老爹吼了一声，一口咬在一个老人的脖子上。边长曦手上突然出现一把银色绑腿**，捅向青年咽喉，青年“哇”地大喊，一只大手就握住了刀身，鲜血喷涌出来，他另一只手扣住她的手腕一拗，刀尖对准了她胸口重重刺下。边长曦根本抵不过对方的巨力，在刀要刺上自己的时候连忙又收进农场，但自己的拳头被压着打在胸口也叫她闷哼一声。她膝盖一顶，顶上男人最脆弱的部位，在对方吃痛泄力之际，忙挣出双手，两臂屈肘，肘尖狠狠撞在他两边颈根部，然后用力推开他。她翻身起来就要去捡枪，谁知有人比她更早。那最先哭喊的中年妇女捡起枪，魂飞魄散地对嘴里嚼着人肉的丧尸，步步后退步步摇头，丧尸从一个人身上起来，嘴里漏出肉末和口水，向中年妇女扑去。“朝头打！”边长曦喊道。妇女只尖声厉叫，闭着眼睛狂扣扳机，子弹不知道被打到南北西东哪去，边长曦心里骂了句“白痴”，赶紧蹲下躲避。五发子弹后手枪脱匣，丧尸却完好无损，立即扑倒妇女咬断了她的喉咙。边长曦连忙取出消防斧对着啃得正欢的丧尸举起，身后却猛扑上来一个雄壮的人将她紧紧抱住：“老爹快走！”爹你妹！边长曦怒极，挣脱不得，上臂被箍住，但前臂还是灵活的，斧头反往后抡，斧背就砸在青年头上，一下，两下，青年头破血流，眼睛都模糊了，却将边长曦箍得更紧，嘴里还喊着“老爹快走”，一张口居然也朝着边长曦的脖子咬下来。这是个力量型异能者，这一口下来可以把她一块肉咬去。边长曦寒毛倒竖，危急时刻她飞快地抬起右手，准确卡进青年嘴里，看也未看往下一拉，咔吧一声，整个下颌骨被她卸了下来。青年拖着下巴再也合不起来，痛得直嚎。

气死人的是，即便如此他手臂上还是不松劲。边长曦就被抱得死死的，看着那头老丧尸转过身来，朝她兴奋地吼叫。她当机立断收了消防斧，手一弹，一道藤蔓将丧尸捆了起来，再一弹，两根木刺刺向其眼睛，扎了进去。她还没高兴，丧尸踉跄倒退了两步，甩甩头，木刺就掉落下来，剩下两个眼眶里眼珠子烂成一团，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可好像这对丧尸影响并不大，它只是变得更愤怒和暴躁，胳膊撑了两下，将藤蔓撑断。边长曦心一横，更粗的藤蔓从她掌心疾射出，将丧尸从头裹到脚，简直成了一只巨大的绿色的虫蛹。这一下逼尽了体内的能量，甚至还有一点透支，强烈的恶心感令她头脑一空，脚底发软。好在她意志力坚强，两手交叉分别摸到青年箍着自己的手臂的肘部，找到尺神经沟，重重掐下。青年瞬间两手麻痹。边长曦忙两臂往后一撑，青年踉跄了两步，被一丛野草绊倒，好死不死后头就是一块石头。青年栽在那石头上，石头锋利的边缘划破了他的颈侧，霎时鲜血喷薄如注。

阳光普照大地，风里传送着淡淡的血腥味和腐臭。不伦不类的窝棚矮房前，尸体伏地，血溢三尺。边长曦面如金纸，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息。所有人都死了。青年倒地之后，她还没想好要不要救他，那些被“青年老爹”丧尸咬死的人又爬起来了，她只能一个一个地重新砍倒。接着，“青年父亲”丧尸又从“虫蛹”里跑出来了。混乱！她从头砍到尾，直到再没东西袭击她时，那青年已经死得透透的了。她呆了一会，等气息走匀，就抹掉满脸血迹，引出农场溪水冲刷斧头和刀上的血，然后收起来。这里每家每户都各自围了菜地，搭了鸡舍，但她看着那拼命往角落里挤、慌张地咕咕直叫的鸡鸭，突然间兴味索然。不是因为她又杀人了，不是因为又看到这么多人死去，而是……一种无力感。即便重生，即便重新来过，在这个危险冷酷的世界，还是难逃打打杀杀你死我活。可她已然打杀过七年。重生之初她是激动热切斗志勃勃的。有那么几个人她要救，有那么几个仇她要报，可此外她胸无大志，恩怨纠葛一箩筐却大多不值一提，及至此时此刻，她只看到脚下是一条曾经走过的、波澜不兴又危机重重的道路，苍白，无趣，冰冷，残酷……她却要一个人再走一遍。边长曦眼珠默默的，吐出一口气，拍拍额头：“想什么呢，再活一遍不好吗，得了便宜还卖乖。”菜地里有不少蔬菜，她已经没有兴趣去摘了，远处的荷塘里不知还有没有鱼虾，她也捞不动了，棚子似的屋子里应该有一些粮食，但她也不愿去搜刮。她只发出几条细藤，套住了极为精神的一只公鸡两只母鸡；鸭子她看不出雄雌，就看到的都捉了，等产下鸭蛋孵出第一代小鸭，这些良莠不齐的再清理掉。“青年老爹”丧尸出了一枚白核、“吴婶”丧尸却出了一枚颜色浅淡的一阶绿核，这让边长曦很高兴。估计是因为完全丧尸化后很快就被青年杀死，所以绿核品质极差，但也算解了她燃眉之急。她把所有的尸体堆在一起，准备离开前一把火烧掉。不过在那之前她先进了农场。自打两天前扔了百多枚白核给农场吸收，她就没进来过了。这次一进来只觉得空气又清新了几分，整个面积倒没有改变，却整体上让人觉得更加舒服。边长曦烦闷的心情为之一扫，脱掉满是鲜血的肮脏的衣服踏进小溪，冰凉的溪水让她打了个寒噤，从仓库里拿来洗发露沐浴露，把自己迅速收拾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校对了一下时间。农场里过去了四分钟，外面则过去了六分多。比起两天前有进步了。她趁热打铁，从外面折了很多的树枝进来，在黑土地边角圈了两个区域，分别把鸡和鸭子放进去——作为牧场的草坪那块，她一直觉得应该用来放养牛羊的，不过不知道还能不能捉到变异前的牛羊，暂时不作规划。当时在超市里她还弄到两盆鱼虾，现在一看都还活着，她认不出是什么品种，都

倒进小溪里养着。末世前买了许多种子，她兴致勃勃地挑着种了些小白菜、甜玉米、黄瓜、番茄、毛豆，这些代表叶菜类、浆果类、荚果类等的不同种类的蔬菜，都埋一点在土里，准备看看成果。虽然农场黑土是万能的，但那毕竟是前世，而且是等级提高之后的事，现在她还不知道这黑土地挑不挑作物。然后她又找出水果，挑了苹果、橙子、水晶梨、猕猴桃甚至香蕉等几样，沿着小溪岸种下去，中间都隔开一定距离。地里忙完了，她仿佛一颗石头落地，洗干净手脸，在仓库里左翻右翻不见水桶之类的容器，只好跑到老人们的家里弄来两只水桶，从油罐车里接了两桶柴油出来，浇在十几具尸体上。点了一根枯枝扔上去，熊熊火光顿时冲天而起。她默默看了一会，翻过桥头上的土墙，取出机车疾驰而去。快进新区时，她犹豫了一下，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停车，收起车提出了两只鸭子，装在一蛇皮袋里，就这么提着回了住处。四层楼房前，卷帘门半降，里面的门也关紧，边长曦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女低音：“谁啊？”这是陈母的声音，边长曦报上名字，很快门给打开，陈母笑着将她迎进去：“边小姐可回来了，刚才顾队长他们回来时就问到你，大家都担心你呢。”边长曦看了看，一楼只有陈母和陈大爷，两人把厨房清理出来，正在摆弄什么东西。“其他人呢？”“小武和影子在楼上，其他人都跟着顾队长出去了，他们中午拿回来了一些东西，我们正在装煤气呢。”这家小吃店前任老板搬走的时候，把值钱的物什基本都弄走了，顾叙他们弄回来煤气罐、煤气灶、刀具锅碗之类的，还有大米干货饮用水等等，摆了一地，边长曦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能生火最好了，这里有两只鸭子，麻烦你们处理一下晚上吃吧。”陈母看了高兴地说：“还是活的？这个好。顾队长说现在最难得的就是鲜肉和蔬菜了。”不过她又发愁，“处理鸭子要用好多水呢，这个……”水可是顶金贵的东西，烧饭做菜洗洗刷刷，哪里不需要？十二个人一天用水是很厉害的，而此时这里只有一桶半饮用水。边长曦想了想：“我来吧。”她拿了个碗到后门，用菜刀把鸭子放血，然后直接整个剥皮，开膛破肚掏出内脏，全丢袋里扎紧，然后只用少量水就把两只鸭子肉架冲洗干净，整个过程几乎没用到五分钟，利索得不得了。陈大爷笑道：“没见过这么杀鸭子的，不拔毛光扒皮。”而且扒得无比干净，连一片肉都没有多扯掉，整只鸭子光溜溜的。他啧啧称奇。边长曦笑了笑，前世她没少杀变异兽，有些变异兽的肉好吃值钱，有些就皮毛水滑坚硬，可以制成防护衣之类的，她一个木系，冲锋在前是不行，但后勤还做得少？扒皮的工作基本是她在做，经验多了，技术就练起来了。她在后门小花坛里挖了个坑，把放内脏皮毛的袋子埋进去盖上土，不然血腥味可能会招来麻烦。拍拍手回来，却见陈母又在门口好像和谁说话，陈母对她招招手：“边小姐，这人找人，你看看照片里的人你认识不？”****发迟了，先自我批评一下。昨天还是前天，看到一书友感叹重生者真多，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今天翻回去看前面的章节，恍然大悟，是说张老板啊。忍不住澄清一下，重生这样的好福利怎么可能送给这么个一看就是个跑龙套的家伙？所以张老板不是重生者啊。另外，我本身不喜欢重生者穿越者扎堆的文，本文除了女主，其它重生的人非常非常少，现在还忙着呢，没时间登场亮相。至于你说张老板为啥盯上女主啊，后面会解释。

边长曦租在新风小区，这是市区边上一个建起不久的新住宅区，里面住户不多，所以末世之后这里的丧尸也不会多，位置也比较符合边长曦的计划要求。她和边旷告别，推着改造完毕的山寨机车走到小区五号楼楼下，停好车，走楼梯上了三楼。三楼，不算高，也不会像一楼那样容易受到攻击，正合适。

每一层有面对面四间小套房，中间走廊隔开，边长曦住在 303 号，她取钥匙开门，瞥了眼对面的 304。三楼除了她就是 304 住了四口之家，面对面的，要是那里出了状况，通过猫眼也好观察。她进屋开灯，一室一厅的套房，家居俱全，客厅里被之前买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她草草看了一眼，放下三把刀，扒出一瓶矿泉水边喝边走到沙发前坐下。从口袋取出一只小木盒，里头是一只羊脂玉手镯。细腻柔白的玉质，在吊灯下焕发着温润的光泽，这是母亲留给边长曦的遗物，据说很有些历史。前世边长曦一直未能参透这玉镯中的奥秘，只将它当做纪念品带在身边，直到末世三个月后偶然发现其中有一个储物空间。末世之后，人类中陆续出现异能者，其中就有空间系，因为比起五行系，这种异能更为稀少珍贵，所以异能者之间都对自己的异能讳莫如深。懵懵懂懂的边长曦以为自己就是空间系，后来又无意中发现可以意念操控种子种在空间里的土地上，只是生长速度慢得惊人，除此之外并无深入研究。直到遇到诸云华，他身边一个具有某种古怪的探索宝物的女孩子发现了她的秘密，混熟后诸云华的老同学兼科技狂人瞿益提出要研究玉镯空间……是瞿益的研究使手镯空间一点点扩大，出现沃土、河流、房屋、仓库，种植畜牧效率也慢慢提高，成为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农场，甚至最后农场主人（也就是她）可以自由出入农场。正因此，玉镯农场归属权虽然还是她的，但使用上却是谁都可以用，也就是因为这个，诸云华才起了贪念吧？但瞿益肯定没研究出来，她和玉镯有很深的联系，一旦她死，玉镯也会跟着损毁，里面的农场也好，仓库也好，也必定坍塌消失。真想看看那个时刻诸云华的表情啊，一定非常非常，的精彩……边长曦微微冷笑，继而叹了口气，收回思绪。视线重新落在玉镯上，微微蹙起了眉。她不知道瞿益是怎么做到的，她也忘了当时自己是因为什么契机而发现了玉镯空间。她将玉镯翻来转去，手指不断摩挲，想触动某种隐藏的机关，她甚至脑海里想象着前世农场的模样，同时心喊进入……都没有反应。她想了想，拿厨房里的刀具割破食指，将血滴在玉镯上，血滴被玉镯吸收进去，她狂喜，但接着依旧没有反应。边长曦不由苦笑。前世在发现空间之前，她没少受伤，没少将血液滴到玉镯上，可空间也没有因此出现。这样果然不行，按照瞿益的说法，这顶多是玉镯对她进行了认主，但还没有达到开启空间、乃至更高级的农场的条件。“需要怎么做？”边长曦陷入沉思。农场是她今后在末世中最大的倚仗，关系到她是和芸芸众生一样艰苦求存憋屈度日，还是能获得一份额外的保障，自在安全地生存下去。这简直是一个作弊神器，是一个外挂，一个世外桃源。试想，在别人为了带一点点物资而苦恼纠结时，她只需将东西通通放进农场，外面背个背包做做掩饰就行；当别人进入基地为要缴纳物资而心疼得死去活来时，没有人知道她家财万贯；当和丧尸或者人类交战时，随时可以从农场里取出极致武器；当别人被丧尸包围、在肮脏危险的环境下苦苦挣扎时，她可以躲入农场，干净轻松吃饱喝足，外面有滔天洪水也波及不到她……太多的好处了，这个农场对她实在太重要，一定要想办法开启出来！边长曦忽然想起有一次，玉镯农场里大面积种植的水稻丰收，取出来的稻谷装满基地第一个仓库，几个人都激动极了，开了场庆功宴，瞿益喝得酩酊大醉，遗憾地对她说：“太浪费了！你之前真是太浪费了！要是早一点把农场利用起来……要是给我个机会，回到末世前，我一定要找到你，抢走这个手镯，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弄出来。”“你知道怎么开启？”“不敢确定，但八九不离十。”瞿益忽然板起脸，左右看看，比起三根手指凑近来说，“前三天！你知道吗，我收集过资料，末世里最顶尖的异能者都是在末世最初三天觉醒的！那三天真的神

奇，丧尸是无毒的，脆弱的，变异动植物没有影子，最强异能者却一个一个冒出头……就好像上帝给人类一个缓冲过程，一个拾起天赋的机会，农场的契机应该也在那个时候，缺的就是启动能量。” “什么能量？” “丧尸！五头，不！十头丧尸，甚至更多，杀了它们，它们的能量会直接被手镯吸取……但谁能肯定呢……” “谁能肯定呢？” 边长曦喃喃。她从未将瞿益的话放在心上，时光倒退，从头开始，多么梦幻缥缈，既然不可能发生又何必去多想，她从来是个朝前看的人，可没想到，不可能的事偏偏发生了。 “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末世第一个目标：三天之内杀死十个丧尸。 比起开启农场的不确定，如何在头三天觉醒异能，托瞿益的福，她却是非常了解的，要简单得多。所以第二个目标：三天之内觉醒异能。 今生，她一定要成为一个强者！这是一个注定不能平静的夜晚，因为一个《末世降临》的帖子，有人在网上吵，有人在网上骂，有人漠不关心一无所知，有人嬉笑着约好一起等。 满城灯火下，城郊一个豪华别墅小区，有一座别墅里聚集了七八个年轻男女，他们指挥着满载货物的卡车开进车库，两个人在那认真地做记录。一个红发帅哥跑过去捶了一下边旷的肩膀：“我说旷子，你还真相信那个狗屁帖子？没发烧吧？” 边旷笔下不停，笑着说：“反正闲着没事干，找点乐子嘛，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对了，你车开来没？” 红发帅哥骂了一声：“路虎和东风大卡都开来了，大半夜的我差点被家里老头子骂死，你小子得请我吃顿大的！” 旁边一个斯文的青年从卡车那边收回视线，顶了顶镜框道：“这有点困难，旷子可是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了，还动用了家里不少关系，要是末世没来，他就得回家吃板子，要是末世来了，咱们都得傍紧他这条大腿，还谈什么请客。” 边旷落下最后一笔，挑眉说：“都差不多了，我们进别墅吧，凌晨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拭目以待。” 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逼近，地球的某个角落，四面封闭窗帘紧拉的房间里，一台电脑散发着莹莹的蓝芒，修长秀美的手移动鼠标，习惯性地点开邮箱，发现里面多了一封邮件。 手的主人有些讶异，迟疑了片刻，移过去将其点开。 “阿恒，一定很惊讶我会给你写邮件吧。” 鼠标上的手颤了一下，似乎惊异万分，接着，急切地往下看。 “这三年来，你换了号码，换了名字，换了身份，人间蒸发一般，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似乎只剩下这个邮箱。我有无数次想写邮件给你，都忍下了，可是这一次，我知道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你看到下面的内容一定会很惊讶，很震撼，甚至会觉得很好笑，觉得我得了妄想症，但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曾想把这件事告诉身边的人，但我不能，说我冷酷也好，说我恶毒也好，因为无论谁说漏了嘴，都将遗祸无穷。可是对你，我不能隐瞒，也不想隐瞒。” “看在我如此郑重其事的份上，如果你身边有人，请他们离开，并且这封邮件的内容，请你务必保密。” “还记得我们一起看过的《生化危机》吗？当时我怕得不得了，跟你说如果世界变成那样，我宁愿在最糟糕的情况到来前了结自己，可现在我必须告诉你，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确实要变成那样了。”

边长曦闻言走过去，门外是个面目很普通的男子，一脸焦急地对边长曦说：“美女你好，你见过照片上的这人没？他是我兄弟，末世后就再没见过了。” 照片上的人也是个男子，二十来岁的样子，眉毛又浓又短，鹰钩鼻，黑黑的皮肤好像刚从矿洞里钻出来的，看起来颇具凶相。 边长曦摇头：“没见过。” “真的没见过？你再好好想想？” 那男人急切地问。 “真没有，你去别的地方找吧。” 边长曦说完关了门，和陈母打个招呼往楼上走，二楼房门掩着她也没打扰，走上四楼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深吸一口气闭眼感受自己体内的能量。

之前她被逼得要死死裹住丧尸，透支了异能，这种情况有个界限，过了会对异能造成严重损伤，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却可以激发潜能。再次吸收能量时，她就觉得自己体内的能量流变得粗了一点，就好像筋脉被拓宽了。她细细地感受了一下，的确如此，只是这个拓宽的程度很小很小，或许只有几根头发丝那么粗，另外能量流动的时候有一丝丝的滞涩感，没有往常那么温润。她松了一口气。谁也不知道自己的透支界限在哪里，一旦开始透支，就如同拔掉栓子的水流，很难再去掌控，容易造成可怕的后果。还好她多了一世经验，在最后关头拼命截断了这股水流。她握住二阶绿核静静地梳理体内能量，引导那绿莹莹的能量游走了好几圈，重新变得柔顺身体也不觉得疲惫之后，她睁开眼，开始对着墙壁练习木刺。木刺是她现阶段唯一的攻击手段，结果弱得一塌糊涂，她自己都要不好意思了。粗短粗短的木刺从她手中挥出，扎在墙面上，从钉入半厘米到能钉入一厘米，从坚持不到一秒就掉落，到定住不动。边长曦练习了一次又一次，能量耗空了，又从晶核里吸收，然后再耗尽，最后到木刺能钉入墙体一个半厘米，才肯收手。唉，那些厉害的金系火系，一道金刃一支火箭，可是能瞬间穿透丧尸头颅的，没办法，木系温吞，这是先天不足。边长曦安慰自己，这不是还一阶吗，总能练出锋芒的。下面忽然响起急促的汽车喇叭声，然后是七嘴八舌的嘈杂，她起先没在意，紧接着下面大门被大力拍响，整栋楼都似乎在震动，过了一会陈母紧张地叫道：“边小姐！边小姐有人找你！”出了什么事了？边长曦皱皱眉，擦了把汗下去。大门被全部打开了，外面停着好几辆车并且围着人，一个女人扑在一担架上哭得好不凄惨，看到边长曦就扑上来：“你这个杀人魔，还我丈夫，把我丈夫还给我！”武大郎也在楼下，及时把女人拦住：“要说话就说话，动手动脚我轰你出去！”女人大哭，其同伴一左一右把她扶住，眼睛冒火地瞪着武大郎和边长曦，有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拿着个笔记本问边长曦：“边长曦是吧，赵阿敏也就是这位女士，控告你杀害她丈夫，及新区外临时小村所有住民共十一人，这是赵女生丈夫田家兴的尸体，这是两位人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他说着掀开担架上的白布，一具尸体出现在人们眼前，在场的人们顿时倒吸了一口气。那尸体，全身有烧灼痕迹，下巴脱臼诡异张着，脖子上有一道极深极长的伤口，手臂角度怪异地扭曲着，他面部肌肉扭曲，好像死前非常愤怒或者恐惧。外头看热闹的人看边长曦的目光马上就变了，陈大爷和陈母也震惊地看看边长曦。边长曦微微拧眉，脸上没有显露，其实心里也惊起波涛。这不就是不久前还和她缠斗得半死，然后一跤把自己给摔死的青年？问题是她离开前把所有尸体堆在一起，浇上柴油烧掉了。嗯，当时这田家兴的尸体好像是在最下层的，但她为了烧得快，足足泼了两大桶柴油，以那个火势，除非马上扑救，尸体一定会被烧坏。看烧伤程度，就是说她走之后很快就有人到了现场，把尸体给拉出来。边长曦背后涔涔发寒。是什么人？抱着什么目的？目睹了多少东西？现在就找上门来，又是为了什么？她抿住唇僵在那里没动，那警察似乎料到她辩驳不出什么来，又说：“请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和另一个警察来“请”边长曦。武大郎挺身一拦，冷然道：“抬一具尸体，找几个人哭一通骂一通就想把人带走？你们有拘留证吗？有上级的批准吗？有办公的正式场所吗？有见过拘留嫌疑人时带着人证和尸体一起来的吗？”对方道：“非常时期，自然不需要走常规途径。”武大郎哼了一声：“你们也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对方脸色一变，态度也强硬：“你这是要妨碍我们执法了？你别搞错了，虽然国家出现了一些危难，但这社会还是个法治社会！”

“既然是法治就拿出法治的章程，证件拿来！”武大郎铿锵说完趁机对边长曦耳语，“先拖着，别跟他们走，我已通知队长他们很快就到。”边长曦微讶，感激地看他一眼：“谢谢。”她余光见警察在冷笑，忽而明白过来，对方根本不怕他们闹，也不怕他们拖，既然敢这样来，必然有十足把握把她带走。她瞄了眼外面的人群，按理说，这个时候大家都忙觅食忙生存，哪里有空闲来看热闹。这里只有武大郎和她有异能，对方却是有所备而来。她念头一闪，紧跟着抬高声音：“这个田家兴我确实见过。”武大郎一哽，其他人都诧异地望着她。她对那警察说：“我和他发生过肢体冲突，这一点我承认。”“边小姐……”“但这不能证明什么，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不是死于人为伤害。至于另外十一人，除了有三个是死者生前所杀，其余的，”她在这里半带嘲讽地说，“都是被丧尸咬死，然后才被砍下头的，杀丧尸总不犯法吧？”警察和扶着女人的两“证人”脸色有点难看。两警察低语几句，一个说：“不管怎么样，都先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去哪里？”“火车站，我们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办公点。”他停了一下，看看武大郎，挑着眼梢说，“如果不放心可以让人陪同。”边长曦道：“不必了，既然是法治社会，想必警察先生也不会乱来，我一个人走这一趟又有何妨？”她对武大郎笑笑，跟着警察走向停在外面的警车。“等等！”武大郎捏着拳头，把边长曦拉到一边，仗着自己身材魁梧挡着别人的视线，掌心向下递过去一把袖珍型的手枪，“我这里走不开，等队长一回来我就让他过去。”那双坚毅的眼睛里是显而易见的担忧，边长曦沉默了一下，接过枪：“我知道了，会小心的。”*****内个，路归尘亲的催更票俺是吃不下啦，要为上架存稿来着，抱歉啦(ノ 3 丿)

边长曦长这么大，说实话，还没做过警车，没想到重生之后末世之后，反倒弥补了这个缺憾。她左右张望如同游街，没过多久车子停在火车站南广场，就是她在四楼房间窗口可以看到的那个广场。今天来新区的幸存者显然比昨天要多，南广场上车辆密集人头攒动，到处嘈杂不堪，人们排着队、挎着包、拖家带口等待进入。几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在收物资和登记，同时有人带那些交过物资的人去旁边拉着帘子的售票厅，大概是检查身体去了，不时有人喜滋滋地出来，被带到车站里面去。边长曦颇有兴趣地看着这些，这里的操作程序，除了规范和细致程度不够，其他的同以后的大小基地也相差无几。她不得不感叹，这世上总有些人能应运而生大展身手，才末世第六天，就开始有规模地组建势力了，这可不就是一个基地的雏形？突然，候车厅里一阵骚乱，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被拖出来：“兔崽子，被丧尸咬了一大口还敢浑水摸鱼！趁老子发火前有多远你给我滚多远！”那男人被丢在广场上，惹得人群惊吓不迭，恨不得有多远离多远，大家喊着“赶走他”、“杀死他”，场面更显得混乱。可把人丢出来的那个壮硕警服男却一点不急，直到那男人抽搐起来，发出野兽般的嘶吼，跃起来将要扑向人群，警服男才眼花缭乱地挥手，数片金刃飞出来，千刀万剐一般切割着男人的皮肉，又如万箭穿心，刺进男人的躯体。男人跟个筛子一样抖个不停，本来就是刚刚丧尸化，要防御没防御要攻击没攻击，很快被一片金光洞穿面门，就这么倒在了地上。变质了的血水这才缓缓从他体内流出。人群陡然爆发出尖叫和喝彩声。警服男矜持地用指背弹弹衣襟，傲然扬起下巴，转身大步回车站，那背影真是何其高大，看得普通人兴奋莫名，直道“车站里有这么强大的保护者，真是来对了”。只有边长曦一眼看穿他手臂的轻颤和步伐的虚浮。她眼睛微微一眯，又回到那个死不瞑目的男人身上，忽然有所察觉，抬眸看向一处。候车厅门口，一个男孩子通红着眼

浑身颤抖，咬住嘴唇瞪着男人的尸体，他的母亲死命地拖着他，流着泪一遍遍压抑着嘶声道：“不能去！别哭，孩子不能哭！”她把孩子的脸压进怀里，在身边几人嫌恶的注视下，不住卑微道歉。饶是这样，两个粗犷痞相的男的还是推她一把：“你们和那男的是一起的？不会也被丧尸咬了吧？”“没有没有，俺们没有！丧尸扑过来的时候孩子他爸挡住了。”“哎呦，原来是一家子，你说没被咬就没被咬？要脱衣服检查！”“对，脱衣服检查！”另一个附和，两人竟然众目睽睽之下就要起了**。

周围的人自己累死累活都苦死了，哪里敢管闲事，几个看不过去的一听这对母子和那死者是家人，就悄悄退了几步——怕他们真被丧尸咬了。边长曦皱起眉头，两手慢慢握拢，犹豫着要不要做什么，平地里就响起一声低喝：“你们在做什么！”只见一中年富态的男子带着几人从车站里出来，指着两**怒骂，后者嗤笑一声：“嗓门到亮，你是谁？知道我们在哪儿混的吗？”在车站口忙碌的工人们一听这话，顿时不干了，放下手头事务气昂昂地站出来：“你在哪儿混的我们不知道，但撒野前看看脚下这地儿！这是我们中海集团的地盘，这位是我们杜中海杜老板，再吼就把你们扔出去！”原来这位就是杜中海，人们打从进新区就知道这位是新区的老大，当即看他的目光就充满一种敬畏感。

杜中海吸了口气，还要开口，那个金系警服男忽然去而复返，笑呵呵地说：“哎哟，杜老板怎么生这么大的气，你可是新区第一人，气坏了让我们这些人靠谁去啊？”又抬头，一惊一乍地说，“哎呀哎呀，你的人怎么都不干活了？我早说啦，这些农民工你让他盖房子开吊车那是专业的，做登记把关这活就勉强了不是？不要紧，我手底下的弟兄都是训练过的，我们来帮你。”“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来帮忙？从今天起你们就要好好地在这把关，把车站里外都给我整治好了，让杜老板轻松点知不知道？”他大手一挥，一会儿工夫众多穿着警服、别着枪支电棍的人马就接手了那些工人的岗位，动作一气呵成，简直像排练了许多次一样的。不过别说，这气势立马就不一样了，现在进车站就跟要进公安局似的。

杜中海气得手指直哆嗦，胸口不停起伏，身边的人手忙脚乱地扶住他。金系男傲慢地笑了笑：“肖少还有事吩咐我，杜老板先走一步啦。”然后朝边长曦这边招手，“嫌犯带来了是吧，赶快带进来啊，上面等着呢！”说着扬长而去，这次，举手投足间更是意气风发。

人们都看愣了，不知道这算怎么回事，但杜中海他们明明白白这是公安系统的示威，是要他们识相地把管事情的位置让出来。不就是多了几杆枪吗？天天神气个毛劲！他们好不容易把新区里的人领导起来，组织出一个章程，这其中花了多少心血和精力，说腾地方就腾地方？工人们拳头握得咯咯响，气得青筋暴起，纷纷问杜中海怎么办。杜中海憋着老大一口气，最后全化作幽幽一叹，摆摆手：“找个地方把尸体埋了吧。”然后指指那对母子，“把他们带进来安置一下吧，孤儿寡母的，以后难哪。”最后一句是他自言自语，正走向车站的边长曦听到了，不由仔细看了他一眼。

这个火车站已经基本竣工，非常现代化并且巨大，一共有四层，地下二层是铁轨道，和外界直接相通，是没有人的。被收容进车站的人基本上在地下一层，地上一层来来往往都是人，而边长曦被带去地上二层，估计是这里指挥阶层所在。踏上已经停止运行的自动扶梯，地砖光亮照人，高大的房顶、巨大的柱子、开阔的空间无一不叫人觉到自身渺小。这里每个十来米就有一个穿警服的人站岗，其余人不断来往上下，非常繁忙的样子。

金系男已不知去哪了，迎面走来两个人，却是昨天见过的那个网吧张老板和一个看似文职的精英男。张老板笑道：“人带来啦？辛苦了辛苦了。”

“倒也识趣，没怎么闹，说不上辛苦。”警察笑着说道，看了边长曦一眼，“非常时期，我们人手不够，审讯就交给这位张老板了，他可是经过我们局长公子批准的，别再说些什么不合理不合法的，进来了就要听话。那老张，人就交给你了，这里是从她住处搜出来的所有东西。”递过去一个大包。来之前，这些人把边长曦住的地方搜了一遍，能拿的都拿了过来。边长曦皱皱眉，也没抗议，跟着张老板两人进了一间办公室，一个女的等在里面，张老板说：“先搜身。”又给精英男使了个眼色，后者拎着包出去了。边长曦心知肚明这一切都有问题，但什么也没说，面无表情地张开双手任由女人搜身。嗯，有点痒，忍了。张老板惊奇地看着她，这人都不会觉得耻辱吗？竟然这么镇定这么配合。“张总，没有特别的東西。”张老板点点头示意女人出去，自己拉开办公桌前的椅子坐下：“坐，边长曦小姐是吧，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请过来？”“知道，配合调查来着。”“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杀死田……”

嗯，田家兴的。”他看了看资料。“我说过了，田家兴不是我杀死的，其他人也不是。”边长曦很老实很中肯地把当时的情况描述了一遍，当然掩去了很多细节，看着对方说，“我相信以当今的勘测手段，很容易证实我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言下之意是赶紧去查，白痴的问题不要再问了。张老板面上笑着，心里头却有些烦躁，她是不是入戏太深了？眼前这种情况有脑子的都看得出来不对劲，一般人不该疑惑惶恐愤怒吗？谈判的艺术他一个开网吧的懂得不多，但混了这么多年也知道要拿捏住一个人，必须掌握主动，必须先叫对方有忌惮、感到害怕。他本来以为面对的会是一个不安暴怒的人，对方急他不急，再一寸寸施加压力，使对方失去分寸后，自己再抛出今天的主题。但这个边长曦不知道是得到了什么消息还是本身滑不溜秋，一点都不上道，居然还跟自己打起了太极！

他表面不显地草草做下笔录：“那你说说为什么要离开新区去那里，没有特殊目的的人不会跑那么远吧？现在可满世界都是丧尸。”“因为我听说那个小村子里有人养鸡鸭、种菜，张老板也知道，末世第六天了，很难搞到这种新鲜的东西。谁知道过去就遇上了这种事，我也没什么心情，只带了两只鸭子回来。”边长曦回答，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张老板，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跟踪了，若那个跟踪的人目睹了整件事情，也看到了她进出农场的一幕，自己的秘密就彻底保不住了。不过暂时看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张老板笑了笑，眼角皱出好几个褶，这时那精英男回来了，跟他耳语一句，张老板的脸色微微下沉，挥了下手，办公室关上后，他说：“边小姐，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们也别浪费时间了，我坐在这里，其实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他掏出一张照片：“你见过这个人吗？”边长曦一看，微微讶然，不久前就有人向自己打听过的这个人，短黑眉、鹰钩鼻、古铜色皮肤、表情带点阴鸷，看过就很难忘记。她说：“不久前，有个人拿着同样的照片问了同样的问题。”张老板的眼睛好似侦查仪一样，牢牢锁定边长曦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微表情，带着一丝沉痛开口：“实际上，那个去问你的人正是我派去的。照片上这个人叫做张金刚，是我手底下一个员工，两年前，他一个祖传的玉手镯被人偷了，他非常难过并且生气，一直以来都在寻找手镯下来。十几天前，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手镯被辗转卖到江城一带去，他跟我辞职，一个人就跑过去了，结果一去不回。”他口气顿了顿：“我因为不放心，查了一下，据说那手镯正在一个姓边的女大学生手上。正好金刚最后一次和我通话时说，他正在江城S大外蹲点。”“边可不是个常见的姓氏，S大里面，姓边的女学生，只有边小姐你一人吧？”办公室里瞬间沉默下来。两人对视着，过了一会儿，边长曦才徐徐开口：

“所以，张老板怀疑我见过这个张金刚，并且还对他做了某些不好的事，致使他至今下落不明？” 啊呀，听起来真是一个关心员工的好老板，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就想找回员工，结果一不小心摸到了一个了不得的线索。 但可能吗？为了这么点小事，他绕了多大一个弯子？田家兴一事，需要多少能量才能扯得动？ 不过边长曦至少弄明白了一点，对方果真是冲着自已的玉镯来的，但九成九不知道农场的存在。 张老板抱歉地说：“我只能从你这里找答案了。从肖少那里知道了田家兴的案子，虽然看得出来整件事与你没有太大关系，但我依然向肖公子要求了一个单独和你谈话的机会，这个请你见谅先。” 张老板多精一个人，怎么不知道自己言行中的漏洞，一句话把所有事都推给肖敬，他自己仅是借借东风顺势而为罢了。 边长曦摆手说：“一码归一码，我们现在不是在谈田家兴的事吗？还是先把这事解决了吧。” 张老板眼角一僵，呵呵地笑：“不过是赵阿敏回家时，正遇上山边起火，没想到居然是焚尸，就像讹几个钱……” “那怎么就知道火是我放的？” “这个，有人看见你骑车从那边过来。” md！这到底是谁问谁话！ 骑车啊…… 边长曦垂下眼睛，在心里狠狠砸拳。 她昨天来新区是没有带机车的，张老板却说出了这点，可见不是说谎；但反过来，要是有人心顺势查下去，这必然就是一个漏洞，是农场存在的证据之一。 她已经很小心了，离新区还有好远就下车了，怎么还被别人看到？难道有人和她一样，为了只鸡鸭满世界溜达？ “原来是这样啊。” 张老板说：“这事完了，那张金刚……” 边长曦看他一眼，装模作样地感慨：张老板真是个好老板，但抱歉的是，我真的没见过这个张金刚，玉手镯的话，我倒的确是有一只……” 张老板下眼皮一跳，喝了口水，客气地说：“虽然有些冒昧，但边小姐能不能让我看看玉镯？” 他解释道，“我们也是听说边小姐的镯子，和金刚的那个有点像，才会认为镯子是被你买去。如果能亲眼看一看，如果确定不是同一只的话，我也好另外换个思路找人，边小姐也不用被误会。”

“听你这话意思，如果是同一只，那就一定是我把那个张金刚怎么地了？” 边长曦摆弄着袖口，抬眼凉凉地睨了张老板一眼，“你这到底是找玉镯还是找人哪，我听半天就没听明白你的中心思想。” 张老板话头就哽住了，甚至还有点恼羞成怒，这女的实在太不好搞了！ 边长曦见好就收，摊摊手：“两只镯子像不像我不知道，但不可能是同一只就对了，我的玉镯是亡母遗物，家族里许多人早在几十年前就见过的，不可能是两年前才有的，并且遗憾的是——” “什么？” “前不久镯子被我摔碎了。” “碎了？” “是啊，就在前天，当时顾队长几个人都在，他们亲眼所见的，真是碎了一地呢，再好的工匠恐怕都拼不起来。” 这悠悠然的语调叫张老板心中重重一跳，碎了？那，那他怎么和头儿交代？他眉头一皱，阴沉而隐晦地看了看边长曦：“那，总有碎片吧？” “玉都碎了，看着也是赌物伤神，我就扔掉了，扔到在江城哪个垃圾箱里我也忘了。” 边长曦说，“早知道张老板想看，我就留起来了，真是可惜。” 张老板觉得这句可惜是在讽刺自己一样。 他强笑：“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边小姐没见过金刚，也许他还在江城什么地方呆着，也许正在赶来的路上，我再试试通过别的方法找他。这个田家兴的案子……” “怎么，还有问题？” “呵呵，光我相信边小姐不会杀人也没用啊，还得等尸检报告什么的，边小姐再把案件过程说一遍？” 老家伙，变脸跟翻书一样！ 边长曦放在腿上的双手，两根食指对了，暗中吸了口气，微微一笑：“好啊。” 又“审讯”了一会，张老板叫边长曦安心等待调查结果，自己拿着录有口供的本

子出去了。等门关上，边长曦唇边的笑意完全消失，她双手又在胸前靠在椅背上，目光沉沉地投落桌面。这些人，又搜身又搜东西，没有找到玉镯，大概会认为自己把玉镯交给某个人保管了。和自己同行的只有顾叙六人加上一个林蓉蓉——陈家四口还不够格，而他们都见到玉镯毁坏的一幕，口径统一之下，一般人也该信了，但这个张老板显然不像会轻易放弃之人。还有那个张金刚，他是虚构的，还是真有这么一个人跑到了江城，但自己没遇到？关键是这些人为什么想要玉镯，他们知道了多少，为什么知道。这次是假惺惺地讲故事，下一次他们还会有什么手段？唉，她觉得自己有够倒霉的：开启农场时差点把自己弄死；第一次出手收油罐车，被张虎几人威胁；进了一个大超市，偏偏人多眼杂，意思意思稍微收点物资还差点被顾叙看穿；不过是想收几只鸡鸭做种，又遇上那种事；好容易安然脱身，却被当做杀人犯拘留，然后又发现不知从何时起有人打上了玉镯的主意。她现在唯一庆幸的是，玉镯已经碎了，农场无形化，否则这时候一点余地也没了。现在嘛，走一步算一步吧。边长曦这一等也没等太久，大概过了一个小时，窗外的阳光变得很暗淡之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还有几道说话声，其中隐约夹杂着一个低沉熟悉的声音。门被打开，许多人出现在门口，身姿英朗出众的顾叙赫然便在其中。他身边一个斯文俊秀的男子笑道：“我说的没错吧，没人敢对边小姐无礼，这不挺好的吗？”顾叙快速扫了边长曦一眼，冷峻的表情终于略微有所缓和，对她略略颌首，对俊秀男子说：“多谢曲少，不知我何时能带她走？”后面一人嗤笑一声：“顾叙你搞错了吧，这新区现在是我说了算！”他走进来，正是肖敬，不屑又愤恨地看看两人，“缉人审案也是我的职能，曲少虽然是总司令的公子，手也不能伸这么长。”被称作“曲少”的曲楠温和地笑：“肖少别误会，曲某岂敢越权，只是我做一个担保人，保边小姐出去，这好像不违反你们的规矩。”“不行！”肖敬断然道，“这个案子性质恶劣，死了十多个人，要不是不严查，以后谁都不敢杀人放火，律法何在？人你们看也看过了，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他一摆头，好几个穿着警服的彪形大汉鱼贯而入，做出送客的姿态，曲楠漫不经心地笑了笑：“本来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你敬曲某一分，曲某也给你面子，以后大家打交道的机会多的是，闹得太僵了，咱们父辈脸皮上也不好看。但肖少这样相逼，怎么说，曲某也代表着军分区总司令部呢。”话音刚落，又一队人刷刷冲进来，军装亮相，步履厚重，站定就啪地端出枪来。肖敬的人一惊，也纷纷拿出手枪：“都不准动！”办公室内铁血僵持气氛一凝。边长曦也站了起来。顾叙走到她身边：“没事吧？”“没有。”边长曦拧眉看着场中，“这是怎么回事？”她虽然估摸顾叙可能会想办法帮忙，但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副场面，这会不会闹得太大了？顾叙看看那边，眼里波澜不兴：“别担心，他们有根本矛盾，只是赶在你这里对上了。”应该说，边长曦的事被他们拿来当做较量的一个平台。曲楠上前两步，在肖敬耳朵边说：“你们父子打的好主意，想把新区变成你们家自己的新区，小动作不断也就算了，逼得杜中海退避三舍也没了不起的。但想要在军队抵达产提高影响力？啧啧，办公？真是可笑，现在谁还愿意搭理你们，人家一时服软只是怕麻烦，你还真拿自己当老大了？我给你个机会，现在乖乖放人，否则别怪我一点脸面也不给你留！”肖敬气得脸色铁青，也恶狠狠压低声音：“曲楠，你别太猖狂了，这里可是我的地盘！你才带了几个人来！”军分区因为还有许多事务要处理，还要大整顿一番，所以还有好几天才过得来，所以他们这里时间上比较宽裕，定能在军队来之前立定根脚。谁知道才把杜中海那个造房子的赶下台，曲楠这家伙突然开着两

辆车就过来了，还说什么审查，害得他措手不及。 审你妹！ 一来就一副当家主人的德行，管东管西管到老子头上，他倒要看看两辆车能带多少人过来，惹急了他一枪崩了先！

曲楠的脸微微沉下去。 他们军方虽然弹多兵足，但在民众间并不比一个公安局来的有威信，而且很难越过政府直接管理幸存者，除非撕破脸皮搞军政。但苏城方面都还没有这种动作，他的父亲、江城总司令曲上进也不敢做出头鸟，但这样一来他们就很被动很吃亏。 明明最主要的保卫力量是他们军队，却得不到实权，民众只认同肖家这样的人，等到了苏城，一旦这些人黑心跟苏城联合起来搞架空，政治上再动动手脚，江城十万多军队只能一口一口被吃掉，而曲家人将一无所有…… 他们必须得到江城的群众支持。 首先是搬掉肖家这块最为碍眼的绊脚石。 但也不能太强硬，肖敬这个土鳖惹毛了他，自己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他看了顾叙一眼，和缓了一下，正要说话，张老板急急跑了进来，一见这个阵仗忙说：“大家冷静！冷静！肖少、曲少大家有话好说，何必弄成这个样子？” 曲楠看看他：“这位是？” “曲少好，敝人就是新区一网吧老板，敝姓张，以前也是肖局长手下一个小刑警，承蒙肖少看得起，现在人手紧缺就跟着办公跑腿，边小姐这边的笔录就是我做的。”张老板一脸谄媚。 肖敬冷哼一声：“报告出来了？人是不是边长曦杀的？” 他狂给张老板使眼色，之前抓边长曦，一是受张老板撺掇，二是对边长曦这个清冷小美女有点印象，很好奇她是怎么杀人的，第三是不遗余力地提高警察出镜率，给新区的人树立一种他们职权还在、很能办事、并且公正为民的形象。 可是曲楠一牵涉进来，这事性质就不一样了，绝对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让曲楠把人带走，否则不是明摆着自己怕他了吗？ 张老板心下无奈，尸检不是专业法医干的，有经验的刑警就能看出那些人是怎么死的，手里这份尸检报告也是手写起来的，作假倒不难，但问题是他能吗？ 他可不是肖敬那土包子，他很清楚现在这世道，谁手中有力量谁的话语权就大，谁手中有军队，那谁就是土皇帝。江城总司令虽然在苏城面前没太大看头，但和职权分散、此时更是派系林立的公安治安系统相比，简直就是坦克和步兵的区别。之所以畏首畏尾的，那是政治上的考虑，一旦扯开这层皮，哼哼…… 别看曲楠只有几个人，但一旦他在这里出事，别管有证据没证据，他老子能亲自提枪把这里所有人全歼了！ 所以再不甘心这么放走边长曦，他也只能老实实在地道：“经尸检和现场模拟，田家兴虽然和边小姐有过肉搏接触，但不是死在边小姐手下，边小姐也是出于正当防卫，现在可以走了。耽误了边小姐的时间，实在是抱歉。” 最后一句话是对边长曦说的。 肖敬差点气炸。 曲楠笑道：“早说出来不就结了吗？顾队长，我们走吧。” 顾叙带着边长曦出去，那个精英男还特地送来边长曦的包，顾叙依旧是顺手接过。曲楠手一伸，做出请的动作：“顾队长我送你们出去。” 肖敬还忿忿地想阻拦，张老板及时拉住他，摇了摇头：“肖少不可，你没看到曲楠对那个顾叙客气讨好的态度？估计他有什么来头，就算拦住了曲楠，顾叙说不定还有后招。” 肖敬甩开了他，气哼哼地道：“还不是你说顾叙那帮人是有本事的，把边长曦抓回来，他们肯定要来求情，到时候把他们收拢过来？哼，现在看来本事是有，可惜就是太厉害了！” 张老板苦涩听训，心中既愤恨嘲笑肖敬，又是郁闷不已，看不出来边长曦后台挺硬的，自己要拿到她的玉镯岂不是更难了？ 但这样一来他更认定那玩意儿果然如头儿说的是件宝物。这边，顾叙向曲楠道谢：“曲少，今天真是多谢你了。” 边长曦也跟着道谢。曲楠忙说：“千万别这么说，能帮到顾队长是曲某的荣幸，况且以顾队长的人才，

曲某只怕是多此一举。” 两人在门口停下，几辆三轮车由两个警员带领着工人推进来，上面装满物资，顾叙和边长曦的目光不分先后地盯过去，又相视一眼，都看出各自眼中的疑惑和凝重。 曲楠注意到了，自以为知道他们在奇怪什么，便压下声音开始诉苦：“肖敬的人包揽了车站里大大小小的事务，恨不得芝麻大点的事都要管，他这么拿着鸡毛当令箭，只会叫民众反感。而且江城公安局多少个？肖总局长下面的人也不是都听他的，还有那些消防队、特警、城管之类的，多少人想出来散发点光热，来日这新区只怕不会平静。” 顾叙赞同地点头：“这矛盾不解决，去苏城的路上到底是个隐患，有需要顾叙的地方曲少尽管开口。” 曲楠就大为感动的样子。 “哎呀哪来的虫子？” “擦，这蚂蚁成精了吧？” “哎呦咬死我了，快来帮忙啊！” 突然那几辆三轮车停下来，指头大小的黑色的东西造反一般，不断从那些纸楞箱里涌出，逮到人就咬，眨眼之间车边的几个人就被咬到了。 因为离得比较近，那些黑东西窜到地上就往边长曦这边涌，其中几只猛地飞起来，兜头罩过来。 边长曦一直注意着那边，此时喝了声“小心”，一把拔出身后的刀，将飞在最前面的一只劈落。 一只婴儿拳头大小的、蟑螂似的虫子尸体掉在地上，还在颤动，被切开的腹部涌出黑水，把地砖腐蚀得咝咝作响。 边长曦只来得及扫一眼，余下的蟑螂也撞过来了，她挥刀就砍，这一下没砍中，她一手挡在面前，左手一挥，数条系藤蔓甩了出去，把这些东西逼退。 蟑螂们嗡嗡转着，其中还夹杂着个头更小的黑苍蝇，一律都是红彤彤的血眼，身上满是粘液，向众人扑了下来，掠起一阵腥风。 “曲少小心！” 曲楠身后的人反应也快，将曲楠围在中央，其中一个女的发出一道水柱，淋湿了几只苍蝇。一个男的放出几条冰棱，可惜什么也没打中。剩下几个更干脆，大喊着举起大刀和榔头狂挥，却只能将蟑螂苍蝇稍稍逼退。 还有两个一看，举起冲锋枪连射，枪管喷出的火焰总算烧掉了几个飞虫。 情况发生得太急，人们几乎都反应不过来，只能站在原地被动抵御，还没什么效果，大堂里还有不少幸存者，已经在拼命尖叫抱头逃窜。 变异虫啊。 边长曦当然不会像那些菜鸟一样，有异能都不会用，手忙脚乱的，她眼睛盯着这些飞来飞去、几乎露出小尖牙来的东西，双手握刀眼疾手快地劈砍。对方飞得快，她砍得更快，一会儿工夫，她脚前掉了一地的尸体残渣。只是这样体力消耗实在厉害，没一会儿她就气喘吁吁的，飞虫数量却好像没少多少。她一面挥刀，腾出左手来，驱动体内的木系能量汇聚到指尖，分成细细一股股，五指一张，五条细绳一般的藤蔓瞬间弹射了出来，缠向攻击在最前方的五只飞虫。 其中有条成功缠绕住飞虫，飞虫哀鸣着坠落，余下三条落空。她也不气馁，五指一合一张，又发出了五条。这叫其他人惊恐不迭的飞虫顿时成为她练手的对象。 和她一样的，还有顾叙。 飞虫出现的第一时刻他并没有慌慌张张马上出手，而是眯着眼一边抵御一边观察，曲楠那些人的反应都在他眼里，然后他才发出了一个火球，一瞬间空气里出现一条干干净净的线路，只有灰烬往下掉。 他心思触动，第二次发出了两个火球，只是这两个火球飞出去之后，在空中忽地变形，蔓延成一片火焰，火焰所到之处，噼里啪啦地响，焦味大肆弥漫，蟑螂苍蝇成片成片地往下掉。 边长曦恰恰看到这一幕，嘴角就直抽抽，要不要这么轻松！太不公平了！ 顾叙抬头看了她一眼，脸色微变，伸手见她扯到身后：“小心！” 边长曦低头一看，地上黑压压的潮水涌过来，是那些蚂蚁，天知道几辆三轮车上怎么会藏着这么多蚂蚁和虫子，车边的几个人几个瞬间就被啃倒在地，全身爬满了蚂蚁，凄厉地嘶嚎着。 顾叙拉着她后退，随手丢了两个火球进蚂蚁群，蚂蚁被炸起来，但没有想象中地成片

燃烧。边长曦说：“火烧不动它们。”顾叙点点头，发出两个火球帮曲楠那边解决了一片飞虫，喊道：“冰系，冻住蚂蚁！”曲楠正想给他道谢，听了这话也看到了快逼到脚跟前的蚂蚁，急道：“退后退后！阿纲，照顾队长说的做。”那冰系男子忙下蹲，两掌撑在地上，低喝一声，地面肉眼可见地结了成薄冰，可惜他能力有限，冰层又薄又短，距离冻住蚂蚁大军的程度还有好远。阿纲一脸尴尬，几乎使出全力，憋得脸都红了，蚂蚁眼看着要爬到他手边。顾叙也有些意外，他和身边几人异能刚觉醒那就是红杠杠的，一时也没想到这冰系如此不得力，皱了下眉。边长曦就早料到是这样，她挣开顾叙的手，从他背上的自己的包里抓出一瓶矿泉水，一刀砍掉顶部，扔了出去，水洒在蚂蚁群中，那个区域就迅速结冰。曲楠精神一振，对那水系女子说：“阿月帮忙！”阿月应声而出，双手一伸，晶莹清澈的水流喷在蚂蚁群上，阿纲再次大喝一声，只见他手掌都变得莹白，腾腾冷气冒出，地面上的水渍一寸一寸凝结成冰，将若干蚂蚁牢牢定在地上。还有漏网之鱼，抓榔头的那男子冲出来，抓一榔头一个地砸下去，大地都被他震动了。很快，附近的飞虫和蚂蚁都被解决，有不少追着其它幸存者去了，上蹿下跳，整个一楼乱成一团，还好车站里的农民工护卫队很快出现，接着那些警察们也出现了。顾叙见场面有了控制，对曲楠说：“只怕我的同伴也遭到了攻击，我先回去了。”曲楠赶紧点头：“顾队长去吧，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顾叙摆摆手，和边长曦大步走出车站出口。此时正当冷风袭面暮霭浑浊，街上又是乱又是游荡着目的不明之人，一派萧索。这个失去了电源的世界一天黑就不见生机，处处潜伏着危险，这危险有来自那些丑陋的丧尸的，也有来自同为幸存者的人们的。而从现在起，又出现了一个变异虫子。就好像一个导火索一样，车站里出现了那些虫子，马路上也偶尔一闪而过某种爬虫或者动物，几个从车站里逃命出来的人就被几只飞行的蟑螂追着到处跑，最后脱下衣服来又是甩又是打，竟然给他们打死两只。顾叙按着耳麦，在联系邱风他们，一边问：“那些蚂蚁是怎么回事？”“看样子是变异了。”边长曦说，两人走得很快，几只不知死活的黑色甲壳虫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爬出来，笨笨的好像不会飞。她一刀一个砍死，用一根细藤蔓绑着一只，吊起来看：“的确是原来虫子的样子。”就是浑身粘液，还大了好多倍，这只甲壳虫有一个鸭蛋那么大，眼睛猩红猩红，普通人看了一定浑身冒疙瘩。顾叙说：“牙齿还挺锋利。”他想起车站里被蚂蚁咬得满地打滚的那些人，心底也有些发寒，如果这些东西咬了人也会使人感染变成丧尸，那不是防不胜防？此外，虫子变异之后，不但个头大增，攻击力和速度也是剧增，若换了本来就很凶悍的狗、狼等动物……“推车的人应该不知道车上有那些东西，不然也不会都没逃开，说明箱子里的确是物资，可那么大量的虫子是哪里来的？”他回忆着指出一个疑点。边长曦看他一眼，这人脑子一向转得快。她倒是知道大概答案，估计是那些物资里有一个蚂蚁窝和一些蟑螂苍蝇或者是卵，恰恰在进火车站那一刻变异了，消耗掉物资里的能量瞬间变大，这也是为什么她和顾叙同时感受到车里有能量波动。这样倒也好，她还想着要怎么提醒顾叙他们，这两日小心老鼠什么的，现在是不必了。说话间两人已快速穿过一条街，顾叙的耳麦终于响了起来，他听完说：“邱风他们也遭到了攻击，有两头脸盆大的老鼠和一窝蟑螂。”这可不好：“我们快走！”边长曦刚要加快步伐，一黑影突然从角落里蹿出来，嗷呜叫着扑了下来，她一惊，生生止住步伐还急退两步，手上藤蔓打了出去。顾叙比她更快，斜跨上前，一枚小刀寒光一闪噗地射中黑影，黑影向后跌出，在地上弹了几下，足足拖出两米远。“啪！”边长

曦的藤蔓甩在了顾叙肩头。本就是危急中出手，她下足了十二分的力道，直抽得顾叙衣衫和皮肉都撕裂，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她吓住了：“你没事吧，你冲出来干什么？”顾叙皱了皱眉，脸色在那刻显得有些发白，苦笑着说：“威力相当不错。”边长曦瞪他：“谁叫你看也不看……”毕竟人家是为了自己，她忍住了下面的话，仔细看了看伤口，隐约都能见到骨头了，可见下手之狠。她暗暗咕哝了一声，抬手压在伤口上，“你别动。”*****上来发现被投了一张评价票，顿时我惊呆了，再一看评得竟然是十分。俺也能有收到这种票子的时候！仰天长笑三声先，太感谢春之环球旅行亲啦，抱住亲一个~\(\>=▽≤)/~完了再说不高兴的事，从昨天起就开始掉收了，作为读者和作者，我很理解这个，不喜欢看直接就放弃嘛。但问题是放弃的理由啊。有不少亲跟我说过前几章拖了点，我一听也是，回去颠来倒去地研究存稿，一共才二十多章存稿，一下子砍了十多章正在苦逼地改，连即将上架都不管了，完了上来一看都弃文了，我这个心里就拔凉拔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么没有耐心啊。就算改也要给我一点时间嘛，才放上来一章，这就到弃文的地步了？好吧，说多了又得说我矫情，我就心里不痛快吐个槽，弃就弃吧，反正一直是这么过来的。亲们的观点我都记下了，这是我的不足，回炉好好修炼，咱们有缘江湖再见吧

她将能量均匀布满手掌，然后轻柔地拢住那方伤口，停留了十多秒，再拿开，那道惨烈的伤口已经不再出血了，破裂的皮肉也收敛着，只是还微微渗出血清。边长曦看看自己血糊的手，有些不放心地问：“你感觉怎么样？”她是能感觉到没有打伤筋骨的，但到底不太放心，未来第一强者在她手上出事，这种感觉会很罪孽。顾叙抬了抬肩膀，不答反说：“我以为木系只是救治功能强，没想到攻击也了得。”边长曦就颇为自得：“那当然，不然我真能那么光棍地就跑进火车站了？”自然是对自己有信心。别看老是对自己不满意，其实她也知道自己这个水平不错了，尤其是早先透支过异能，她觉得异能强了一两分，使用起来也更得力自如。刚才那一鞭子的威力，放在昨天就使不出来。两人说着话，眼睛却都盯着那团黑乎乎的肥硕物体：“是什么东西？”顾叙走上去要查看究竟，边长曦也跟过去：“小心，好像就是老鼠，先把它杀透吧……”话没说完，那团黑肥的东西猛蹦了起来，没命地往反方向逃，顾叙眼锋一寒，不见什么大动作，又一枚小刀疾射而去，一把把那家伙钉在地上。两人快步上去一看，果然是一只老鼠，但并非脸盆般大那么夸张，只是比普通鼠大上两三倍，皮毛又黑又厚脏得不能直视，缩成一团形如一只保龄球一样瑟瑟发抖。顾叙的两把小刀，一把从它的下颚透入，直指要害，一把将其右后腿钉死在地上，都准得不能再准，殷红的血从老鼠体内溢出，但饶是如此这老鼠还没死，前脚扒着地，扭头呜呜叫唤着，黄豆般贼圆贼亮的黑眼睛一眨一眨，两滴泪就这么滚了出来，看起来滑稽无比。边长曦和顾叙面面相觑，没见过这么人性化的老鼠。而且，老鼠不该“吱吱”叫的吗？呜呜算怎么回事？“这只老鼠倒是有趣。”顾叙这么说着，手里的火焰却毫不含糊，准备着要将这家伙给烧死。老鼠眼里透出浓浓的悲愤之情，瞪着顾叙满脸控诉哀怨，又转头着急地朝边长曦挥舞爪子，这一急倒终于吱吱吱地叫，就像人急于解释一样。但它一激动，伤口就撕裂，痛得直哼哼，眼泪不要钱似地滚下来，当真是好不哀伤凄凉。边长曦忙道：“先别杀它！”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据说有人可以驯化变异兽使其成为自己的宠物，那个很善于总结的“首都编辑部”很取巧地从曾经的修真小说里找出一个词，称之为“灵兽”。但那是什么

时候才出来的传言？末世五年之后吧，而且因为罕见，也因为云华基地建的比较偏僻，远离了首都腾阳基地，而真正的强者和恩怨纠纷新闻八卦，八九成都聚集在腾阳基地，能驯服灵兽的牛人自然也不例外，是以边长曦一直到死都只遥遥见过两次灵兽。那真是顶尖的存在。

灵兽么，当然是通灵，通俗点说，就是人性化，瞿益那个科技狂人也提起过，这是驯化的基本前提——高阶变异兽几乎个个都很聪明，但聪明和通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此时边长曦看着这老鼠滑稽的表现，心里不由产生了一个荒谬的想法。“你看它是不是在向我们求饶？”

顾叙看了一眼，显然是的。但在他看来末世降临，丧尸横行，连蚂蚁蟑螂都能咬得人上蹿下跳，出现一头怕死的会求饶掉泪的老鼠，就实在不新鲜了。他不明白边长曦为何对这个感到惊奇。“我看这老鼠很不寻常，虽然变异过，但不像狂暴吃人的那种，先别杀它好吗？”

边长曦边说边蹲下去，顾叙不由警惕起来：“小心它抓你。”老鼠好像听懂了他的话，朝他翻了个白眼，接着又哀哀戚戚地朝边长曦扒拉前肢，软软叫唤着，湿漉漉的眼睛眨巴眨巴，可怜得不得了。边长曦不由乐了。莫非真让她捡到宝了？

可是灵兽即使在末世五年后也是稀少的厉害，且听说个个傲气得不行，能被驯服的百不存一，其它的不是强大到人类奈何不了，就是宁死不屈。现在才末世第六天，怎么就出现了？还是这么一个丑不拉几的没骨气的肥老鼠？她问老鼠：“你想让我放了你？”

“呜呜。”“你听得懂我的话？我放了你你会伤害我们吗？”“呜呜呜。”

好吧，边长曦完全不能和它沟通，但她觉得这小家伙听得懂自己讲的话，她伸出一根手指在它眼前晃了晃，它也没有暴躁地扑上来啃，眼神里亦无那种对食物的**，反而一团濡软，撒娇一般把脸贴在她指头上蹭了蹭，眼神真诚哀求。

边长曦的目光不由软化下来，顾叙倒是皱了皱眉：这老鼠一张脸，实在是脏得很哪。边长曦看老鼠的伤口还在流血，犹豫了一下，伸手在它的头上摸了摸，一道绿光渗透进去，她能感受到老鼠有意识地吸收她的木系能量，并且全部调动到最严重的伤处。它情况略为稳定，舒服地又蹭蹭边长曦的手心，眼皮却很吃力似地慢慢合起来，又马上抬起来恋恋不舍地望着边长曦。

如此反复几次，边长曦叹了口气：“放了它吧。”她倒很想把它带回去，但谁知道是不是灵兽呢，退一步说，当真是万中无一的灵兽，但要是不怀好意呢，看它这么耐打，就知道应该有一定的本事，要是想使坏带在身边简直防不胜防。

边长曦很有自知之明，她不是带宠物的料，压不住这种天才，并且这老鼠仿佛一开始就像是奔着她来的，这就很可疑，她自认没有什么魅力。莫非是因为，重生？

边长曦心里展开联想，这边顾叙看着她与黑老鼠的互动，想了想：“不杀的话就带回去吧。”这老鼠古怪，与其惦记它什么时候再出现，不如放在眼皮底下。

边长曦眼睛一亮，顾叙答应就好办了，前世顾叙也有灵兽的，一头冰系的巨大雪狼，也就是说这人有带宠物的潜质。能弄到宠物的人，不单是自身实力要强大，而且这人身上要有能让灵兽认同喜欢的气质。

有顾叙在，就不怕老鼠造反了吧？顾叙利落地拔出刀，弄疼了老鼠，老鼠睁大眼扭头朝他凶狠地眯了眯牙，然后向寻求安慰一般朝边长曦爬去，顾叙一把摁住它，掀起它背部的皮毛，也不嫌弃它脏丑，另一手托住它的屁股和两条后肢，这时他突然怔了一下，边长曦问：“怎么了？”

*****昨天“偶要淡定”这位不淡定的亲直接在书评区吼开了，大意是说我不该弃文，还竖了好几根中指给我。我流一脑门的汗，我啥时候说要弃文了？

我是说那些弃文的读者们，咱们好聚好散，我好好锻炼自己，争取下本书写得高点，咱们有缘下本书再见，可没说自己会不写啊，大概是我的用句有些歧义吧。

不过多谢偶要淡定吼这么几句，让我知道如果我真的弃文，是会有人舍不得滴。嗯这个好，终于有点被需要的感觉了，所以亲，么么哒，我虽然不是个优秀的作者，但绝对负责，不会弃文哒 om 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顾叙和老鼠大眼瞪小眼，过了一会才不确定般地道：“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果然这就是容易带宠物的体质吗？边长曦也没多想，从顾叙背上的包里翻出一条毛巾：“把它包一包吧。”顾叙把老鼠包起来，轻轻捧在手里，老鼠也任由他作为，只是很艰难地往他怀里钻，找了个好位置就很是享受地静静窝着，这让边长曦更稀罕了。耽误了这么一会，两人更快地往回赶，他们所在的那条街上还住了其他人，此时已经混乱不堪了，好多人都在打虫子，或者被迫得咬得鬼哭狼嚎。武大郎在门口不远处帮着人们对付那些东西，顾叙远远高声：“老武，怎么样？”武大郎一坨土块砸死一团不知道什么虫子，其余的虫子似乎感觉到这人不好对付，团团乱转几下飞快爬走了。武大郎看到顾叙笑着说：“队长回来了，边小姐没事吧？”接着说，“不知道哪里钻出来一些臭虫，就是刚开始措手不及，现在我们反过来追着它们打呢。”正好，屋里传出邱云张狂的大笑：“瞧瞧，我抓住它了！”大家都聚在一楼，桌椅乱七八糟地倒着，到处是打斗过的痕迹，还有硕大的蟑螂和蚂蚁的断肢残臂，这一块那一点的，更古怪的是空气里蒸汽弥漫，飘着一股浓浓的鸭汤的气味。一只硕大的老鼠拖着半截身体艰难爬行，看到顾叙两人进来，蚕豆大的红眼一亮，皮毛耸了起来，吱地咧开了口水滴答的牙，还没等它进一步挑衅，一个黑色的物体飞过来在它头上一敲，又弹了回去，边长曦顺着过去一看，邱风手里拿着那东西走过来，笑着说：“阿叙，边小姐没事吧？”边长曦笑了，他们问问题都一个样，她说：“顾队长来得及时，我很好。”她暗暗瞧着邱风手里的黑色东西像个回形镖，看不出来他还有这手功夫，而那只半截的老鼠已经被敲晕了。她目光转了转，人很齐，顾叙蓦然喜形于色：“影子你醒了！”一个高高瘦瘦脸色苍白的男子走过来，正是已经昏迷了好几日的影子，他僵硬的脸上露出一个微笑，有些激动的说：“是啊，终于醒了。”他转头看着边长曦，目光灼亮感激，低头诚恳道，“边小姐，救命之恩不言谢，以后有需要我宋安年的地方尽管开口。”边长曦眨了下眼，顾叙解释说：“影子原名叫宋安年，因为太普遍又太文艺，从新兵集训起就被人调笑，后来我们都叫他绰号影子。”用真名做承诺，可见是非常郑重了。对这种一是一二是二的人，扭捏推拒只会让双方都扫兴。边长曦想了想，没回答，而是让他伸出手，自己握着他的手发出木系能量感受，他体内那种黑色的东西已经完全消失了。这应该就是痊愈了吧。她松开手微笑着说：“应该没事了。虽然你们队长已经给过我酬劳了，这次我又欠了他一回，不过我们分开算，你这句话我记下了，以后有需要帮忙的我就不客气了。”边长曦一直是客气而疏离的，不吝于表现出自己迟早要和大家分道扬镳的态度，所以她说出这颇为热络的话后，大家都有些诧异，影子则对这样干脆爽利的女子一下子印象大好。顾叙也感到高兴，他拍拍影子的肩膀，两人什么话都不用多说，但那浓浓的兄弟情义根本是不言而喻。他忽然问：“陈大爷是受伤了？”大家这才看向被陈母扶着、脸色青白靠在墙上快站立不住的陈大爷，陈海涛父子慌忙去扶：“怎么回事？”陈母哽咽道：“被咬在腿上，刚刚也不敢说出来分大家的心。”众人都皱起眉头。边长曦镇定地说：“扶他坐下我看看。”裤管卷起来，右腿外踝上方有两个肿得老高的青紫青紫的包，血管扭曲可见，表面的皮肉有撕扯开的伤痕，是被某种小动物撕咬过的痕迹。她松了一口气，

知道这是被蚂蚁咬的，被这些变异的虫子动物咬几口问题不大，正想开口，忽然一个激灵，后背就紧绷起来。她几乎不用回头，就知道顾叙在盯着自己。真是的，这人明明承诺过不会追究自己的信息来源，可看看他都干了什么事。林蓉蓉的空间暴露了，他还爱用那黑黝黝的目光盯自己，对提防他这件事她都要成条件反射了！

她暗暗磨牙，面上装作凝重地问：“这是怎么弄的？”
“好像、好像是被蚂蚁咬了两口。”陈大爷吃力地吸气。陈父哆嗦地问：“会不会……”
他是想问会不会变成丧尸。边长曦心知肚明，点点头，手放在他腿上感受了一下——她发觉自己的木系能量进入别人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探测头一样，在影子那是感受到黑黑的小点，在陈大爷这就发现了一些绿色的点点，这是前世没有的能力，她还说不明白这代表什么。她不动声色摇头：“和影子的情况不大一样，不好说，不过这蚂蚁大概有毒，你们看，肿得这么高，要不要试试能不能挤出毒液？就像处理毒蛇咬伤一样。”陈海涛咬咬牙，看他父亲：“那就这样试试吧。”父子俩满身紧绷，却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武大郎

看不下去：“我来吧。”说着熟练地操作起来，切开，放血，挤出了浓浓的黑血。边长曦看黑血流得差不多，就帮忙使伤口愈合，然后包扎。她精神都集中要隐瞒先知这一点，却忘了掩藏手法——她包扎起来实在太利落了，简直比几个军旅出身的还要老练，顾叙凝视着她就半晌没挪开视线。邱风几个的视线在两人之间来回，眼光精亮若有所思，只有邱云跟二愣子一样哈哈道：“一定没事的，小蚂蚁和丧尸哪能一样？不过你们看这老鼠会不会咬死人？”大家都看向他手中，原来他扭着一只大老鼠，那老鼠啮齿森然硕大，红眼里满是暴戾，恨不得一口把邱云的手啃下来，无奈被邱云制得死死的，几乎不能动弹。果然脸盆般好大一只。它的态度可一点都不友好，边长曦包扎完毕，起来一看，第一反应是去看顾叙怀里的老鼠，生怕它像它的同类一样突然给顾叙来一口。

可她只看到一张脏兮兮苦哈哈的鼠脸，瘪着嘴一脸嫌弃郁卒表情，好像为自己和对面那个是同一物种而难受。大家顺着她的视线看去，才发现顾叙手上也提一只黑不溜秋的老鼠，不过，怎么小这么多？还有脸上那表情，可古怪纠结了。*****感谢竹依茵亲的打赏和推荐票 0(n_n)0~

察觉到人们的关注，黑老鼠翻了个白眼，又拱回毛巾里去，脑袋缩在厚毛里面。有对比，才知道这黑鼠不同凡响，邱云瞪着它：“这、这老鼠……”
“它有些特别，先养着看看。”顾叙摸了摸黑鼠，“至于你手中这头……杀了吧。”会不会咬死人，会不会使人尸化，车站那边那么多伤者，相信很快会研究出个结果。天色晚了，留几个人打扫“战场”，其他人准备晚餐，边长曦手上先沾了顾叙的血，在陈大爷那里又弄了满手的污血，半举着去厨房叫林蓉蓉帮忙倒点水来洗。陈母擦着眼泪也过来了，见锅里鸭子干巴巴地在那煮，忙关掉煤气：“哎呀哎呀，这鸭子都焦了。”边长曦奇怪地问：“怎么不放水？”大家面面相觑，最后都笑着看向影子，影子尴尬地说：“是我。”原来影子醒来的时候正值大家杀鼠灭虫，他不明情况直接从楼下来，冲到情况最严重的厨房，一个激动……“两锅鸭汤就这么干了，化成满天的雾气，差点彼此都看不见彼此。”邱云毫不客气地调侃，“你闻闻，到处都是鸭子的味道，我们都琢磨这是什么异能呢。”影子无奈地看着他，这绝对是幸灾乐祸。只有边长曦心中了然，这是雾系呢，相当罕见的一种衍生元素系，这样一来，单单原顾叙五人小队里就出了四个异能者，其中两个衍生系，一个将变成衍生系（顾叙），真是叫人嫉妒也嫉妒不来。陈大爷的伤如边长曦所预料的那样没有恶化，大家盯了一顿饭的时间，逐渐都放下心来，剩下就是老人自己休养了。大家围着

一起吃过晚饭，各回各屋，有异能的，都开始修炼起来。边长曦的房间里黑漆漆的，她凝聚心神发了几道木刺，准头越来越好，只是力道和锋利程度这些还急不来。她暗想，比起这个，藤蔓鞭子威力还要大许多呢，难道以后她要常常地拿根藤蔓甩？好吧，也是一项技能。她心里总是想着张老板，想着玉镯农场，想着重生之后的种种，越想越有些烦闷，到底是谁要抢她的玉镯？练习也练不下去了，她拿出盒牛奶，想了想把早先收获到、一直放在农场仓库里的火系晶核拿出来，边喝牛奶边下楼。一个人影坐在门口，今天上半夜是顾叙值夜，异能附加的好视力使边长曦能清楚看见，他正低头逗弄那只肥鼠，嘴边是一抹淡淡的微笑，其余表情不明。顾叙抬起头来：“还没睡？”

“睡不着。”边长曦把红核扔给他，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在一旁，“这个是以以前弄到的，对我也没用，给你正好。”肥鼠看到她似乎很高兴，嗷呜一声，从凳子上跳下来，拽着她的裤脚哼哧哼哧想往上爬。边长曦有瞬间的尴尬，这小东西力气可真大，要不是她是坐着的，裤子都要给它拽下来了。她俯身抱起它，皮毛出乎意料的蓬松柔软，一股六神的清香扑鼻而来，顾叙给它洗过澡了。她仔细一看：“诶，它是棕色的？”原来那身毛在洗过澡后变成了似棕色又似栗色的颜色，她不厚道地想，那起先黑黑的是得多脏啊。而且这鼠好像不是家鼠，不知道是什么品种，毛又长又漂亮，连尾巴都毛茸茸的，长得颇为可爱。

顾叙转动着红核，莹莹红光在他眼底映出清冽夺目的流霞，他问：“这算是报酬？”“这是谢意。”边长曦检查着黑鼠的伤口愈合了没，黑鼠却对她手里的牛奶大感兴趣，“你想喝这个？”她拔出吸管，撕开口子让黑鼠伸出舌头舔，它舔了两下就只差没把整个头埋进去，巴津巴津吃得好不欢快。边长曦乐了，抬头对顾叙说，“你请曲楠帮忙，欠了他很大一份人情吧？这次是我欠你的。”她默默地计算，重生到现在，她欠了成海俊一个人情，影子欠了她一个人情（算是吧，这是影子自己要求的，边长曦倒觉得重了），现在又欠了顾叙一次。顾叙笑道：“你好像很喜欢这么算？”“人情往来本就是人际交往的根本。”边长曦觉得很正常，“不算清楚就会乱，乱了我就会觉得全身都是债一样。现在这个世道，生死真的都是寻常，与其有太多的情义瓜葛，不如桩桩件件都计量清楚，得个清净明白。顾队长觉得这样不好吗？”顾叙笑了笑：“叫我顾叙。”

“……行。”他又说：“你其实不必有压力，和曲楠交好正是我想要的。”他一脸坦诚，“先前我一直想，该怎么不着痕迹地与江城军区的人搭上交情，应该说你帮我解决了一个麻烦。”边长曦愣了愣，他是故意和曲楠套近乎，而且还要“不着痕迹”？她有些不理解，顾叙是隶属首都的特殊部队中的精英，虽然具体地位不清楚，但多少知道他身份超然，去了苏城也能占得高层一席之地，实在不需要对江城自轻身份。“曲楠也正需要我的支持，我们是合作互利，尽管他会以为他占了便宜。所以今天应该是我谢谢你。”他摊手，一枚绿核递过来：“今天打到的，这是我的谢意。”边长曦愣了一下，忍不住笑起来：“我怎么觉得我们是在互相夸耀呢？”不过有绿核总是好的，这枚绿核虽然是一阶的，但能量饱满质量上乘，出产的丧尸应该很强，她由衷地说：“谢谢。”

说了这么些话，她对顾叙素来的防备心也淡了，问他：“对了，那个张老板有没有问你什么事？”顾叙略作回忆：“你那晚碎裂的东西是一只镯子吧？”边长曦耸耸肩：“他就是冲这个来的，也不是什么宝贝，谁知道为什么他紧盯不放。”顾叙脸上没有流露出半分对这句话的质疑，墨黑的眉锋在浑浊的夜色中微微凝重：“他似乎不大相信镯子不在了，只怕还有后招。”边长曦暗暗松口气，心想只要你相信就行了：“随他，兵来将挡。”一时间两人都没话

好说，都是沉默内敛的人，也找不到什么好话题，寂静中只听见丧尸的咆哮声，离得极远，不能听清晰，但带来的压迫感可是一点不小。同时还能听到时不时的枪声，人类的尖叫、呼喊、咒骂。即使在新区，外面也依旧乱得很。

“B区和这里只隔着一条河和一道工事屏障，已经完全沦陷，今天有不少幸存者有去无回，照这么下去，丧尸越界也就是两三天的事。”顾叙忽然说。就是说这里也不安全了，除非进行有规模有组织的抵御和攻击，她问：“军队快来了吧？”“嗯。”忽然楼上传来嘭的一声，接着是邱云的抱怨：“影子，我的衣服又湿了！”“擦脸正好。”“可惜又一瓶水没了。”

虽然是调侃，但笑意居多，边长曦也感觉到楼上飘下来些微水汽，肯定是影子又把一瓶水雾化了。顾叙笑着问：“影子的异能你怎么看？”边长曦想了想：

“每个异能有自己的特点，应该不会出现一无是处的异能，我觉得影子的异能吧，好像没有什么攻击力，但用得好应该不会差。”笑话，雾系啊，极致处那是形如鬼魅散似雾霭，偷盗和暗杀的法宝，让多少人夜不能寐提心吊胆，会没用？所以说，嫉妒不来啊。

边长曦准备上楼睡觉，谁知道那只肥老鼠扒着她不放，整个都挂在她衣服上睡得好香，还蠕蠕嘴巴一副憨态可掬。她有些心软，不过毕竟还不了解这老鼠，哪敢把它带在身边，这份危险还是让顾叙这个厉害的去担吧。

肥鼠被扔在顾叙脚边，睡眠朦胧神情哀怨，等边长曦消失在楼梯口，转头就朝顾叙龇牙咧嘴指手画脚。顾叙感受到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好笑地拍拍它的脑门：“你叫我去追她？管得还真宽，你从哪里来的？为何我觉得你很熟悉？”肥鼠龇牙狠狠瞪他，忽然如戳破了的皮球软下来，屁股一扭赌气不理他，默默地啃着爪子，乌圆乌圆的眼珠咕噜噜地转着。

边长曦就看林蓉蓉一眼，一副“早料到”的表情。“这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她等岳礼走后感慨。顾叙和曲楠搭上线，为江城军方出了力，又因为他们几个人论末世前的身份、论能力战力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如今顾叙、邱风、武二郎都在军队里得了职务，邱云和影子虽然没有正式加入，但在昨天的保卫战中大放异彩，也算挂上了号。现在他们五个人是军队里的重要角色了，昨天开始就忙得天昏地暗，连带着边长曦林蓉蓉和陈家四人也受到军队的礼遇。

本来凭借裙带关系，她们两个也基本衣食无忧了，但谁都不是软脚虾，都不喜欢依附别人生存，这才有了今天报名做任务。不止她们两个女孩子，陈海涛和陈大伯也报名了，也在这个小队里，在后面一点，大家没有刻意碰头。至于顾培，呃，他哥哥好像有另外的培养计划。

正和林蓉蓉说着话，边长曦突然感到有一道视线黏在自己身上，她循着望去，旁边小队里有一帮人面色不善，一个瘦小的男子一面瞅着自己，一面朝像是他们的头儿的人耳语，那头儿对边长曦扯了扯脸皮，算是笑了下。边长曦颇为莫名其妙，她不认识这些人啊，不过又依稀感觉眼熟，她回过头想了一会，顿时有了印象，那瘦小男不就是张虎的开车小弟？

当日张虎举枪威胁她卖命，她也逆来顺受的，索性假意听话，转头就引得丧尸攻击张虎，自己脱身，事后她发现了张虎和他另外两个小弟的尸体，但剩下那个开车小弟和速腾车却一起不见了，她猜测他是逃掉了。如果没有记错，那人没什么突出的表现和能力，所以她一直都没放在心上，没想到现在又遇上了，而且看情况，人家这是记住了自己，要来报仇了。

那么他正在汇报的那个头儿，就是刘猛了，张虎的老大，前世猛虎狩猎团的头。前世边长曦见过他多次，煞是威风魁梧的一个人，也算有些城府，但比起张虎的阴毒奸诈，刘猛会让人放心一点。

她又转头看了刘猛一眼，刘猛已经转头去和别人说话，她看不出他的打算，心里暗暗想着，他要是来寻仇，她就奉陪好了。

站着等待了一会，其它小队也陆陆续续到齐，带队的发话，然后就是军队指挥官、上校岳福山发表总的讲话，通过音响，声音一层一层递出来，无非是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一番话，完了就宣布出发，时间八点整。

沿水而建的粗糙工事关卡上，开了几道门，外面是一条人工河，桥为了防止丧尸过来，都早被炸毁了，只有两座象征性的拼装木板，需要时放下来连接两岸，不用时就收起来。木板被几支小队先排队占去了。

边长曦这队的小队长岳礼不慌不忙，一挥手，四个壮汉扛来两根又粗又长的毛竹，并拢起来两头绳子一捆，打横一搁，架在人工河的两岸，就算临时桥梁。

岳礼身先士卒，第一个过河，不愧是领头人，矫健轻便动跃如飞，接下来是苏沉思，别看是个年轻女孩又是空间异能者，但她一迈步边长曦就看出这人有两把刷子，应该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不用异能不用武器，自己根本不是她对手。

当然，在木系属性的温养下，自己的体质会越来越好，假以时日完全能弥补上去。

她转头看旁边小队，正值刘猛过河，他踩着光溜溜的圆柱木头，两手微张，平稳飞快地跑了过去，赢得他一群小弟的叫好。

黄牛不易做，有两下子也正常，记得他的异能是土系，土系首重一个稳字，也许也有异能加成在。唔，也是一个不大好对付的。

轮到边长曦，她表现平平地走过去，毛竹韧而会晃动，河面有五六米宽，到中间那段向下沉，下面的人工河又脏又臭，黑乎乎的看不清情况，要是心理素质不大好的人，心里一慌就容易失足滑落。

这不，小队走了一半，传来噗通一声，一个女孩子掉到了河里，扑棱着呼救，张嘴就喝了好几口黑水，河里的腐烂水草、脏东西被她搅起来，臭气熏天，惹得人捂鼻却步。

岳礼皱了皱眉，叫手下一个军人挥竹竿去救，女孩还算理智，赶紧抓住了竹竿，但忽然她凄厉地挣扎起来：“有东西咬我！有东西咬我！”

边长曦面色略紧，扬手一条藤蔓裹住女孩，反手一扯，女孩就从水里被扯出来摔在岸边，人们这时看清了，她小腿上钳着一只个头巨大、布满大大小小疙瘩的大螃蟹，螃蟹的大钳子深入肉里，鲜血蜿蜒涌出。

众人哗然。

边长曦消防斧已准备举起，但一道异能的波动比她更快，人们甚至什么都没看清，就见那螃蟹的身子和钳子果断分离，痛得那螃蟹数脚乱弹，嘴巴里吐出一串泡沫，古古怪怪地尖叫着。

一个火球把它轰飞，然后一群勇敢人士一哄而上群殴。

发出火球的是岳礼，但边长曦却猛地看向苏沉思，眼中难掩震惊。

空间刃！

苏沉思脸色微微发白，看了眼边长曦，那眼光颇为冷漠，好似一片浮在海面上的碎冰，如同她的人一样，严肃而不好亲近。

边长曦轻吸一口气，压下心思转回头，那女孩痛得快昏过去了，岳礼忙叫她的两个同伴让一让，摸出一把小刀，撬出还嵌在肉里的钳子，血顿时涌得更厉害，血丝里带着缕缕乌黑，有一个人惊呼：“她不会被感染了吧？”

人们顿时后退两步，连女孩的同伴都有些害怕了，岳礼皱眉说：“已经统计过了，被变异动物咬伤的人没有一个会尸化，最严重也是失血、中毒，或者高烧而不治，她这血里的黑色只是毒素渗透，你们带她回去医务室吧。”

边长曦见女孩嘴唇发紫浑身哆嗦起来，忍不住说：“她喝入了大量污水，帮她催吐，稍后要洗胃。”

那两人忙忙照做，女孩吐出一滩乌漆麻黑的东西，一股恶臭。

岳礼看了看边长曦，对人说：“快回去吧，走那边木板桥过，救人重要，不过你们走了也不能再回来，队伍不会为了你们耽误时间。”

两人只是稍微犹豫了下，就背起女孩急忙走了，对岸他们还有一个男同伴没有过来，三人扶持着头也不回地离开，边长曦微微弯起嘴角，纵然世道艰难，这世上愿意扶持相伴的人，还是不少的。

“2013 年 5 月 20 日最后一秒钟，末日爆发，那些感染上流感的人将变成

活死人，它们没有智慧，没有感情，行动迟钝，丧失知觉，对食物有极为狂热的本能需求，并且永不满足。

“是的，它们就是所谓的丧尸。除了患了流感的人，一部分健康人也会变成丧尸，末世前他们大多是免疫力低下者，它们共同形成第一拨丧尸潮，大概占了十分之一的人口，只有打烂脑子或者扭断颈椎才能令它们彻底死透……”

“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午夜响起。边长曦刷地睁开眼，翻身坐起，伸手拿过床头恰恰响起的闹钟，关掉，时间，十二点整。

卧室里只留下一盏昏暗的床头灯，边长曦环视了房间一周，侧耳倾听动静，惨叫声是从对面楼层传来的，并且还在继续，其中夹杂着打骂哭喊声。她心中微紧，披上外衣踩了拖鞋，打开阳台门小心走出去。此时的新风小区只有一盏盏路灯还亮着，四下一片昏蒙，她一眼看到对面三号楼的四楼亮着橙色灯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扒着门框使劲往阳台上逃，一边尖叫救命，可她身后好像有什么死死拽着她。

突然，一个脑袋从后面挤上来，狠狠咬住女人的脖子，女人狂喊，拼命推挤那个发狂的人，双手乱挥间摸到一根类似晾衣杆的长杆，往后重重捅去，然后趁机逃到阳台上，对着后面的人凄厉哭叫：“你别过来！你不要过来！”

借着那边的灯光，边长曦看到她满身全是血，脖子竟似被咬掉了大半，惨不忍睹，而随后从房间里出来的人影更是恐怖骇异。

那已经不能叫人了。它行动迟缓，眼珠脱眶，皮肤青白并且有溃烂的迹象，大张的嘴巴和眼眶里流淌下恶心的液体——事实上，边长曦并不能看这么清晰，她是联系前世的见闻才在脑海里拼凑出的这副画面——随着它出现，空气里顿时传来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

它长开嘴巴，发出渗人的低吼，兴奋地朝女人扑去。女人崩溃尖叫，四肢并用爬上栏杆，紧闭眼睛就跳了下去。

边长曦面色一紧，伸着手朝前走了一步，随即，那手僵在半空，又默默地缩回去。她走到围栏边向下望去，女人已经摔死楼层下面的灌木丛中，半天没有动静，想是死透了。再抬头，那头丧尸抓着最后一刻从女人小腿上撕下来的肉大口大口地咬着，完了又低吼一声，朝着边长曦这边伸手。

显然，它已经闻到边长曦身上的人味。四下一边死寂。过了两秒，才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和呕吐声。

边长曦抬头一看，很多住宅都亮起了灯，有人头伸出窗口或者就站在阳台上，他们显然或多或少看到了刚才那一幕，所有人被女人疯狂跳楼的一幕震撼住，再看到丧尸的血腥作呕的形象，自然承受不住。

简直如恐怖片一样，超乎了人们最大的想象力。还不等人们回过神来，又陆续有几间房子里发生惨剧，有的丧尸轻易杀掉了人，并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则是一家好几人对付一个丧尸，打斗得天昏地暗。

有一个男人在阳台上大叫起来：“世界末日！是世界末日来了！！那个帖子没有骗人，那是丧尸，它们都变成了丧尸！”没有人回应他，小区的保安被惊动，提着手电筒慌慌张张跑了过来，看到了女人的尸体，大惊失色地要过去看，那男人就冲他们喊道：“别靠近她！那个女人被丧尸咬过，她也会变成丧尸，会站起来咬你们！你们赶快走远点！……不不，赶快砍下她的脑袋来！”

边长曦有些讶异地看去，那男人就住在出事的房间的隔壁，想必从头到尾看到了整个悲剧，而且还是高清版本，此时那头丧尸就冲着他吼叫，他感受自是比别人深刻，也难怪回神最快。

可惜的是，现在的丧尸是没有毒的，通俗点说，就是这第一批丧尸咬伤抓伤人，并不能使伤者感染变成丧尸，而他们咬死的人就是彻彻底底地死了，再也不能作怪。

她望了眼女人的尸体，遗憾地想，这个女人要是能活下去，就有极大的希望激发出异能了。

末世最强异能者，十有八九就是这么来的：被丧尸抓伤、没死、而后觉醒强大，后来首都编辑部称之为“先行受害者的馈赠”。

然而事有两面，当三天之后有毒

丧尸出现，人们大部分已经被无毒丧尸麻痹，与丧尸搏斗时不够小心，受伤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使得很多人被感染，那些人又去咬伤自己的同伴，一环扣一环，一波接一波，末世来临之后人类的第一次大批量伤亡，就发生在三天之后。这个悲剧又被戏称为“上帝爱说谎”。而唯一知情的边长曦，至今只将这件事告诉过白恒。她眼神黯了黯。她原本已经麻木，网吧里发个简单帖子昭告世人，也不过是给白恒发邮件之后一时激动，为求良心上过得去才有此一举。况且适者生存，那个谎言何尝不是上天对人类的一次筛选，她无意泄露天机。然而当再一次有人这么活生生地惨死眼前，她动摇了。是不是该找个机会把这件事透露出去？一个消息，可以挽救多少人的性命？边长曦默默退回卧室，床头边旷硬买给她的新手机正响个不停，来电显示是边旷。她接起来，边旷着急冒火的声音跳出来：“小曦！小曦你没事吧！真的来了！我这一片出现了丧尸，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全过程！”“你们？”“是啊，我和几个朋友试着准备了一点东西，没想到……小曦你还在那个小区对不对，你别动，我马上去接你……”“边旷！”边长曦喝止了他，“你忘了我说过我的话？冷静点！不要来找我。既然你们有了准备，就好好合计下，总不能比那些猝不及防的人还不如，我们彼此都努力活下去，总会再见面的。”

虽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对士气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人们纷纷议论着原来水里的生物也变异了，还没过河的心里恐惧害怕，已经过河的，后怕之余对今天的行动的信心就不是那么大了。岳礼无奈，只能让人把“桥梁”加宽，这样人们才敢放心过来，可是人走到一半的时候，水里突地弹跳起各种各样怪异的鱼、虾、蟹类，都是变异过的，模样恐怖，力道还极大，能掀起几米高的水花，把人吓得差点又掉下去几个。几乎每个小队都遇到这样的麻烦，等全部过河之后，每队都多少缺了那么几个人，是临阵脱逃的，边长曦这队更是只剩四十二人，可谓出师不利。岳礼脸黑得很，又发表了一番“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能做逃兵”、以及“前面更是危险重重，大家小心”诸如此类的演讲，然后挥手带队前进。没过一会儿，就遇到丧尸。边长曦把林蓉蓉拉在身边，两人因为受到照顾，位置是在小队靠近中间，前面就三四头丧尸，很快被解决了，没有波及到她们。林蓉蓉小声说：“刚刚吓死我了，还好我先过来了，要是在那姑娘后面，我肯定就腿软了。”“其实那也算是第一道考验。那人工河连通外面的水道，水里生物会比较多，不过你别看那些鱼虾凶悍，它们离不开水还是好的，陆地上的变异动物可危险多了，这边老鼠蟑螂肯定不少，注意脚下和阴暗脏乱角落。”话未说完，边长曦就感觉自己背包里一阵鼓动，她伸手拍了拍，背包这才安静下来。随着深入，丧尸变得多起来，两人也不得不动手。小队的配置是有比例的。除了来自军队的岳礼四人，剩下三十八人里，除去林蓉蓉这个鲜为人知的空间系，还有五个普通异能者，两个元素异能者，身强体壮、有一些打斗经验的也占了一定比例。以此为基础又分了好几个小组，遇到少量丧尸怎么打，遇到大量怎么打，都事先制定过计划。边长曦两人此时就和陈家父子，另外一男两女组成一组，面对三头丧尸。边长曦劈斧头劈出了心得，并且她对付丧尸有一套，独自抗下了一头，林蓉蓉在旁边举着把加重加长的西瓜刀，专搞背后偷袭，还猛攻下盘扰乱丧尸。这几天她跟着邱风几人学了几招简易格斗技，身手也灵活起来，战斗意识正在培养。陈海涛仗着速度快在一头丧尸周围转来转去，冷不丁给上一刀，陈父也跟着擦边球。总在陈海涛踹翻丧尸之际，跑上去狂砸，见丧尸起来了，又迅速跑开，交给儿子，父子俩也耗着一头丧尸。那个女人以前是干武馆教练的，拳脚虎虎生风，穿着护具、包着拳套护膝等，表

现相当悍勇，另一男一女表现平平，三个人对付一头就有些吃力。边长曦总是打完自己这边，过去稍微帮帮忙，到底使他们有惊无险。如此反复，倒是连连告捷。终于在一家药店面前，岳礼止下脚步，组织人将卷帘门轰碎一个小洞，苏沉思钻了进去。边长曦心思一动，给林蓉蓉打个眼色，两人也趁人不注意进去了。这家药店是外新内旧，有点历史了，里面面积很大，药柜和玻璃柜上摆满各色药品，看样子只等开张了。苏沉思见又有人进来，抬头看了一下，边长曦摆手笑道：“你先，你先。”说完她有点囧，自己这语气是不是有点讨好味道啊？想她连顾叙都能摆冷脸，居然对一个空间异能者发飙，不过是个空间刃罢了。想想她又释然，主要是不知道对方人品啊，这个时候就能发出空间刃，此人若不夭折成就必然了得，就算不交好也不能交恶，态度摆软和点又不少块肉。苏沉思微颌首，转头毫不客气地首先搜刮地地方药，接着是非处方药，厉害，基本是一个柜子一个柜子地收，看得林蓉蓉目瞪口呆。两三下，店里的大件基本被她收干净了，她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闭眼不动，边长曦看她应该是收完了，就叫林蓉蓉动手。剩下的基本是补品、中药、乱七八糟的药膏药水居多，都不是很重要的东西。林蓉蓉不知对哪样下手比较得利，边长曦忽然想到什么，扯扯她：“先收中药。”林蓉蓉虽然不明白，但还是照做。边长曦看看林蓉蓉，又看看苏沉思，摸了一瓶西洋参片在手里，背到身后，心念一动，瞬间收到农场仓库里去了。林蓉蓉没有丝毫反应，苏沉思也没有。理论上越强大的空间异能者，对空间元素就越敏感，她这么一试，确认苏沉思也察觉不到她的农场存在，心里也放松了。不过她也没打算做什么，小小一家药店还不值得她出手。忽然苏沉思手一伸，一个巨大的空柜子凭空出现，边长曦眉头一挑，她闭眼是整理药品去了？也对，把没用的柜子扔出来才能充分利用空间。苏沉思又扔出几个柜子，摞得老高，这才睁开眼睛，看了边长曦一会，才开口：“你不是木系吗？有治愈能力吧，为什么还要药？”边长曦说：“木系主要是治皮肉伤、物理伤，遇到疾病、感染等症状就没用了，药物和医生，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苏沉思点点头，也不再说话。站起来转了转，看到感兴趣的又收了一些，林蓉蓉也搜刮得差不多了，三人先后出去，林蓉蓉走在最后，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些空柜子，眼里升起一股坚定。总有一天，要和这人一样强。一路前进，到十点多的时候，汽车修理厂已遥遥在望，路上不断有人受伤，但好在昨天军方花了大力气给大家普及知识，再三强调被丧尸抓伤的下场，所以大家今天都把自己包得相当严实，与丧尸交锋时也格外小心，这么一来居然没有人被咬伤，都是擦伤之类的普通伤痕。推倒汽车修理厂的大门，里面犹如一个地下车库，大量的汽车叫人惊叹，虽然都是些二手车，但上下两层摆起来，还是很有气势。岳礼也有些惊喜，这次真是来对了，其实组织过来，重头戏还是在车和石油上，这里大大小小的车也有上百部之多，虽然相对众多的幸存者而言是杯水车薪，但也算不错的收获了。这么多苏沉思一个人是装不走的，他和苏沉思商量了一会，然后对众人说：“能到达这里都是大家的功劳，虽然我不能逾权把车送给你们，但大家可以得到一个优先权，需要车的人在这里就可以选择自己中意的车，记下车牌来我这里登记，回去之后你们用等值的晶核或者物资来换。”这句话说得大家一下子没了激情——车再多再好，他们也没办法据为己有，不过能有个优先权也不错，否则人多车少，拉回后就算有晶核有物资也不一定买得着。大多数人都是弄一辆大巴搭伙来的新区，甚至是骑摩托车自行车来的，对“私家车”的需求还是很高的，所以商量了一阵之后就有人上去挑选起来。边长

曦看到岳礼把现场交给属下，就和苏沉思悄悄离场，估计是奔那个 4S 店去了，那里才有真正的好车。她也心痒痒的，车是迁徙跑路必备法宝啊，她到现在就俩油罐车一摩托车，需要时根本排不上用场，真是白瞎了农场那么大的空间。忽然背包里一阵鼓动，装得她后背生疼，她看看没人注意，悄悄拉开拉链，一个肥头圆脑的棕色耗子嗖地钻了出来，落在地上狠狠伸懒腰，一副被憋坏的样子。边长曦又好气又好笑：“叫你别跟来，你非跟，叫你别闹你非闹，你到底要做什么？”老鼠“呜呜”讨好地叫了两声，咬着边长曦的裤腿往一个地方拖。几天相处下来，边长曦对这只不请自来的像老鼠的家伙也算了解了。胖、懒、贪吃，皮糙肉厚扛打耐摔，明明长得一个鼠样，偏喜欢“嗷呜嗷呜”学狼叫，而且每当看到变异鼠，它都要卫生眼漫天丢，唾弃得不得了，但对着镜子自哀自伤一阵又很快生龙活虎起来。它比较亲近顾叙，对别人则爱搭不理，虽然初次相逢顾叙就直接甩了它两把刀子。此外它还特别黏边长曦，会跟顾叙赌气，鄙视他瞪他拿屁股对着他，轮到边长曦却是撒娇卖萌耍赖讨好，昨天晚上它险些钻到她被窝里去！她气得把它锁在门外，谁知道今早收拾东西发现它就睡在自己包里，扒着一个已经被喝光压扁的牛奶盒死活扯不出来，也不知道它是如何钻进去的。边长曦强烈怀疑它爱黏自己是因为自己包里有很多牛奶，她好气之下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牛奶。总之，这只叫牛奶的老鼠——应该不是老鼠，只是长得像，姑且这么算吧——强烈表达了对边长曦的亲昵和对今日天行动的誓死跟随。边长曦不是没有怀疑过它的来历，不过面对人家一副巨无耻巨赖皮、小心讨好眼泪汪汪的小模样，心就硬不起来。唉，前世她不是得罪了这肥鼠，就是手贱救过它，不提了，都是债。这会儿这小家伙硬把她往外拽，边长曦有些奇怪：“你要去哪？”牛奶松开她，往前蹿了好几米，对着一个方向然后扭头巴巴望她，又跑回来，又蹿出去，这次直接不见了身影。边长曦忙追出去，正好见它钻进一条巷子，它四肢刨地飞奔，每一次弹起和落下都极具灵活感，蓬松棕色的毛一起一伏，从后面看好像一只伸能缩的绒球。真是英姿与喜感齐飞。边长曦一边不厚道地想，一边快速追上去，虽然不知道这肥鼠要干嘛，但她直觉它不会不看场合胡闹。拐了个大弯，来到修理厂后面，地上躺着几具丧尸的尸体，都是额头有个血洞，痕迹非常新鲜，空中还弥漫着开枪之后的淡淡硝烟味。边长曦皱皱眉，看前面人影一闪，老鼠已经追了过去，她忙发出一条细藤将其捆住提了回来：“嘘！”她抱着挣扎的肥鼠，悄悄靠近，探头往人影进去的那个狭窄过道里一看，发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影子。她回身靠着墙壁想了想，低头见牛奶一对圆眼珠里尽是着急，湿漉漉的祈求地望着自己，她叹了口气，弹了下它的脑门：“你这麻烦精，要是纯胡闹的话看我不收拾你。”“呜呜——”她指了指不远处另外一条巷子：“走那边。”这一带房子都是在原建筑上修整，保留下了不少大巷小巷，巷口还多栽着树，倒是方便了他们行动。把肥鼠放在地上任它自己爬，边长曦自己抽出顾叙给她防身的手枪穿越巷子，然后恰恰看到对面苏沉思手一划，没声没息地割断 4S 店门锁，和岳礼一起闪身进去。又是空间刃！边长曦扬了扬眉毛，空间异能者要么没有技能，一旦有，就基本是别人眼红得要死的那种，空间刃算是其中最初等的，但比起风刃金刃那些，无声无息无形无色，强悍好用上数倍。但有得有失，据她所知，空间异能比起元素型的，耗能要厉害得多，之前在河边她就看出以苏沉思现有的能力，使用空间刃尚算勉强，可是她现在为了破个门就再次使用，真是怪哉。为什么不叫其他人帮忙，岳礼是火系，让他来轰不更省力？她视线一转，看清了那窄过道口猫着的

三四个人，居然正是刘猛等人。看他们的样子是盯上了岳礼两人。边长曦心中暗惊，人家是军队的人，自身本事又很不错，刘猛是疯了不成？不过旋即她就否定了这个猜测，不对，他们的目标不是人，而是4S店。RS

她压低了声音：“小心边家的人，不要脾气一上来就犯浑，被人耍了都不知道，不过前期的话跟着家族集团会安全点，你自己看吧。还有，好好锻炼自己，任何时候都要小心谨慎。再过一会儿信号就会没了，电不久也会停，水也会受到污染不能用了，你心里要有数。”那边呼吸一滞，然后陡然重了：“小曦……”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也不要担心我，我会混得比你，就这样吧。”她挂断电话，坐在**上发了会呆。前世边旷在末世当晚据说也是和一群朋友疯闹，但他依然顺利地在前三天内觉醒了风系异能，并成功回到大宅，后来更是边家小辈里的一员强将，现在又有了自己的提醒，应该不用太担心。她有农场和重生两个秘密，实在不想与人同行，否则和边旷一起行动想来是不错的。

除了边旷，白恒和陈怡莎她也提醒到了，只剩一个人。顾叙。撇开那些似是而非的情感，她受过他恩惠、欠过他人情，现在正是报还给他的时候，可偏偏，她不知道此时的顾叙在哪里，该怎么联系。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

对白恒，她是遗憾牵挂，对边旷，她是悔恨痛心，对陈怡莎，她是同情和惋惜，而对顾叙，才是深深的愧疚。她和他算什么关系呢？他是基地长官，她是治愈型的异能者，两人一起出过任务，做过搭档，她敬佩他的能力，而他，大概多少有些欣赏她的独立吧。不清楚。两人也就比陌生人能多说上几句话，可是那次他居然求到她面前。在最脆弱无助的时刻，他请求她的陪伴，她不理解他遭遇了什么，他也仅仅可能是病急乱投医，但她到底是拒绝了。

当多年后他成为绝世强者，却孤零零一人，就连眼神都带着钢锋之时，她怎么也无法忘记，自己曾把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赶出门外。她呼出口气，走到客厅贴着大门倾听片刻，确定外面没有丧尸，便开灯收拾东西。

登山包里放两瓶水，两包牛奶，两包压缩饼干和面包，还放了几包鸡腿卤蛋和香肠巧克力，衣服也带了一套，还有望远镜、一些绷带和简单药物。花梨木直刀刀鞘用布包起来，绑上布带，就系在背后，乍一看就是五六十厘米长的一根棍子，并不起眼，两把绑腿直刀一把插在靴子里，一把绑在右边大腿外侧。

准备完毕，屋子里各个器皿早已接满水，她窝在沙发上又眯了会，大概天快亮的时候，她醒过来给自己煮了白米饭，蒸个蛋羹，热乎乎地吃上一顿，然后热热身消化一会，天就全亮了，她小心打开大门，左右看了看，便钻了出去。走廊里冷冷清清，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她瞥了眼对门，昨晚没有听见那里有大动静，只有几声惊慌失措的尖叫，想来里面的人都还好好的。

她收回目光，慢慢朝楼梯口走去。因为是新建小区，住户不多，边长曦问过房东，一层楼平均住有七个人，这幢楼有十五层，也就是一百零五个人，十分之一的比例也就是说会产生十个丧尸。不过也不能这么算，因为第一波丧尸的主力是流感患者，而那些患者基本都送医院了，那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住宅区里，应该只有二十分之一甚至更少的比例。

边长曦住在三楼，运气好一点，这一路下楼一头丧尸都不会碰到，运气差一点……丧尸虽没有智慧，门都开不来，但还是会上下楼梯的。她心里想着，轻手轻脚地下楼，楼道里空空荡荡，她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安全下了二楼，又安全下了一楼，在公寓锁着的玻璃门前，终于看到地上一滩残骸，看样子是个时髦的男孩，骨肉飞溅内脏流了一地，玻璃门上甚至还有发黑的脏器碎片和手印，可以想见当时他挣扎得有多厉害，简直令人不敢直视。

边长曦面不改色地看了一眼，微微抬眼，果然不远处徘徊着一个女性丧尸。

第一批丧尸并不是在同一时间里产生的。即是说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不全都是在子夜那刻丧尸化，免疫力低下的人会在这三天内陆陆续续地变成丧尸。而玻璃门前的这一死一尸，边长曦估计是一对半夜还在外头晃荡的情侣，因被突然出现的丧尸吓到，匆匆忙忙赶回公寓，途中女的突然丧尸化，又因为公寓下面的玻璃门是落锁的，男的开锁不及，就被吃掉了。丧尸视觉退化，但听觉嗅觉灵敏，一般来说，一个丧尸对活着的生物气味和血腥味极为敏感，同时又有一种比较懒散的天性，若没有发现其他目标，即使是吃完了一个目标，也只会附近徘徊，不会主动去觅食。当然这只是低阶丧尸，以后的高阶丧尸衍生出智慧，会做出各种各样让人们惊奇绝望的行为。边长曦一发现那头女丧尸就停住所有动作，怕惊动了它。丧尸的力气、躯体强度是曾为人类时的两三倍，且不知疲倦疼痛，要是没有一定武力基础，单挑一头丧尸无异于痴人说梦。边长曦的武力和体力远远不够，但她胜在有足够的经验和心理建设，也足够地冷静，末世七年，杀丧尸对她来说如砍菜一般平常普通，并且她现在还有足够锋利的武器，而丧尸反应和移动又都慢得可以。还是有一拼之力的。问题是就怕附近有其它丧尸。她低头找了找，在角落里找到一块装修用剩下的瓷砖，打开窗户扔了出去。瓷砖摔碎声音很响，女丧尸慢腾腾地往那里挪去，发现不是食物，就傻乎乎地立在原地不动了。边长曦等了一会，没有发现其他丧尸来，轻轻吁了一口气，打开玻璃门，从背后拔出直刀握在手里，绕开尸体一步一步走出去。等有七八米的时候女丧尸忽然察觉到了什么，慢慢转过身来。她的腐烂程度比昨天四楼阳台上的丧尸厉害多了，一只眼珠掉在外面，面部肌肉成丝成片地往下挂，腥黄浓浊的水从溃烂的嘴巴里向下流淌，尖利的牙齿上还挂着肉末，要多恶心有多恶心。其实很多人没有勇气迎战丧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恶心的，那些腐肉和脓水溅到自己脸上，想想就受不了了。*****突然想到一个梗，觉得会更有意思，所以第一章，第六章和这一章都做了修改，亲们不妨重新看一看。

女丧尸嘶叫一声向边长曦走来。边长曦吸了口气，歪歪脖子：“这么慢的速度，这么纯粹的表情，还真是怀念啊……”一边念着，她快步迎上去，绕到丧尸侧边，一刀斩在丧尸手臂上，铿地一声，就跟砍在石棍上一样，边长曦被震得手臂发麻，同时已急速抄刀后退，丧尸手臂只被砍开了三分之一的深度。直刀太轻，这一下要是换了重斧，那手臂已经断了。丧尸被攻击后发出更大声的吼叫，再次朝边长曦走去。边长曦故技重施，在同一道伤口上又补了一刀。低阶丧尸就是这点不行，实在太笨了，被边长曦再次得手也不知道变通一下，仍旧伸着手扑过来，边长曦一次又一次去砍它的手臂，虽然好几次差点拔不出刀来，或者被它长长的指甲擦面而过，终于还是将它两只利爪全都砍了下来。她大口大口喘息，甩了甩酸麻的双臂，一直后退和丧尸保持着安全距离，盯着它喃喃地道：“杀了你，你就会变成我农场的开启能量。”忽然，她骤然加速，绕到丧尸背后，双手高高举刀，对着丧尸的脖子砍了下去。卡在一半。丧尸踉跄一下，边长曦顺势一踹。丧尸面朝下扑倒在地上，直刀被弹了出来，边长曦压到它背上，从大腿外侧摸出绑腿直刀，从丧尸脖子的切口处割进去，一划到底，丧尸的头颅就咕噜噜滚了出去。边长曦退到一旁扶着膝盖喘气。太、太弱了！她的手甚至在发抖，连刀都握不稳，用力过损了。“咻——”对面楼层传来一声口哨，边长曦望去，二楼一个男人正冲她吹口哨，“小妞蛮厉害嘛！够劲！”边长曦冷冷望了他一眼，又见有不少人在张望，便从地上捡起刀，退到公寓玻璃门以内，靠着墙壁坐下休

息。 “太弱了，这样的水准，也难怪前世头一个月里没杀死半个丧尸。”

她从小体质就弱，父母空难那会悲痛过度，又有一大帮亲戚跟讨债一样日日上门讨论股份归属，悲愤交加之下大病了一场，若非有白恒精心照顾，怕就一病不起了。这两年下来一直大病小病不断，直到激发了木系异能，木系特有的温养和煦的属性长年累月调养她的身体，这才逐渐恢复健康。 这也是她侧重修炼治愈型木系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木系还有攻击型、控制型、种植型等分类，其它五行系也有类似分支，端看个人怎么发展。 必须尽早激发木系，不过也不知道这一世她还是不是木系异能。 她拿起捡来的一样事物，是女丧尸身上砍下来的手臂。 腐烂的肌肉，露出来的苍白骨头，指尖又长又尖，跟钢片一样似乎能一直插到人的骨头里去。 “先行受害者的馈赠啊……” 要是这一世不灵了呢？要是产生什么副作用呢？ 边长曦心中闪过很多念头，动作却一点不迟疑，用那指甲在左手小臂上划了一道，很疼，鲜红的血液迅速渗出来，伤口周遭的皮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黄，好像要溃烂开来，看着十分吓人。边长曦从背包里取出绷带把伤口缠住，然后放下衣袖，屈腿靠坐着凝视眼前雪白的墙壁。 富贵险中求，好运不会无缘无故落到一个人头上，要有所获得冒点险是天经地义，若不幸发生意外，她也已做好心理准备，将在最坏的情况来临前，结束自己。 * * * * * 一辆磨砂灰的重型机车在荒凉街道上常速行驶，低沉平稳的引擎声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突然，前方似乎出现了一点情况。三头丧尸正牢牢围住一家便利店，用它们铁锤一般的拳头砸着玻璃门，用沉重的体型猛撞着，不用想，便利店里一定有人。 边长曦放慢速度一边靠近一边观察着。 这都是男性丧尸，末世前应该是搬运工人之类的人，身形尤其魁梧，力气也大得很，一对一她都不会是对手，不过，落单的丧尸太难找，这条街前后又很冷清，多少算个好机会。 她摸摸腰间小包裹着玉镯的木盒子，又看看绑在车上的消防斧，心里有些犹豫。 困在便利店里的人听见机车声都喜出望外，对她喊道：“朋友帮帮忙，我们被这三个家伙困着出不去了，你如果能帮我们引走一两只，我们感激不尽。” 已经是末世第二天，开始有人出来找吃的、查探情况之类，边长曦从小区出来一路也碰上不少。现在看对方大致是四男二女，二十出头，模样狼狈，应该是哪所大学的学生，而且他们能选择这条末世前就有些衰败的商业街，而不是好高骛远马上去那些大型商场超市，可见也是有些头脑的。 边长曦扫过他们手上的榔头、铁棍、菜刀之类的武器，心说倒是可以合作一把。 忽然那六个人中有一个兴奋叫道：“长曦，是你吗？长曦！我是育文啊！” 边长曦微微蹙眉，看了那男的一眼，不认识。 “长曦，快来救我们，我是王艳啊，我们是同班同学啊。” 又有一个女的叫道。边长曦这下顿了顿，同班同学？她回忆了一下，似乎真有这么一个人，那个“育文”似乎也有点印象，好像是她最后一任男友张育文来着。 高三那年父母空难后，为了那大额股份，她遭到了来自家族、尤其是她那位“好大伯”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于有陷害谋杀的阴影。为此她不得不逼走白恒，不得不把自己扮成一个伤心过度后、没心没肺消沉堕落的角色。 两年来她交了很多男朋友。 一两个月一换，频繁出入一些不良场所，把自己弄得像一个太妹，现在想想真是荒唐幼稚。 既然是张育文和王艳，那其他人不就是 S 大的学生？说不定就是认识的人。 她反倒不愿意停下了，遂收回视线又提起速度。 “长曦你别走啊，你不能走啊！” “她真的是边长曦？” “她是要走了吗？她怎么能这样！” 一个没开罐的易拉罐从玻璃门破碎处丢出来，扔向边长曦，她一侧头躲过了，但易拉罐落地的声响引起了那三头丧尸的注意，他们

朝边长曦看去，发现对方是个新鲜食物，落在最后面的丧尸就摇摇摆摆地向她走了几步。

边长曦看了看那个滚远的易拉罐，眼里飞快闪过一丝讶异，她离便利店门口少说有三十米，能扔这么远，对方只怕觉醒了异能，不是五行系附加的体能素质的提升，就是普通系中的力量异能。但接着她又笑了，带着些微的恼怒，停下机车，转头寻找那个扔出易拉罐的人。便利店里五个人诧异地盯着一个瘦小的男生，不用说，那就是罪魁祸首。在众人的视线之下，那男生涨红了脸，磕磕巴巴地说：“我、我只是想让她停下。”最先对边长曦喊话的男生瞪他一眼，连忙朝边长曦说：“这位朋友对不起，我们同学没有恶意的……”这不叫恶意，还有什么叫恶意？因为边长曦的停车，丧尸们看到希望，有两头放弃便利店向她走来，眼看着就要靠近了，边长曦指向喊话的男生，比了个“一”，又指指自己，比了个“二”，然后就解下背上背包扔在路边，拿出头盔戴上，向前行驶一段拉开了与丧尸的距离，紧接着猛然掉头冲向一个丧尸。砰地一声，丧尸被她撞飞，她刹车，转回去又准确地从丧尸的两腿膝盖上碾压过去，将其碾碎，然后就不再管它，转眼盯住了另一头丧尸。那丧尸完全不知道机车的厉害，傻乎乎地只知道张大嘴巴靠近，边长曦头盔挡风镜后的眼眸闪过一道冷光，正想再撞过去，忽然眼前一浑，一种强烈的眩晕感袭上大脑，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左臂伤口几近难以忍受的疼痛，她当即冷汗大冒。这么一耽误，丧尸已经抵达眼前，伸出了尖利狰狞的爪子，边长曦抽出背上直刀，削掉了它几只指甲和一根小指，人就势翻下机车，直刀一挑，割断了绑着消防斧的带子，左手将其捞在手里，人站起疾退。她喘了两下，插回直刀，斧头换到右手，闪避了两下，找到机会砍中丧尸右肩，它大吼一声左手抓来，边长曦一矮身从它右腋下钻了过去，斧头的锋刃划个满圆，带出尖锐的割锯声，丧尸整条右臂垂了下来只剩一点皮肉还连着。边长曦来到丧尸背后，停也不停，抡圆手臂一斧头砍下去，丧尸大半个后脑勺被砍飞，脑浆四溅。丧尸重重倒在了地上，边长曦犹不放心，直将它整个脑袋砍下来，才松了口气，前世的教训告诉她，只有砍掉脑袋的丧尸，才是安全的丧尸。她拄着斧头喘气，往后看了一眼，最后一头丧尸也在朝她走来，而便利店里的人不知是看傻了还是怎么，竟目瞪口呆一动不动，其中一男一女甚至俯身呕吐起来。她冷冷嗤笑一声。朝她喊话的男生如梦初醒，大喝一声：“快，机会到了，难道我们六个人要看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帮我们杀丧尸？不是吃软饭的就跟我一起冲出去把最后一个丧尸灭了！”废话虽多但挺管用的，其他人都被催发斗志，打开便利店的门冲了出来，围住最后那个丧尸。边长曦管自己把碾碎了膝盖的第一个丧尸一下一下砍掉脑袋，然后捡起背包扶起机车，靠在一边抱着左臂冷眼旁观。他们打起丧尸来还是有模有样的，喊话男生——看着应该是这六人小队的队长，站在丧尸的面前，并且指挥另一个女生和他一起吸引丧尸的注意力，剩下的张育文和那个扔出易拉罐的瘦小男生一起在背后攻击丧尸。张育文是那种高高帅帅有些痞气的男生，家里有些钱，常和一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打起架来威力不怎么样，花架子倒是摆得十足。正因为这几点，边长曦才会找他一起演绎自己的荒唐生涯。此时他拿着把菜刀砍丧尸，攻击看起来很了不起，但其实并没有实质上的伤害。倒是那个瘦小男生，拿个榔头一下一下地闷敲，表情是那种痛快发泄的狠辣和狰狞，看得人挺纠结的，但确实每一下都能砸出一个坑来，可惜他身高不够，否则照着丧尸脑袋砸下去，几下就完事了。边长曦看了两眼，基本可以肯定，这瘦小男生觉醒的确实是力量异能。末世里的异能可分为

三大类，普通型，元素型，特殊型。普通型包括力量异能、速度异能、身体强度异能等，这种异能在外表是不显露的，换句话说这些普通异能者就只是身体某些素质比常人要强一些，而他们往往是在末世前就有优势的那群人，比如运动员，比如**上的打手，比如军人警察保镖杀手。这种异能因为比较普遍，在末世前期很是吃香，有很多小型零散的势力就是由普通异能者组织形成的。相对而言，元素型就少得多了。元素即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包括由水系衍生出的冰系，由火系衍生出的雷系，还有风系、雾系等等。元素异能者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他们发功的时候会有实质化的力量出现，比如前世边长曦是木系，她就有绿色的藤蔓、木刺，徐宏是火系，就可以放出火球火刃。有人统计过，元素型异能者大概二十个人里能出一个，而其中的衍生系更为稀少，也更为强大，其中又以雷系为尊为贵。最后是特殊型，特殊型基本只有两种类型，一个是精神异能，其中又有分支，包括精神控物、精神监听、精神探查等等。另外一个就是空间异能，空间异能可分为普通的储物异能，以及空间移动、空间折叠等等。特殊型是最罕见的异能，百中难得有一，而且觉醒的时间最靠后。如果说普通型是末世前优势的延续，元素型和空间异能就有点运气的成分了，谁没有、谁能有、有哪一种，都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而精神异能最有意思也最为公平，那是可以自己修炼出来的，但是往往只有强悍的元素异能者才能摸到那个门槛。前世那位蔡江美小姐，就是在冰系的基础上修炼出精神系异能，诸云华在火系基础上也弄出个精神监听异能。而顾叙，边长曦叹了口气，那个腾阳基地的首领、华夏第一强者顾叙，就是雷系和精神控物系双系强者，实力强得恐怖，令无数豪杰有心相争却只能扼腕苦叹。